

毒
蛇
圈

偵探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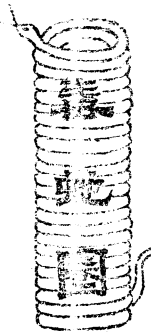
毒
蛇
圈

圈(甲卷)目錄

- 第一回 逞嬌痴佳人選快婿 赴盛會老父別閨娃
- 第二回 掉筆端補提往事 避筵席忽得奇逢
- 第三回 賞知音心傾世姪 談美術神往先師
- 第四回 醉漢深宵送良友 迷途黑夜遇歹人
- 第五回 醉酒漢權當拾轎夫 守病人喜逢警察卒
- 第六回 棄屍骸移禍鐵瑞福 昇死人回投警察衙
- 第七回 緝兇手瑞福充眼線 通姓氏總巡釋疑心
- 第八回 遭毒手瑞福失明 送歸人總巡遣夥
- 第九回 擒罪人遍搜陋屋 睹盲父驚碎芳魂
- 第十回 孝娃娃委曲承歡 史太太殷勤訪友

- 第十二回 顧蘭如呈身探瑞福 陳家勳立志報師仇
- 第十三回 假恹恹一番議論 潛踪跡暗察行藏
- 第十四回 擬遊觀愛媛約侶伴 怪失言少女動嬌嗔
- 第十五回 撒嬌癡憨女請婚期 避嫌疑兄妹雙辭別
- 第十六回 察行藏旁觀私議論 贖衣物同病却相憐
- 第十七回 窮學徒發心行善事 大曲家無意露原形
- 第十八回 捨戒指忽地起猜疑 上酒樓留心探踪跡
- 第十九回 幾文錢夫妻成陌路 一杯酒朋友託交情
- 第二十回 入劇場改頭換面 呈雜技萃精會神
- 第二十一回 杯酒淋漓好男兒入彀 金光閃爍俏美女關心

偵探
小說



(甲卷)

法國鮑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譯者曰。我國小說體裁。往往先將書中主人翁之姓氏來歷。敘述一番。然後詳其事跡於後。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詞章、言論之屬。以爲之冠者。蓋非如是則無下手處矣。陳陳相因。幾於千篇一律。當爲讀者所共知。此篇爲法國小說巨子鮑福所著。其起筆處即就父女問答之詞。憑空落墨。恍如奇峯突兀。從天外飛來。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亂起。然細察之。皆有條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雖然。此亦歐西小說家之常態耳。爰照譯之。以介紹於

吾國小說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譏之。

二

第一回 逞嬌痴佳人選快婿 赴盛會老父別閨娃

「爹爹。你的領子怎麼穿得全是歪的。」兒呀。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沒有人幫忙。我是從來穿不好的。」話雖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幫。你的神氣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動手就要耽閣你的好時候是的。」沒有的話。這都因為你不願意我去赴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麼都不高興了。」請教我怎麼還會高興呢。你去赴席。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裡。所爲的不過是幾個老同窓。吃一頓酒。你今年年紀已經五十三了。這些人已有三十多年沒有見了。還有甚麼意思呢。」五十二歲。姑娘。我請你不要把我年紀來弄錯。這不是說短了我的日子。猶如咒我一般嗎。至於講到這頓酒。却是我們同窓的一個記念會。會中的朋友。差不多還有許多沒有見過的呢。

然而內中有一個人。是我很相好的。此人與一位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託他在政府裡替我請獎呢。難道我真爲的是吃一頓酒麼。『噯。可不是就爲那新製的第九十二隊團練像麼。這件東西大家都以爲好。我却一見了他就要生氣。自從你動工以後。我連相館裡都不願意去走動了。今天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爲的是他。如今你錢也有了。現成的享用儘够了。還要那政府的功名做甚麼呢。』『哼。我何曾有甚麼錢。這份產業是你母親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以得六萬法郎的進益。現在不過爲的是你年紀還小。所以替你經管。再等兩三年。我就應該交還給你了。要是你對了親嫁了人。這份產業就要歸你丈夫執掌了。』『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嗎。』『你總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丟開你呢。本來也是捨不得。然而你也總不能說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爲我還想再長長久久的多活上他幾年呢。』『丟開我

嗎。爲甚麼呢。我也並沒有一點意思要丟開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自然要同他說明白。商量一個妥當的辦法。我們大家摠得住在一塊兒過日子呢。這間屋子住三四個人也還住得去。你老人家應得在樓下一層。纔與相館進出近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紀。在樓梯上上上下下的。我們兩口子住在第二層。第三層還可以給麗娟表姊做個臥房。他是年輕力壯的人。再高一兩層也不要緊的。『好呀。好呀。你已經打算得那麼週到了嗎。既是這麼著。你索性把裝修陳設都支配好了罷。可見得古人說的。你們女孩兒家是個天生的奇怪東西。這句話是一點兒都不錯的。照這樣看來。恐怕誰都要疑心你已經揀着個老公了呢。』

且說。當時他父親站在大鏡子面前。望着自己的影兒。在那裡整理他那胸

坐在火爐子旁邊烤火。低了頭。也不停的在那里撥弄炭火。原來這位小姐。生得天姿國色。正是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而且束得一搦的楚宮腰。益發顯得面如初日芙蓉。腰似迎風楊柳。他的父親却與他大不相同。父女之間。沒有一點相像的。生成濃眉大眼。粗臂濶肩。矮壯身裁。拳曲頭髮。頷下更生就一部連鬚的濃鬚。一雙手是用慣了錘兒鑿子的。那既粗且硬的情形。更不用細說了。他的品性。却是老成正直。不失爲一條強硬好漢。閒文慢表。且說當下因爲他說疑心他女兒有了老公。所以他女兒含着羞問道。

「偷使我真是有了個人兒。你說怎麼樣呢。」「噯。那是甚麼話。兒呀。你可要好好記着。你爹爹沒有答應。你是不能嫁的呀。」我也知道是如此。所以纔對你說呀。」那麼說你真是有了。但不知你的老公是在那里找得的呢。」
「在史太太的客廳裏。」「吓。哈哈。那麼我懂得了。你爲甚麼常常的要到他

那邊去。他這個老糊塗。只曉得常常的請客。你還屢次的拉我同去。我總不願意往他那裡去走動。『你看。這都是你自己錯過的了。要是你肯去走走。早就可以看見你那個。』甚麼我那個。『你那個將來的女婿呀。』我的將來的女婿麼。你好快呀。妙兒！來！來！你把那話說得明白一點兒。我本來不是個刻薄寡恩的父親。我也很願意你嫁一個相當合意的人兒。然而這件事。我總要作一點主。還有一句要緊話。我且告訴了你。從來有那些人。專們在女孩兒身上用心。其實他的用心是假的。他一意只垂涎在那副妝奩上。你可千萬不要上這個當。我平生最不喜歡那種貪利的人。他們知道那位年輕姑娘有了一二十萬法郎的贈嫁。就妄想非分竭力運動。最是惡習。如今你的意中人。到底是誰呢。不是一個技藝中人嗎。』並非並非。此

三人姓氏
至此閒閒

手運過一個錘兒拿過一把鑿子呢。」你說他佩服我的本領麼算了罷不要你拍馬屁。他這我的生活都沒有見過呢。他到底是幹甚麼的。」他起頭本來要投身到交涉場中去辦理外交。後來又改了主意。他有二萬法郎的進益。就靠此度日。平時最留心的是史鑑。所以他天天在公家藏書樓裏消遣。到了晚上。他們另有社會的。他今年剛剛三十歲。長的很好看。很和善。他也很愛疼我。」總而言之。他是樣樣式式都好的了。」不。他有一樣不好。他是個世襲的伯爵。」哦。一個伯爵。你要嫁一個伯爵。你知到你是個石匠的孫女兒。你老子鐵瑞福。當初還當過苦工的呢。這個你都告訴了你意中人沒有。」都講過的。他說你要是肯招他做女婿。還算是他的造化呢。」那麼他一定是個寬大量的貴族了。然而他是鳳凰。我們是草雞呢。他到底姓甚麼。叫甚麼。」他姓賈。名爾誼。號斐禮。那麼我應該叫你做賈伯夫人了。」

「即使我成了親，你還得跟從前一樣，叫我一聲妙兒呀。這樁事我沒有同你商量，先自定了。還要求你饒恕我呢。」什麼呀，你已經定了嗎？」

妙兒一面笑一面說道：「是呀，這都是你自己的不是呢。你爲甚麼總不肯同我一塊兒到社會裏去。倒要同那些不相干的人，在「大客店」裏吃呀喝的。鬧個不了。領子兒歪到了耳朵底下，還樂得不知怎麼樣呢。說了又笑個不了。」

「你想甚麼樣罷。我本來不是伯爵賈爾誼，不比他會把領子扣的整整齊齊的。如今你也不必多說了。來幫着我結好了罷。」

於是妙兒笑着站了起來。走到他父親跟前，舉起一雙纖纖玉手，把他頸脖子上的白色襯領緊緊的結住。幾乎叫他老子頭也轉不過來。然後抬起了

對他親了個嘴。說道：「現在你願意的都依了你了。妙兒帶笑道：還有一件事。要你答應呢。後天斐禮要到我們家裏來當面求親。你一定要見他的呢。瑞福聽了。嘆口氣道：這樣一個客氣人。就叫他斐禮。又把眼簾往上一捲。對妙兒說道：我那可憐的兒呀。你連這一點禮數都不懂得麼。」

「這倒不是禮數的問題。倒是我的樂處呢。賈君來。我要你見他。你到底答應不答應呀。」好呀。我就答應了你見他就是了。我想見見他。也好讓我看。看他是一個甚麼樣人。要是個油頭光棍的人。我可就要把閉門羹相待。沒有甚麼客氣的。可不要怪我。」要是你看他是個好人。你又怎樣呢。」再看罷。他是一個伯。我也不稀罕甚麼伯爵。然而說來說去。也並不是他的不是。」這麼說就對了。同你爭了半天。可以算我勝了。讓我替你帶帶子兒再弄弄。好去赴紀念會罷。如今你到鏡子裏去照照。看好不好。」如今我很整齊了。

可惜我的鬍子太長。把你打得好好兒的結子。差不多都擋着看不見了。」
你應該把鬍子剪剪齊纔好。現在看着好像那大花園裏面塑的那個銅人兒的相貌是的。」我恐怕只有你的那個斐禮伯。纔有兩撇好鬚呢。」他的鬍子又軟又細。就像是絲的似的。後天你看見他就知到了。快去罷。我已耽閣了你許久了。不要叫人家等你呢。」去了去了。玫瑰。叫的馬車來了沒有。」
「來了。在外頭等着呢。」你甚麼時候回來呀。」我也說不定。我想到那裏去。又要吃酒。又要唱歌。不到半夜。總不得罷休呢。我看你還是先睡。不要坐着等我罷。」你要是肯當當心心的不要吃醉。我也就先睡覺。不必坐着伺候你回來了。」小孩子。你這話怎麼講呀。」你自己也很明白的。只要這麼滿滿的一杯酒兒。就要把你醺倒了。所以你吃酒最要當心呢。第一件是望你叫一輛馬車。逕直的回來。你知道那些新聞紙。最愛攻的是那些老晚在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呢。怕甚麼。來我的好孩子。啞們再親個嘴就走了。」妙兒當下走近他父親身邊。親親熱熱的把左右兩面香腮。湊近他父親鼻子上。給他聞了兩聞。然後代他罩上一件外褂。送他到了樓梯底下。方纔握手而別。瑞福臨上車時說道。我的兒。你明日早起再會我罷。妙兒亦隨口答應道。隨天所欲。原來這句話是回回教中人的俗話。他們常常用慣的。誰知此番鐵家父女這句話。却是無意中成了個不祥的讖語。大有隨天所欲。天不欲之意呢。要知成了個甚麼讖語。且待下文分說。

第二回 掉筆端補提往事 避筵席忽得奇逢

却說叫來的馬車本來早已停在門前。瑞福出門。即便上車。當命馬夫加上幾鞭。不多一刻。即離了他所居的白帝諾街。往『大客店』而去。這座大客店

是著名的酒館。他們今日記念會就在那裡設席。離白帝諾街雖是甚遠。瑞福雖是獨自一人坐在車上。却還不甚寂寞。只因他方纔聽了女兒一番言語。實出意料之外。故在車上翻來覆去尋味他女兒的那番說話。原來瑞福初與他妻子十分恩愛。詎料不到十年間。他妻子就去世了。只剩下妙兒一個閨女。所以瑞福十分疼愛妙兒。差不多竟是單看看女兒過日子的了。瑞福的父親在生時。曾經當過一名採石工匠的頭目。日作夜息的撫養得瑞福長大了。把他送到工藝學校裡去學刻石的技藝。這也是望他箕裘相繼的意思。瑞福果然學了一手好工藝。倘能够早點出了好名氣。就靠着這一點本領。也可以一生吃着不盡了。爭奈他年少時候。走的頭頭不是路。猶如中國的俗話叫做運氣不好。自從那回爭取那羅馬賽藝的文憑。不得到手。

店之中與那些下流社會中人爲伍。雖然這却不是他的技藝不精之過。因此等雕刻匠的行業。本來不容易守得出名的。俗語說的頭難頭難。萬事起頭最難。這不獨是古今一轍。並還是中外一轍呢。所幸他在石工場中做工的時候。遇得一位知己。這也算得他一生的奇遇了。你道這知己是誰。原來不是別人。乃是一個貧家少女。雖係小家碧玉。却也楚楚可觀。而且生得聰明伶俐。比着瑞福着實有算計得多呢。祇因父母雙亡。孤苦無依。喜得幼時學過音律。拉得一手好胡琴。他仗着這個本事。在那些中等人家出出進進。教習人家子女。拉拉胡琴唱唱歌。也就可以餬口了。這日與瑞福相識。就一見如故。成爲夫婦。當他們成親時。往後的日子怎樣過法。並未計及。喜得這位琴師年紀雖輕。却極有恒心。不比那朝三暮四。今日同志。明日仇敵的少年。自結褵以後。依然天天出外操理舊業。那進款紛紛不斷。倒也可以算

得是他的一分妝奩呢。而且瑞福本來有一種傻頭傻腦的神氣。自從他女人過門之後。慢慢的把他陶融得好了好些。後來又勸他不要灰心了本行。生疏了技藝。從此瑞福就取了些白石。雕了好些人像。出去求售。頗得善價。後來又想出一個新法。做了模子。範了好些富商大買的面像。出去發賣。大家越發的爭相購取。家計從此漸漸的寬裕了些。過了年餘。就生了妙兒。一家三口。日用漸增。也還可以支持得過。然而困難的時候。還是有的。所以妙兒到了九歲那年。還跟了他母親不時的在當舖裏出入哩。後來每日的進款漸漸的有了一定數目。光景就一日敷餘一日。兩口子就可以平平穩穩的過日子了。那裏知道却又憑空裏生出一件意外之事。把他的家門又改變了一番。原來瑞福的女人本有一個未曾出閣的姑母。一向在路恩。法京巴黎變了一番。原來瑞福的女人本有一個未曾出閣的姑母。一向在路恩。法京巴黎名城也。經商貿易。手裏積蓄了好些財產。但是他的生性鄙吝不堪。這也是

那男主人普通病不能專咎他一個的。況且做人不刻薄不鄙吝。這錢還從那裡多起來呢。所以瑞福的女人。雖然有這麼一個有錢的姑母。却是與沒有的。一樣。他小時候。想要到學校裡受教育。因為沒有學費。曾經同他這姑母商量。誰料他姑母非但一毛不拔。說到借錢兩個字。他還想你拿兩個法郎。去換他一個呢。及至嫁了瑞福之後。知道他有手技。有進款。不怕他久假不歸。方纔肯略略通融呢。後來不知怎樣。忽然得了一個極奇怪的暴病。跳起來就死了。所有一切家財物產。不及分晰明白。連一句遺囑都沒有。未曾出閣的人。又沒有子女。當時大家查來查去。纔知道他有一個內姪女兒。是最親近。照例可以承受遺產的。所以瑞福家裡。就白白的享受了這份家財。一個窮措大。忽然做了富家翁。只樂得他心花怒放。幸得那時瑞福的家計。也是漸漸寬裕的時候。倘使他窮極的時候。驀地裡得了這份家財。那纔叫

做窮人發財。如同受罪呢。然而大凡一個人是樂不可極。樂極會生悲的。這位鐵娘子自從接受了這份夢想不到半空裡掉下來的大家財。享受得沒有三個禮拜。忽然犯了個傷寒症。沒有幾天。就嗚呼哀哉了。害得他丈夫女兒哭的死去活來。瑞福女人既死之後。這份家財就到了瑞福的掌握裏來了。然而將來終久是妙兒的名分。瑞福不過暫時掌管着罷了。當下他就買了一所房子。請了一個女教師。做妙兒的教習。這位女教師本來也是鐵府上近房的親戚。所以瑞福格外的信託。就把這教育權都托付了他了。從此瑞福雖然失了內助。傷感不已。然而有了家財。這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甚麼都可以不必擔憂了。故此他就專心致志的在技藝上用功。那時成本既寬。生意自廣。說也奇怪。越是不等錢用。這錢越是來的容易呢。於是他財多勢盛。那聲名也跟着財勢漲大起來了。那些同業中人。那一個不看重他。還

有那譎媚他的。更不必說了。且說由貧入富的人。本是格外快活。那心境也格外開展。沒有幾時。他就式式享用慣了。從前那一種窮措大的寒酸態。不知不覺的。不知丟到那裡去了。另外換上面團團的一副富家翁面孔出來。但是他總不肯投身社會。所以他交遊不廣。寂寞異常。與那些社會中人。不相聯絡。自不必說。就是他女兒。他也不許常常出外。多交同伴。即使偶然出遊。也要叫他親戚相伴。原來伴他這位親戚。就是那位女教師。妙兒叫他做麗娟表姊的。這麗娟好像是妙兒的看護婦一般。總是不離左右的。話雖如此。他父女兩個相識的朋友。已是不能算少的了。就是那位極有名望。十分豪華。常請貴客的史登來太太。自從瑞福給他塑了一個牛身形像之後。彼此往來。也很親熱的。這且按下不表。且說瑞福這天聽了妙兒一番意外的談論。就似青天裡來了個霹靂一般。想着可恨他從前把我瞞得鐵桶相似。

讓我一個人在鼓裡做夢。不要說是商量。連半個字都不曾提及。影兒也沒有一點給我。知道。直到今日方纔盡情的宣露。叫我心裡好不難過。加之這個中意的人。起先絕無商量。忽地裡無事端端的後天又要見我。豈不突兀。原來瑞福自己也常常給他女兒打算得很週到的。他知道女兒早晚總是要嫁人的。然而他心裡總想愈遲愈好。所以這天聽了那一番消息。他是萬萬提防不到的。至於講到這個人是妙兒自己揀中這一層。他更是鬱鬱不樂。不以爲然。話雖如此。瑞福並不想阻擋他女兒自己擇配的權利。因爲妙兒的母親。當初是自行擇配。有例在先。況且他閱歷數十年。深知道自相配偶。比親友牽合的好得萬倍。但是他所選的是一位甚麼伯爵。知道總是不行的。雖然還沒有見過他一面。想來總是無事可爲的一個純袴子弟。這種人大抵都是一味驕傲。妄自尊大的。如何好嫁與他。所以心裏一定要在實

業家裡面選一個快婿。以爲一個人只要精熟了一種技藝。目下雖未發達。日後總不怕沒有出頭的。他一個人坐在車上想着這事。那心事就如同那車輪一般轉個不了。一時間百念交集。心問口。口問心。說道。這件事叫我怎麼樣辦法呢。一路如此。直至馬車已停。他的身子已在大客店門首。他還是回答自己。不來。到底怎麼樣辦法纔好。且說當時大客店的客廳裡面。已擠滿了一廳的客。瑞福到來。要算是末末了一個的了。這回到的會友。約摸六十多人。各國的人都有在內。也有年紀很大鬍子已白的人。特意要來趁高興。借此看看當初在學校裡的光景的。也有年紀極輕。初出學校的。其餘貴的。賤的。貧的。富的。種類甚多。各各不同。原來這個記念會。發起了好幾十年了。每年總在二月裏舉行。今年格外早些。但是這位瑞福却從來沒有到過。從前爲的是沒有錢。所以連興致也沒了。自從他發了財以後。人雖不到。這項

會費。却是年年送到的。這也要算他是一個熱心會友呢。至於此番到會的緣故。因爲他在一二個禮拜之前。遇見一個老同窓。就同他約定。說今年這回大聚集。大家一定都要到場的。原來這位朋友。與那些當道的大員們往來相熟的。很是不少。所以瑞福懷了個攀龍附鳳的想頭。想在這天晚上大家在一塊兒宴飲的時候。可以憑藉他一個個的介紹起來。以後就可以彼此稔熟。慢慢的就親近了。你道瑞福爲甚懷了這個想頭呢。原來他私心裏。竊竊希望的是一個獎勸的寶臬。他每每看見人家血紅的帶子上掛著那個勞什子。中間一顆晶瑩透澈的寶石。四面嵌著赤金的框子。寶光閃爍。掛在胸前。好不威風。好不體面。他雖是技藝極精。却向來埋沒着。未曾得有。如今雖說有了錢財。究竟怎及得這東西的體面。而且又不比得中國的名器。只要有上了幾個臭銅錢。任憑你甚麼紅頂子。綠頂子。都可以捐得來的。這

個却是非有當道的賞識了自己的技藝不可。所以他念念不忘的。也想要弄這麼一個榮耀榮耀。這也是世界上人的通病。大凡貧的。要想求富富的。却又想求貴了。那里還有心足的一日呢。誰料瑞福這番不來倒也罷了。既來之後。不覺大失所望。心中不住的煩惱懊悔。你道爲甚麼來呢。因爲他前天所約的那一位要緊朋友。並沒有踐約而來。其餘雖有許多會友。却並沒有一個相熟可以談談的。雖然六十多人之內。總有一兩個舊相識。因爲多年不見。相貌變換了許多。無從認識的了。當下瑞福四面都轉過。東張西望。自己找不出熟人。別人也不同他招呼。他心裡一想。如此筵席。吃也無味。客目單上。雖然已經簽上自己名姓。就是不吃也是不妨。不如趁此衆人尙未坐席的機會。先走了罷。想妙兒此時一定在家吃晚飯。等我突然回去。給他一個出其不意。使他詫異詫異。而且可以叫他知道我這回赴會。並非爲的是

饒嘴作樂而來。不過是約定了朋友。不能不到。如今是朋友失了我的約。我沒有事情。也就早早的歸來了。打定了主意。回身往外就走。三脚兩步。到了大客店門口。正要跨出大門。忽然邊廂裏走出一個美少年來。走近跟前。笑吟吟的叫一聲鐵老先生。又說道。在下意欲與老先生說兩句話。不知可嫌唐突。先請一個示。瑞福定睛將這美少年仔仔細細上下打量一遍。却原來是一個素昧生平。絕不相識的人。要知此人畢竟是誰。且待下文分說。

第三回 賞知音心傾世姪 談美術神往先師

却說鐵瑞福來到大客店。見所約的朋友沒有來。週圍遶了一遍。也沒有個相識的人。正想回去。忽然來了一位少年。對着他致敬盡禮。瑞福一時也摸不着頭緒。只見那少年鞠躬說道。小子有幾句話。想給老先生談談。不知可使得麼。瑞福道。使是沒有甚麼使不得。但是……這句話的下半截還沒有

說出來。那少年便打斷了。搶着說道。小子的老人家。當初在學堂的時候。是與老先生同班的。老人家談起你老先生時。總是欽佩你老先生的行誼。在小子面前。很談得不少呢。不知你老先生忘了沒有。姓白名勤的就是呢。瑞福聽了。慌忙答道。嚇！是他麼。沒有忘。沒有忘。他是生平第一個知己朋友。最是莫逆的。怎樣忘得了呢。他有了這麼出衆的兒子了。真是可喜。他可好嗎。我這幾年忙的甚麼似的。許久沒有去望望他。他今夜來麼。少年說道。老先生還沒有知道。先君不幸。三年前已經過世了。瑞福驚道。怎麼呀。已經過世了。萬萬想不到他這麼點年紀就過世了。我記得他還比我小一歲呢。可憐。像他這麼一個身強力壯。聰明豁達的人。不叫他多享幾年福。就這麼亡過了。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呢。雖然。他有了你這麼一個出衆的兒子。也算得是善人有後的了。我今夜來到這裡。看見沒有一個相熟的人。打算要走

未通名之
前稱先生
既通名之
後稱老伯
頗有層次

偏要插此
閒筆罵世
不怕世人
惱耶

了。不料碰見了你。好叫我悲喜交集。咱們必得要談談。這會我可不走了。咱們坐在一塊兒吃喝他一頓罷。那少年答道。正是。小姪剛纔也這麼想着呢。因爲在簽名簿上。看見了老伯的大名。就很想乘這個機會請見。同坐談談。這會咱們也可以坐了。原來這客廳裡的坐位。除了首席幾位。要預備着請那些貴官達人。與及那大書院裡的牧師教習人等上坐。其餘那些坐位。都是任憑會友自由選擇。不分甚麼大小的。還虧得是這麼一個辦法。這個大議會。雖然一兩點鐘時候不能了事。可是頂多也不過三四點鐘就完了。倘是同中國一般的繁文縟節。一個個的定席。一個個的敬酒。臨了就坐時。還要假惺惺的推三阻四。做出那討人厭的樣子。以爲是客氣的。也不管旁邊有個肚子餓透了的。嗓子裡伸出個小下巴。不能够搶着就下肚。在那裡熬着。等他要是這麼着。只怕這個謙會還要鬧到天亮呢。閒話少提。且說當下

璣福同那少年選定了坐位。並肩坐下。左右的人都是不相識的。但是他們各人都有各人的伴黨。一對對的都在那裡談天。所以這裡兩個人有話只管談。也不慮有人來打斷話頭的。那小年看見這個光景。就想趁這個機會同他開談。又不知從那一句說起的是好。因囁嚅着問道。老伯。令愛千金近來可好。原來他這麼一問。雖說是極平常的一句應酬說話。然而這麼一個少年。在璣福眼裡。那少年口中又是這麼一句說話。刺到璣福耳朵裡。不由得璣福不詫異起來。慢騰騰的答道。小女好。然而請問你怎麼知道我有個女兒呢。那少年自悔出言孟浪。靦靦覷覷的答道。「小姪赴史太太府裡的跳舞會時候。曾見過幾次來。」那少年嘴裏是這麼說。那臉上不覺隱隱的泛起了兩個紅暈來。璣福聽了。這纔明白。說道。「這却是有的。那一位史太太的豪華。也算得少二寡雙的了。合巴黎城裡的人。差不多都叫他講遍了。」

以下無敘
事處所有
問答僅別
以界線不
贅明某人
道難是西
文如此亦
省筆之一
法也

然而我却與他沒有緣法。因爲我最恨的是日耳曼樂舞。不知怎麼的。我的
小女却又最歡喜那個。怪不得在史太太那裡。總沒有遇見過老伯呢。不
瞞老伯說。小姪幾次三番要想給令愛當面。同他談談。告訴他我們是世交。
然而總怕唐突了他。所以總未曾當面。不打緊。你但請到我那裡來。我是
天天在相館裡的。我親自引你見他就是。你們是世兄妹。論理也應該見
見的。多謝老伯。但是除了禮拜日。總是不得空的。因爲小姪在銀行裡
面執業餬口。行裏的規矩。祇有禮拜日可以休息。那麼你到了禮拜日
來就是了。要是白天裡沒空。就是晚上來也可以。隨你的便罷。……恐怕你
還沒有娶親罷。還沒有娶呢。晚上出來倒也不很便當。因爲舍妹年輕。晚
上很不放心。丟他一個人在家裡。哦！你還有個令妹。那麼你帶着他同
來就是。瑞福在那裡。一面談天。一面喝酒。到此刻他跟前的酒盞兒裏。差

何不賣與
新小說社
包你可得
善價一笑

不多乾了。歇了歇又道：「我家妙兒的女伴，沒有個同他差不多年紀的。令妹要是能够常來給他作個伴兒，他還不知道歡喜得怎麼呢。」舍妹知道有這麼一位世交姊妹，也是要歡喜的。只可惜他天天忙着做活，不知能常來不能。」還做活麼？請教他做甚麼？平金呢？繡花呢？針黹一定好的了。」都不是。他在那裡紮假花呢？不瞞老伯說，先君在海關裡辦了二十五年的公事，到身故後，依然是兩袖清風，沒有一些遺產。家計本不甚寬裕。小姪更是慚愧。每月掙了幾個錢薪求，總是入不敷出的。所以舍妹自己的零用，還仗着十個指頭兒在那裏帮忙呢。小姪空下來的時候，譜了幾套曲子，還合得拍。多早晚得了善價，也就可以補助他了。」既是那麼着，我很可以帮你的忙。你知道那些大行大棧裏的經理人，多半是我的相好呢？我看你現在的光景，和我當初差不多。我年輕的時候，也是窮得甚麼似的。又是娶了個分文沒

少年人聽者

路義是個至誠男子。若令急色鬼聞了此言，只怕要巴不得一聲求他做媒人也。

公亦在此譯小說何苦連作小說的都打

有的窮女人。那纔苦呢。此刻我可掙上幾個錢了。然而我老實告訴你。我的這分家財。是來得很奇。叫人想不到的。是個可遇不可求的東西。至於像你們年紀輕輕的人。只要上心去學。手藝把本事學好了。怕沒有出頭的日子。麼。你將來還可以望娶一個有錢的媳婦兒呢。這件事情。我給你留心着。只要我可以做得到的。一定幫你的忙。」俗語說的好。話得投機千句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當時瑞福同這少年談入了港。倒覺得越談越高興起來。看看那少年也是越看越中意。所以同他談的話都是真心真意。肺腑之言。很有意思在裏面的呢。要過他的名片看了。知道他名馬。字路義。問了年紀。知道他二十五歲。看看他生得身裁雄偉。儀表不俗。唇紅齒白。出言風雅。吐屬不凡。可惜他生長在法蘭西。那法蘭西沒有聽見過甚麼美男子。所以瑞福沒得好比他。要是中國人見了他。作起小說來。一定又要說甚麼面如玉冠。

趣起來

擇婿不當
如是耶今
之斤斤於
財產者可
以反矣

又罵人了

若是會到

唇若塗朱。貌似潘安。才同宋玉。的了瑞福。見了這等人。不由得他不暗自讚嘆。在肚子裡暗暗點頭。回想自己在二十來歲的時候。舉動一切。也同此人差不多。可惜妙兒用情不用在他身上。却去愛上了那少年浪子。白路義雖然不是貴族。終久是個可以自立之人。我的意思。總是他好好得妙兒。此刻還不好算定。是一個甚麼伯爵夫人。倘使賈爾誼。真是不合我的意思。我自
有主意對付他。果是如此。我今夜也算不虛此一行了。而且菜也好。酒也多。他們不停的斟給我喝。並不像那小家子。斟酒只得半杯。累客人要向主人借鋸子。要鋸去了上半截。酒虛的樣子。又有了這麼一個話。得投機的美少年。在旁邊陪着。我不來也是錯過。心裏一面這麼想着。一面吃完了。一樣菜。拿起雪白的手帕來。抹抹鬍子。白路義又規規矩矩的同他閒談道。「老伯方纔說的娶親這一層。小姪的意思。還不必忙着。且過幾年再提也不晚。」

他命意所
在就好馬
上跪下來
叩頭叫外
父雖然不
像那個做
了中堂伯
爵的女婿
老婆搥騙
着了一個
了

原來白路義聽了瑞福方纔說要助他娶親的話，並沒有會到他命意所在。所以心中雅不願意，就把過幾年再提的話，打斷了他的話頭，使他不再提及。一面就和他講論各種美術的經絡，醴醴有味，無一不中窳要。至於談到塑像一層，瑞福平日本是個中斷輪老手自命的。此刻聽了白路義的一番議論，居然像是一位老師，覺得自己平日有幾處想得到，做不到，不得滿意的地方。他居然能句句搔着癢處，可見世界上人的本事，是個沒有窮盡的。譯書的想去，那瑞福是個法國人，未曾讀過中國書，要是他讀過了中國書，他此時一定要掉文引着孔夫子的兩句話說道：「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了。閒話少提，且說白路義雖然是清辯滔滔，可知那瑞福也是個自幼辯給，善於詞令的。況且美術一門，又是他曾經專門學的。從前借住客棧的時候，那一天不同人家辯駁，那一天不同人家討論，所以說到這

一層議論。他是從不讓人的。後來自己有了房子，就沒有那些外人來同他往來討論了。今夜忽然遇了這麼一個知音，而且旗鼓相當，猶如棋逢敵手一般。他焉肯不從頭至尾，探本窮源的細細討論一番呢？原來他們行業中，也有一位遠祖先師，叫做「密確兒」(Michel Angelo)就猶如中國木工祭魯班。馬夫敬伯樂，鞋業祀孫臏，星家拜鬼谷的意思。不過他們是追念古人的精神。中國人是一味對着那偶像叩頭。這還不算數。還要，不倫不類的，把伯樂的偶像塑成三頭六臂。稱他做伯樂大帝。把魯班稱做工部尚書。就這一點分別。可是差得遠了。當下瑞福因為與白路義暢論美術。偶然想起這位「密確兒」先師來。不覺穆然神往。滿滿的喝乾了一盅酒。祝一聲密確兒萬歲。又滿滿的再喝乾了一盅酒。又祝一聲密確兒萬歲。白路義在旁邊呆呆的看着。心裡想着這位先生的酒量着實可以只見他又是滿滿的喝了

一杯說道、美術同業萬歲。他只因神往這位先師。所以如此。誰知他不神往。猶可。這一神往。却被先師誤盡了他的大事。幾乎性命都不保。要知是誤了甚麼大事。且待下回分說。

此一回看去似是全屬閒文。却全是後文伏線。閱者勿以贅談視之也。中間處處用科譚語。亦非贅筆也。以全回均似閒文。無甚出入。恐閱者生厭。故不得不插入科譚以醒眼目。此爲小說家不二法門。西文原本不如是也。

第四回 醉漢深宵送良友 迷途黑夜遇歹人

却說鐵瑞福因爲談美術追溯起先師來。多喝了幾盞酒。不覺把他女兒叮囑他早回的那番言語。從法蘭西國丟到了瓜哇國去了。到後來益發是左一盞右一盞。喝個不住。好不自由快活。直到後來。大家要喝香餅酒來散場。

香餅酒粵
人譯作三
鞭要之均
譯音也今
從衆
且慢佩服
着

醉態可掬

寫醉態如
畫

他老人家已是醉的醺醺的了不得。好在此際還沒有露出馬脚來。不過覺得言語多些罷了。白路義也沒有知道他的毛病。見他如同渴驥赴泉的喝酒。只有暗地裏佩服他酒量好。又暗地裏好笑他言語有點顛倒罷了。瑞福却依然喝個不了。說道：大書院（The University）萬歲。喝了一盅。祝先前的學生幸福。又是一盅。祝現在的學生幸福。又是一盅。祝未來的學生幸福。又是一盅。喝到後來。他漸漸的看見四面八方那些東西在那里旋轉起來。到了這個時候。他酒也不喝了。不知爲了甚事。要立起來。却把身子一歪。幾乎跌倒。重又坐下。看那舉動是失了常度的了。旁邊赴會的人。看見他這樣神氣。都來觀看。他却朦朧着一雙半開半合的眼。望着衆人道：你們看我做甚麼。我在這個會裏。可是要算一個老前輩呢。我今日得了一個老世好新知交的朋友。你們各位。可要賀我一盅兒。說着。扶着桌子立起來。拿着

酒。盍。讓。衆。人。喝。酒。衆。人。看。見。他。那。種。神。情。恐。怕。被。他。料。纏。遂。都。走。散。了。此。時。已。有。半。夜。光。景。瑞。福。心。裏。雖。然。還。有。些。明。白。嘴。裏。却。是。糊。裏。糊。塗。的。了。而。且。舌。頭。也。重。了。說。起。話。來。好。像。含。着。個。甚。麼。東。西。在。嘴。裏。是。的。忽。然。一。把。拉。着。白。路。義。在。他。背。上。拍。了。一。下。道。我。的。孩。子。你。住。在。那。裡。呀。我。送。你。到。府。上。罷。白。路。義。知。道。他。醉。了。因。答。道。不。敢。不。敢。小。姪。住。在。牒。八。路。就。在。舊。城。子。及。禮。拜。堂。的。當。中。這。條。路。離。這。里。很。遠。的。呢。瑞。福。歪。着。身。子。含。糊。着。聲。音。道。唔！怎麼。你。住。在。那。麼。個。地。方。去。遠。得。很。呢。白。路。義。道。巴。黎。城。裏。靠。中。段。的。地。方。房。租。貴。的。了。不。得。所。以。不。能。不。住。遠。些。老。伯。要。說。送。我。回。去。的。話。是。萬。萬。不。致。當。的。論。理。還。是。小。姪。送。老。伯。回。去。纔。是。瑞。福。沈。下。臉。來。道。唔！甚。麼。話。你。當。我。吃。醉。了。麼。今。夜。這。些。酒。要。是。充。了。我。的。量。還。不。够。三。分。之。一。呢。我。看。你。倒。有。點。醉。了。年。紀。輕。輕。的。人。喝。醉。了。在。外。頭。闖。事。是。最。不。好。的。我。歡。喜。你。纔。

不醉偏說
人家醉了
寫醉話傳
神

醉人對了
醉人最是
難過想通
達時務之
人對了頑
固黨不過
如此

肯送你回去呀。怎樣你倒說送我起來。真是豈有此理。誰要你送來！來！！來！！咱們叫一輛馬車同坐了送你回去。不要你破費分毫。你偏要不聽我的話……唔！你知道我是你的父執呢。當下白路義見他仗着麴秀才的勢力。擺出老前輩的派頭來。倚老賣老。亂說一陣。心裏着實好笑。只得答應他幾個是字。隨他去說。幸得他說話雖是大舌頭。舉動還像是支持得住。足見他雖是貪喝。這個酒量總算難得的了。所以也暗暗的放心。料着他必能安然回去。不必過慮的。心裏這麼想着。瑞福早一把拉住。來到門前。恰好一輛馬車在門外停着。路義便扶他上了馬車。自己也就坐在他的旁邊。馬夫加上一鞭。風馳電掣似的去了。不到一會。到了騰八路。就在白家門首停下。瑞福執着路義的手。說道你空了一定到我那裏去。我還要叫妙兒見你。你好歹不要失我的信。我天天在家裏盼你呢。你可不要叫我白盼了。嘖嘖。叨

不是開文
是表明從
此以後方
入毒蛇圈
之正傳也

是醉後主
意誰小觀
了你來

叨說個不了。好像是送幾萬里路的遠行。依依不捨。是說了好半天。方纔放手。路義說聲明日會自進去了。倘使瑞福就此坐了馬車回去。倒也平安無事了。得他平安無事時。這部毒蛇圈的小說。也不必作了。誰知他驀地裏變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一變。却累得法國的「鮑福」作出了一部毒蛇圈。中國的「知事主人」又繙譯起來。「呀塵主人」批點起來。「新小說社記者」付印起來。大家忙個不了。爲甚麼呢。都是他的主意變的。不好他變了甚麼主意呢。他想今夜自路義豈有此理。說話當中。揔疑惑我喝醉了。我若坐了車子回去。不見我的本事。不如走了回去。明天好向他說嘴。顯顯我的酒量。叫他不敢小觀了我。想定了主意。便開齊了車錢。跳下車來。倒覺得神氣爲之一清。暗想。我正好趁此吸受些新空氣。酒氣也可以減少了些。回去也好。對付我的妙兒。並且可以抄小路回去。到家也早些。……嘍。我的妙兒。此刻

閒閒一想
却查出慈
父心腸爲
人子者最
當體貼

早。已。睡。了。嬌。嬌。癡。癡。的。孩。子。不。定。枕。頭。還。掉。了。地。下。呢。那。裏。還。知。道。我。回。去。得。早。晚。呢。我。其。實。不。應。該。鬧。到。這。時。候。回。去。累。他。怙。記。着。不。定。他。此。刻。爲。等。了。我。還。沒。有。睡。呢。一。面。想。着。一。面。走。路。他。若。是。走。克。利。囊。街。過。落。蘇。大。街。就。可。以。簡。直。回。府。安。然。睡。覺。了。大。凡。一。個。人。喝。醉。了。酒。無。論。爲。善。惡。都。是。勇。敢。直。前。的。瑞。福。生。平。是。不。爲。惡。的。然。而。這。半。夜。裏。却。也。無。善。可。爲。所。以。他。那。勇。敢。之。氣。就。生。到。了。走。路。上。去。了。以。爲。從。這。條。路。回。去。似。乎。太。近。不。如。從。旁。處。遶。一。個。圈。子。回。去。的。好。想。罷。了。就。從。旁。邊。一。條。小。路。穿。出。去。這。一。夜。恰。好。是。風。高。月。黑。此。時。又。是。夜。深。露。重。他。這。麼。一。個。酒。氣。醺。醺。的。人。興。起。起。的。在。那。裏。趕。路。酒。性。愈。加。發。作。一。時。間。迷。的。糊。塗。了。那。舊。城。子。的。地。方。岔。路。又。多。猶。如。蛛。網。一。般。不。是。走。慣。的。人。本。來。就。分。不。大。清。楚。何。況。他。是。喝。醉。了。酒。的。又。在。晚。上。如。何。辨。得。出。來。所。以。他。應。該。往。左。的。却。往。右。去。應。該。往。東。的。

死衚衕
話也江
人謂之
室街廣
人謂之
頭巷此
譯者多
京師語
從之故

却往西去。不到兩三個彎兒。就把他迷住了。他還不知道呢。到了後來。走到一條極冷落的街上。一直轉往左邊去了。約摸走了二十分鐘的工夫。抬頭一看。都是眼生的所在。他方纔曉得迷了道兒。又碰着黑雲滿天。沒有一些兒星月的影子。東西南北。也辨不出來。街路的名字。也是一字看不分明。酒醉的人。却沒有一點子怯性。還只管順着脚步兒走去。走了一程。覺得比方纔更糊塗了些。而且趕了那麼許多路。從沒有碰見一個走路的人。要問個信兒。也沒有地方去問。又轉了好幾個彎。越走得遠了。心裏越是沒了主意。再走幾步。却走到了一個死衚衕。對面一堵石牆。擋住了去路。再也不能走了。此時他也走得乏了。把起先那高興走路的心思也沒了。站住了脚。把腦袋磕着了那石牆。出了一回的神。無法可施。只得回身再走。剛出了衚衕口。只看見一箭之外。黑越越的一個人影兒。在那裏濕了一濕。只因路燈離得

太遠。看不清楚。瑞福此時也顧不得甚的。也不管是誰人。就對着影子趕上去。一面走。一面嚷着說道。老兄……你來呀……我要請教你一句話呢……

：一面嚷。一面又勉強睜開了醉眼去看。只見那黑影子像是要停着。一會兒又走動了。像不肯停的樣子。瑞福又嚷道。你不要怕呀……我不是斷路的主兒。不過要問你個信罷了。嚷罷再看。那黑影子果然停住了。慢慢的對着自家迎上來。好像在這冷靜的地方。很怕同人家相見是的。走得近了。慢慢的說道。迷了路嗎。你可知道這是那裏。瑞福道。我可實在的不知道呢。我好像是在舊城子裏穿來的。不曉得從那條道兒可以走到白帝諾街呢。那人道。這麼說。你是不常住在巴黎的。瑞福道。唔！那兒的話。我還是巴黎的土產呢。就是這座舊城子。我也看得同家裏一個樣兒。熟得很呢。那人道。這又奇了。那麼你此刻爲甚又要問路呢。瑞福道。我老實對你說罷。我今夜是

在外面吃的飯。大約總是多喝了一盅酒兒。所以把我朦住了。我先還坐着馬車的。不知怎樣。我這身子忽然又不在了。就鬧到這裏來。東走走西走走。總找不着一個出路。我方纔在這衚衕裏把腦袋咯崩的一下。磕在挺硬的石頭牆上。差點兒把腦子都磕了出來。此刻幸而碰着了你。我想你要是不肯幫幫我的忙。指引指引。我可不得回去了。那人聽了。想了一想。道。可。是你說的話都是真的麼。……那人說到這裏。瑞福搶着說道。千真萬真。沒有一句不真。你那麼說。難道還當我是個斷路的強人麼。唉。你看我醉到這個樣兒。怎麼還不相信我。我此刻差不多連路都走不動了。而且我覺着四面八方的房子。唧。樹木。唧。就連你這個人也在那裏轉個不了呢。可是眼睛花了。此刻只求你幫幫我的忙。代我找一輛馬車。我就感激的了不得了。那人又低頭想了一想。道。我也很想幫你的忙。只可惜我也沒有工夫哩。瑞福

人窮了便
犯人家此
等疑心可
嘆

誰知此處
却用不着
錢神勢力

罵盡富翁

此時把那人仔細打量一打量，只見他戴了一頂極粗的氈帽，差不多蓋到眉毛上。嘴上生了一把的濃鬚子，亂七八糟的，猶如亂草一般，也辨不出是面長面短。穿一件舊透了稀寬的衣裳。一看便知道他是一個窮漢。但聽他說話的口音，還不是那巴黎土棍的那種惡聲怪氣。想道：他說沒有工夫，不過是這麼一句話，看來是不肯白勞，要我幾個錢的意思也罷。我此刻迷了路，要他指引，少不得要化幾個錢。俗語說的好，有錢使得鬼推磨，有了錢怕他不答應麼？一面想着，一面伸手往袋裏去掏，一面說道：你肯指引了我，我這裏重重的謝你。朝廷不使餓兵，我這裏有的是錢來！來！來！你拿了去。那人道：不是這麼說，我能够帮你忙，是用不着你謝我。我雖是窮幾個臭銅，是看見過的你，還不知道我也在這裡找人帮忙麼？說着要去了。瑞福連忙扯住道：你慢走，你慢走，要找誰，幫甚麼忙？那人又住足道：你不要囉囉。

嗚嗚。我的事比你還難過呢。瑞福拉住要問甚麼事。那人着急道。是我的女人病了。要送到醫院裡去。瑞福道。你家女人得的甚麼病。半夜三更的。怎麼好送到醫院裏去。那人越發着了急了。嚷道。怎麼今夜這般不湊巧。要找一個帮忙的人。偏找不出來。却碰了這麼一個酒鬼。瑞福道。你說我酒鬼嗎。我此刻酒也醒了。你只要說出怎麼帮忙的法兒。我亦可能帮帮你的忙。你不要只管着急呢。那人聽了。不覺大喜。要知是怎麼樣帮忙法兒。那人又畢竟是個甚麼樣人。且聽下回分說。

從第一回起至此。統共不過赴得一個讌會。讀者不幾疑爲煩縟乎。不知下文若干變幻。都是從此番赴讌迷路生出來。所以不能不詳叙之。且四回之中。處處都是後文伏線。讀下文便知。

一個賈爾誼。一個史太太。不過從妙兒口中。閒閒提出。白路義與瑞福二

人。雖亦談及。然并未詳叙其人如何。誰知却是全書關目。此是變幻處。寫醉人迷離徬徨。胡思亂想。頃刻千變。極盡能事。（野塵主人）

第五回 醉酒漢權當抬轎夫 守病人喜逢警察卒

却說瑞福當下糾纏着那人。要問他的女人到底生的是甚麼病。那人急了說道。他得的暴病。要找個人帮我的忙。抬到醫院裡去。不然。我一個人抬他不動呢。瑞福道。半夜三更。你到那裡找人帮忙呢。那人聽了。又是着急道。好人。你不要給我胡纏了。我要找個警察兵去。求他助我一臂之力。瑞福拉着他道。這也怪你不得。你摠不能撇了你妻子的事。反來指引我的路徑。但是我還有一句話問你。你要送到那個醫院去呢。那人又急又氣道。送到博愛醫院去。瑞福心下一想。不如我帮他的忙。抬到醫院去。那裡一定是有馬車的。我就可以坐了回去。這纔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呢。想罷便道。我帮你抬

瑞福此留
心是要緊
關目不是
閒筆

四四

去好麼。那人道。真的嗎。瑞福道。好端端的誰騙你來。我不過借此要出了迷路。到得博愛醫院。我就可以找個馬車回去了。那人大喜道。那麼說你跟我來。說着就走。瑞福跟着他。仍舊走到那死衚衕裡去。走到他剛纔磕腦袋的那個墻下。順手轉了個彎。瑞福留心細看。原來這堵墻是人家花園的圍墻。圍墻裡面是老樹參天的。樹枝兒橫到墻外。把一個衚衕都遮黑了。再是這一夜天陰月黑。看不出轉彎的路口。所以剛纔錯認了是個死衚衕。再走上幾十步。在一個抹角上現出一座房子來。樓上的窗戶都緊緊的關着。樓下開着窄窄的一扇小門。大約勉強可以容得兩個人並走。那人走了進去。不多一會兒。拖出一張床來。這床和巴黎平常抬病人的床一樣。不過他的床。掛上一個厚厚的帳子。想是怕病人受風的意思。床的兩頭。還有四根柄兒。如轎槓一般。可以抬了走的。當下那人把床拖了出來。對瑞福說道。你不認

得路。我在前面。你在後面罷。瑞福答應了。二人抬起來就走。那人一面走着。一面給瑞福說話道。我的女人。本來有這麼一個老毛病。往往暈了過去。幾點鐘時候不醒回來。家裡又沒有人服侍他。半夜裡請醫生也來不及。只好送到醫院裡去。本來送病人到醫院。是要一個保人的片子的。但這等重病。縱然沒有片子。醫院也肯收的。請你抬好了。不要掉了下來呢。瑞福道。那裡會掉下來。我的氣力很可以呢。但是你已經出來了半天了。你回來有看看病人麼。怎麼這會兒一點聲氣也沒有了。我們且放下來。你看看他罷。那人道。不必。不必。我不是纔說的麼。他這是老毛病。發起暈來。幾點鐘不醒的。瑞福嘴裡答應着。心裡想。我還是頭一回當奴才呢。從來沒有抬過東西。怎麼抬起來。兩條腿不由的要分開了。走路好像輪船上水手在艙面行走是的。想來這個抬法。總算得法的了。往常聽得人家說。東方支那國的官員。並不

你還不知
道有捐局的
做間接的
交易呢

京師本有
一笑話以
拾四轎之
轎班喻四
等官最前
眉一名曰揚
眉吐氣喻
于大臣轎
前不敢放屁
以喻御史
轎後一名曰
曰昏天黑
地喻翰林
殿後一名
曰拖來扯
去喻各部
司官極盡

是由國民公舉的。只要有了錢。就可以到皇帝那裡去買個官來做。做了官。可以任着性子刻剝百姓。百姓沒奈何。反而要怕他。他出來拜客。還坐着轎子。叫百姓抬着他跑路。抬得不好。還要打屁股。我今夜這種抬法。如果到了支那。去不知合式不合式。可惜沒有去看過。心裡在那裡胡思亂想。脚步兒是跟着前面那人走。那人却是越走越快。瑞福在後面被他拖來扯去。前面的路被那個帳子擋住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只得跟着他轉彎抹角走去。細細的留心。要看一條熟路。却揔看不出。一個道兒。看他這等走法。不消說。揔是熟路的了。但是走來走去。揔是些小路。從沒有走過一條康莊大道。也沒有見過一所高樓大屋。及禮拜堂之類。不由的瑞福動起疑來。越發留心察看。覺得轉來轉去。揔不出這幾條小路。好像走馬燈一般。轉了去。又轉了來。越發動疑。熬不住的叫道。噲！夥計！我們到底走到甚麼地方了。路

諸附記
於此亦足
博一粲也

他本來沒
有走錯

可走得不少了呢。怎麼還不見到呢？那人住了住脚道：這條路本來是很遠的。還有一會兒纔得到呢。你要是乏了。我們歇歇再走罷。瑞福道：不歇亦還可以。就是歇一會兒。也不見得有人來接手。我們索性早點走到了就罷了。說到這裡。那人忽然說道：你聽！那邊好像有人來了。瑞福聽了聽。果然是有脚步聲音。在遠遠地走到這邊來。那人又接口道：我們且把床放下來。你在這裡看守着。等我到那土山上招呼一兩個警察兵來。帮着把床抬到醫院裡去。一面就可央求他們代你找一輛馬車。送你回去。你說好麼？瑞福道：朋友。你這計算得很好。這麼着你就請放心去找警察兵。這裡我給你看看好了。就是了。如果你老婆醒了。我告訴他說。你就回來就是了。那人好像沒有聽見一般。急急的頭也不回。簡直的去了。瑞福全未在意。等他去遠了。方纔想着他並不是向那有脚步聲音的地方走去。然而在這個黑暗的地方。

也不敢一定說他走錯了。並且此時很盼他招呼了人來。好代自己找輛馬車。所以坦然無疑。在那裏呆呆的等着。等了好一會兒。還不見來。瑞福心裏兀自想道。我今夜何至鬧到這般狼狽。做了不相干的人的牛馬。要是妙兒看見我這個情形。只怕他肚腸都要笑斷了呢。想罷了。又呆呆的等了一會。仍不見來。又想道。我並不是要給那不相識的人出那無謂之力。不過要望他帶了人來。我也可以尋個歸路。他那女人的毛病。着實奇怪。怎麼一路上拾了來。聲息全無。此刻停了下來。還是不聲不響。莫非他在半路上絕了氣不成。心想要拉開帳子看看。到底是怎麼個樣子。忽又想到他的男人曾經說過他的毛病。往往昏絕幾點鐘時候。不省人事的。此刻料他還未醒呢。不如等大家來了再看罷。又等了一會。還是沒有人來。因開口高聲說道。可憐。這個女人要凍死了！說了這話。又側着耳朵兒在那帳子旁邊細聽。他心

處處想
妙兒是
父因自
開酒恐
女不聽
已說話
先正己
正人之
今之妄
家庭革
者何嘗
想得夢
無端怪
書院中
還是醉
誰叫你
醉來喝

想我說了這話。要是那婦人醒了。一定要開口。誰知聽了半晌。仍無聲息。心裏好不自在。思來想去。揔是喝酒誤事。要不是多灌了那幾碗黃湯。這時候早在煖被窩裏睡着了。何至於半夜三更。還在這裡受那風吹露打呢。屈指一算。這種苦境。已是二十五年不曾嘗過了。蒼天呀蒼天。但願我的妙兒。早已安睡了。就是我晚點回去。也不妨事。要是他爲着我回去得晚。也是呆呆的。等我一夜不睡。叫我怎麼過意得去呢。而且我身上鬧到這個骯髒樣子。叫他瞧見不得的。我這幾天。正要略略拿出做長輩的勢力。阻住他的。甚麼伯爵的婚姻。他要是知道。我鬧酒鬧到這個樣子。如何還肯聽我的說話。唉。這都是大書院中人的不是呢。忽然又想到白路義。真是一個少年老成的人。相貌又好。談吐又好。今夜無意中認得了他。也算幸會的了。然而我雖是這般傾倒他。他只怕難免拿我當一個酒鬼看待呢。瑞福一個人在那裡胡

思亂想了好一會。忽然覺得耽擱的時候不少了。口中不覺自言自語說道。奇怪。這混帳東西跑到那裏去了。這許多時候。任往那裏找人。也該找着了。他不要做了圈套。給我開頑笑罷。……好呀！他的老婆還在我掌握之中。不怕你驃子去變狗。然而叫我在這裏等到天亮。那可是辦不到的呢。只是我又認不得往家去的路。不等也要等。有甚麼好法子呢。……呀！那混帳東西。只怕來了。原來瑞福正在自言自語。忽然聽得脚步聲響。走近前來。當是那個人來了。心裡寬了一寬。再仔細聽聽。像是不止一個人的脚步。料定他是帶了人來了。等了一會。覺得那走路的走得很慢。不像爲着有事情來的樣子。在暗地裡遠遠望去。覺得約摸在二十碼之外。有兩個人走近前來。彷彿是穿的警察號衣。瑞福很覺得奇怪。他說怎麼只有兩個人麼。那個人又跑到那裡去了呢。嘴裡說着。心裡想道。這兩個人不消說。總是他請來的。

了。不如我迎上去。告訴他那病女人在這裡。省得他們找罷。你看他走得慢騰騰的。敢是在那裡找呢。一面想着。一面就迎將上去。誰知那兩個警察兵。見有人走來。便都站住了。瑞福放着嗓子道來！你們往這裏來……却說那兩個警察兵之中。有一個年紀大些的。從前當過兵。性子很是暴躁的。半夜三更聽見瑞福這般亂嚷。呼來喝去的口氣。心裏連一些頭路也摸不着。很不自在。氣沖沖的放着嗓子問道。請教你說。你這是叫誰。我們走我們的。踏。要你叫我們到這裏。往那裏的。說完了這句話。那人回頭又對他的同伴說道。這不是笑話麼。倒好像要我們去聽他號令是的。那同伴年紀雖輕。性子却比他和平了好些。因答道。我看他不過多喝了幾盅酒。所以莽莽撞撞的。其實我看他沒有甚麼歹意。那個老的說道。我諒他也不敢。但是他總要當一點兒心。不然。我可要拿他到警察局裏去。此時瑞福同他們相去還不

那個人沒
弄到那
裡去你
被他弄
到這
裡來
了
一
笑

甚近。所以他們的話都沒有聽得。至於要請他到警察局裏去。當他酒鬼欺待這一層。更是夢想不到。所以還是暴暴躁躁的高聲對他們說道。叫你們到這裏來呢。……這張床在這裏路燈傍邊。還不快點兒跑！那個老卒聽了。又氣又笑。低聲說道。不是酒鬼。却是瘋子呢。瑞福却還沒有理會。依然迎上去問道。我說。那個人呢。你們把他弄到那裏去了。那個年輕的搶上一步問道。你莫不是要到警察局裏去過夜麼。我勸你安靜點罷。不要胡說亂道的了。我們不是同你開頑笑的呢。瑞福道。警察局裏過夜麼。我年輕當學徒的時候。也很去過幾回。如今可是久違了。你看看我的樣子。可是該你們拿呀抓的嗎。那人又道。誰來同你細談這個。……你到底要幹甚麼。瑞福道。我要你幫我抬一個病人到醫院裏去。那人道。這是甚麼時候了。還抬甚麼病人。這不是開頑笑嗎。瑞福道。不是開頑笑。這女人病重的了不得。這一會已經

一語道着
沒有甚麼
好處只想
做你的女
婿

奇語不由
人不驚

沒了氣。也是說不定的。那人問道。他是誰呢。是你的老婆麼。瑞福道。不是我的。他是那一個人的老婆。方纔在路上碰見他的男人。求我幫着他拾。那人道。有了你們兩個。也用我們不着了罷。瑞福道。本是我同他兩個拾的。我也跟着他當了半夜的轎夫。後來他不知怎麼樣。忽然停了下來。就那麼一溜。你們怎麼沒有看見他。那人道。我們連個人影兒也沒瞧見。瑞福道。他一定走錯了路。既是這樣。他恐怕還在那裏找你們呢。那人道。恐怕你已經入了他的圈套了。你還不省得你再要等。就是等到明天。只怕他還是少陪呢。瑞福道。被你說破了。倒也很像的。但是他做了這種圈套來弄我。他有甚麼好處呢。此時那個警察兵也還不知底裏。因答道。這個我也不懂……這事情本來與我無干。與你也無干。我看你還是早點回去睡覺罷。瑞福道。話是不錯。我也這麼想着。但是我此刻在那裏呢。那人驚道。這是甚麼話。怎麼連

你。自。己。在。那。裏。也。可。以。不。知。道。起。來。不。知。瑞。福。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說。

毒蛇圈言其圈套之毒如蛇也。此爲瑞福入圈之始。雖然安排圈套者雖爲娶妙兒起見。然未必認定要弄瑞福。而瑞福偶然碰在圈上。遂使下文無窮變幻。都自此生出來。事之巧耶。文筆之譎耶。不可得而知矣。（野塵主人）

第六回 棄屍骸移禍鐵瑞福 昇死人同投警察衙

且說那警察兵聽見瑞福說。連他自己在甚麼地方都不曉得。反來問人。不覺好笑道。怎麼。你連自己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嗎。這纔認真是個笑話呢。瑞福道。我却當真的不知道。現在我站着的是甚麼地方。也並不是同你們說笑話。我剛纔因爲多喝了點酒。……瑞福說到這裡。那人即搶着說道。這是顯而易見的。你就不必多講。我們早知道了。瑞福道。真是呢。今日晚上。

我在外邊吃的晚飯。所以多喝了一點兒酒。我剛纔已經說過了。晚飯散席之後。我就伴送一個朋友回去。那位朋友住在甚麼街上。那個街名。他告訴過我。我可一時又想不起來了。我只曉得是同麗雲街相去不遠的。伴送他回去之後。我就打算抄近道兒到家去。我家住在白帝諾街。不知道怎麼着就走岔了。在那幾條街上穿來穿去。足足的走了一點多鐘。後來就遇見了一個人。這個人好像在那一個拐彎基角上。忽然間跳出來的。我就求他指引我一個出路。並且還許他重謝。他說甚麼他的老婆病重的了不得。正要出來找一個人帮他抬病人到醫院裡去。沒有工夫指引我的路。除非我帮他抬了病人。送到醫院。他就肯送我回去。我想本來是我央求他。倒反變了他央求我了。但是這種事。是與人方便。況且我帮了他忙之後。他又肯送我回去。又是自己方便。這等事樂得做的。就答應了他。誰知帮他抬着病人。跑

了好幾條街。都是我平素不認識的。那警察兵說道：「哦！這麼說，想是他後來因爲聽見我們腳步聲音，就拔腳逃跑了。他倒居然有本事避了我們。別的和慢着說，那病人呢，此刻在那裡？」瑞福指道：「就在那邊一張抬床上。你看。這裡望過去，還隱隱的看得見呢。」警察兵道：「那人跑了去之後，這女人有開口說過甚麼話沒有？」瑞福道：「沒有。沒有。自從我拾他起，直到此刻，從沒有說過話。大約是人事也不省的了。」據那男子說，他常有這個毛病的。警察兵道：「哼，這麼着，你就相信不疑了麼？你這個人，也太好說話了。我恐怕你那位朋友，不定是欠了房租，所以半夜三更的在那裡偷運傢伙，要逃走呢。」瑞福道：「這也難說的。是呀！我記得他那屋子，連個看門的人也沒有的。我把他這混帳的東西，要是我早知道他這樣……瑞福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那警察兵就說道：「來……這裡來。我們大家去。瞧他一瞧再說。」瑞福聽了，就在前領路。

原來他受了這場惡騙。心裡憤憤不平。恨的甚麼是的。只是說不出來。也急着要去看看這個病人。到底怎麼樣。好查問這件事的來歷。所以一聽了警察兵要去看。他就領着先走。兩個警察兵跟在後面。一同前去。其中一個年長的。悄悄對那一個說道。這件事情。看來很是離奇。我想這個人。就是逃跑了那一個的同黨。也說不定的。我們須得要留着神。看住了他纔好。此時瑞福走在二人之前。他們的說話。並沒有留神聽得。當下兩個警察兵。跟着他一同走去。瑞福先自到了抬床旁邊。他伸手把帳門上所結的帶子。輕輕解了下來。又輕輕的撩開了一邊帳門。一面彎下腰去看。一面說道。他是個女人。不會錯的。並且一定是個有病的女人。你瞧他一動也不動。眼睛也是閉得緊緊兒的。差不多就跟死人一樣呢。兩個警察兵也走過來仔仔細細的看了一看。那年紀略長的。忽然冷笑起來道。我想這個人。要是他要他動。只怕

今生今世也不能够的了。你們不看見麼。也是被人家勒死的呢。這根繩子。還在他頸頸子上頭。沒有解下來。瑞福聽了這話。仔細一看。果然不錯。不禁連聲大罵起來。說道。豈有此理。這一定是那個混蛋光棍。幹下來的。怎麼拿來葬在我身上。我倒要趕上去找着了。他問他一個底細。看他拿甚麼話來對付我。瑞福說完了話。就拔脚要跑。他的心裡無非爲的是要去追那人。看官大凡處事嫌疑之際。是斷斷乎不能忽畧的。然而世人每每到了嫌疑之際。偏偏容易忽略起來。猶如瑞福此時。這等舉動。本來是出於無心。而且還是滿肚子不平。要去追尋那個人呢。然而處在這等地步。他未免忘其所。以了。當時果然被那年長的警察兵。兜胸一把抓住了。對着他大喝一聲道。不准你動！瑞福本來是一個使慣了鐵錘鑿子。强有力的人。況且他的本心。又不是一定要趁勢逃走的。只這一把。如何抓得他住。說也奇怪。這一

警察兵有
架子可擺
無怪年來
中國到處
設警察即
到處受騷
擾矣尤無
怪上海居

回他却禁不起這一聲叱喝。聽了這一聲，猶如青天起個霹靂一般，嚇得一身癱軟了。連一動都不能再動了。他的心裏，此刻也就慢慢的明白過來。知到他們疑心自己和那逃跑了的是一黨的了。當下那年輕的警察兵，也把那婦人細看了一番。就對這一個說道：你老說的不差。這繩子還是緊緊的扣在頸頸子上呢。他就不是被人勒死的。也一定是自己上吊死的了。瑞福接口道：既然如此。你們還不讓我去把那男子趕快的找回來麼！你們豈不知道。這一定是那混帳行子作的孽呢？那年長的警察兵到了此時，格外擺出那一副警察的架子來。沈下了臉提響了嗓子。瞪起了眼睛。對着瑞福說道：要捉這個人呢。我們自然也會派人去捉。總用不着你這老光棍費心。你還不知道。我要請你到我們警察局裡去走走呢。他一面說話。一面還把瑞福抓得緊緊的。又回頭對那一個道：小彈子。你在這裡看守了這張

拾床。待我去見了警察長。再派人來帮你拾這屍首。你要小心點。原來小彈子三個字。是那個年輕警察兵的綽號。他本來姓葛。名叫蘭德。生來性格和平。貌亦可親。他自從遇見了瑞福之後。已經細細的打量了一番。胸中已自有了成竹。所以他的見解。與那年長的全然不同。當下聽了這句話。就說道。我看我們現在就把他拾了去的好。況且這位先生。也不像是要逃走的。即使他要逃走。我們有兩個人在這裡。諒他也跳不到那裡去。瑞福聽了這話。不覺發急起來。說道。逃走嗎。我何必要逃走。不要說別的。我就連這個思想也沒有呢。我現在只想幫着你們。把那謀殺這婦人的光棍。尋了出來。除此之外。也沒有第二件事情可辦。一來我自己可以明了心跡。叫人家也知道我鐵瑞福不是個幫兇的無賴。二來拿着了他之後。也可以辦他的罪。替那冤死的婦人報仇。也是一件要事。你們想想。我何必要逃走呢。閒話少說。我

自然也是
正論惟瑞
耳福非其人

們此刻且先到警察局去。等我把這前前後後的情節詳細告訴了瑞福，然後我們再同去找着了那抬床出來的屋子。方纔可以尋點頭緒出來呢。葛蘭德聽了瑞福這一番話，連連點頭道：「這位先生的話出閣，也不錯。此刻自然是要捉拿那犯人是第一件要事，不必耽擱了。這時候叫他走遠了罷。」高利書君在前面抬，等我在後面。我們兩個抬着走，讓這位先生在旁邊跟着去罷。看官，這高利書生來的性情，甚是倔強，不似葛蘭德的好說話。所以正色說道：「我想不如把他兩隻手銬起來的穩當。」從來說，知人知面不知心。知道他現在肚子裏是甚麼意思呢？你不要聽了他兩句話，就老老實實的信以為真呢。瑞福道：「我看不必罷。我本來很願意跟你們同去辦這件事。你何必還要這個樣呢？我們好好的一塊兒走不好麼？」瑞福一面說，一面把他那兩個潤肩膀往上一聳，攢着兩個鉢頭大的拳頭往外一伸，對着

妙○只○怕○神○請○個○來○如○此○繪○不○到○如○此○活○動○如○此○不○出○來○如○此○神○采○也○原○來○也○不○禁○嚇○的

葛○高○兩○個○說○道○你○們○不○看○見○麼○我○要○是○有○心○想○逃○走○非○但○方○纔○不○招○呼○你○們○來○看○就○是○碰○見○了○你○們○我○仗○着○這○一○對○不○生○眼○睛○的○傢○伙○「說○到○這○裡○把○左○手○的○拳○頭○往○上○一○揚」道、這○麼○一○拳○「又○把○那○右○手○的○拳○頭○往○外○一○揚」道、又○是○那○麼○一○拳○不○要○說○就○是○你○們○兩○個○只○怕○再○來○這○麼○兩○個○也○不○能○奈○我○何○呢○。當○下○高○利○書○嘴○裡○雖○然○還○是○很○硬○的○手○裡○却○也○不○敢○再○動○了○。因○爲○葛○蘭○德○一○面○已○經○暗○暗○的○叮○囑○了○他○。說○道○這○種○無○頭○公○案○本○來○很○是○難○辦○。一○切○頭○緒○都○要○在○這○個○人○身○上○尋○出○來○。他○既○然○肯○幫○忙○。正○是○我○們○立○功○的○好○機○會○。況○且○他○是○一○個○體○體○面○面○的○上○等○人○。我○們○只○好○用○軟○工○夫○去○籠○絡○他○。若○是○要○用○強○恐○怕○倒○把○這○件○事○弄○的○僵○了○。斷○斷○不○行○的○。高○利○書○聽○了○。覺○得○很○有○道○理○。所○以○也○就○退○了○一○步○說○話○。因○對○着○瑞○福○說○道○。好○呀○。你○既○然○自○願○同○我○們○走○。我○們○馬○上○就○走○呀○。你○跟○在○我○右○邊○一○面○走○。你○可○不○要○想○跑○。你○要○試○一○試○。我○有○的○是○手○。

底只會說
個強話那
麼一鎗想
是要報他
的這麼一
拳那麼一
拳也一笑

鎗。說。到。這。裡。又。對。着。瑞。福。做。一。個。放。鎗。的。手。勢。道。我。就。那。麼。一。鎗。不。要。說。你。的。拳。頭。只。有。這。麼。點。大。就。算。他。再。大。上。兩。三。倍。只。怕。也。受。不。住。呢。瑞。福。受。了。這。番。欺。侮。的。話。心。中。沒。好。氣。的。要。想。搶。白。他。兩。句。出。出。悶。氣。忽。又。回。想。過。來。這。件。事。虛。者。自。虛。實。者。自。實。且。忍。耐。他。一。會。兒。等。見。了。長。官。不。難。分。剖。明。白。何。必。要。同。這。種。人。計。較。甚。麼。長。短。呢。因。說。道。你。也。不。必。手。鎗。不。手。鎗。我。也。不。想。逃。走。我。們。走。罷。就。依。了。你。的。走。法。就。是。了。說。着。葛。高。兩。個。就。抬。起。了。那。張。拾。床。發。步。起。行。瑞。福。果。然。跟。在。高。利。書。右。邊。行。走。他。走。快。些。也。走。快。些。他。走。慢。些。也。走。慢。些。一。路。往。警。察。局。去。其。實。瑞。福。心。中。並。沒。有。半。點。想。逃。走。的。意。思。只。怕。今。日。看。這。「毒。蛇。圈」的。看。官。也。是。願。表。同。情。的。但。是。他。心。念。之。中。好。像。安。置。了。一。副。電。機。在。裡。面。一。般。頃。刻。萬。變。風。車。兒。轉。的。也。沒。有。他。那。般。忙。法。他。想。來。想。去。想。了。再。想。的。無。非。是。想。把。這。件。無。頭。公。案。弄。個。明。白。一。

面。又。牽。腸。掛。肚。的。把。他。那。位。千。金。小。姐。橫。踰。着。在。他。那。心。窩。兒。裡。面。纏。縛。在。他。那。腦。神。經。上。頭。自。言。自。語。道。此。刻。我。的。妙。兒。不。知。道。着。急。到。怎。麼。樣。呢。他。早。就。叮。囑。過。我。叫。我。早。點。兒。回。去。到。了。這。會。還。不。見。人。此。刻。要。是。把。這。件。事。叫。他。知。道。了。那。纔。要。急。死。了。他。呢。況。且。他。又。是。一。個。工。愁。善。哭。的。人。這。回。事。不。知。又。要。弄。到。怎。樣。了。結。我。自。己。還。得。要。受。他。一。頓。臭。埋。怨。呢。只。怕。今。番。回。去。一。天。到。晚。摠。得。要。吵。吵。鬧。鬧。的。好。幾。次。摠。要。過。了。三。天。五。天。纔。得。安。靜。呢。唉。這。是。我。自。作。自。受。也。不。必。去。慮。那。麼。許。多。了。我。此。刻。要。去。見。的。第。一。個。自。然。是。那。警。察。長。弄。得。不。得。法。還。要。去。見。那。驗。屍。官。呢。這。個。案。子。不。必。說。自。然。是。一。樁。人。命。官。事。了。如。果。這。個。婦。人。是。自。尋。短。見。的。那。個。光。棍。又。何。必。出。了。這。神。出。鬼。沒。的。詭。計。把。這。屍。首。移。卸。到。我。的。肩。膀。上。來。呢。其。中。不。消。說。是。另。有。個。緣。故。的。了。不。料。却。叫。我。來。受。這。個。累。一。時。之。間。非。但。不。能。到。我。相。館。裡。

去塑像。並且要錯過那賽美術的大會呢。事到頭來。這些事也不得不丟開算帳。怕只怕見了警察長。倒要疑我是個罪人呢。方纔那警察兵不早就疑到我了麼。雖然摠有個水落石出的時候。不難證明我是個無罪的人。然而摠是一件沒趣的事。我的姓名。先要上遍了各種新聞紙了。合巴黎的人。本來那一個不知道塑成第九十二隊團練像的鐵瑞福今年賽會。可以望得到獎牌的。此刻鬧的同犯人一般。要到警察局裡去。唉。我以後一輩子。摠不忘了今夜「大客店」的這一頓大餐的了。他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嘴裡咕噥。咕噥的說着。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不覺就到了警察署了。此時他的心思畧停一停。抖一抖精神。要進去見警察局長。不知見了之後。這件事弄得明白否。且待下回分說。

毒蛇圈未必即爲鐵瑞福而設。而鐵瑞福不因不由。恰入其圈中。然後能

演出一部奇文。

瑞福已到警察局矣。幸哉。福瑞之託生於法蘭西也。設生於中國。而遇此等事。則今夜釘鐐收禁。明日之跪鐵鍊。天平架。種種非刑。必不免矣。吾每讀文。明國之書。無論爲正史。爲小說。不禁爲我同胞。生無限感觸。此其一端也。

第七回 緝兇手瑞福充眼線 通姓氏摠巡釋疑心

話說鐵瑞福跟着葛高兩個。抬着那張抬床。一逕投奔警察局來。到得局前。瑞福抬頭一看。恰好一個人。帶着幾個警察兵。剛剛進去。原來這個人是這個地段的一個摠巡。方纔出去向各處分巡地方。巡察了一週。方纔回來的。那高利書葛蘭德兩個。進得局來。就把鐵瑞福這件案子的詳細情形。告訴了他。此時瑞福却站來火爐旁邊。烤火取煖。毫不理會。這摠巡就叫那抬床

被此無頭
公案牽絆
住了他却
還有此閑

抬了進來。此時旁邊那些警察兵們。雖然這種命案。是他們司空見慣的。然而抬了進來之後。他們眼中的視線。沒有一條不是集在這個女屍身上的。就是瑞福也是瞪着雙眼。把他着實看個清楚。看這婦人的年紀。大約摠在四十內外的了。看他那相貌。當年輕的時候。一定是一張縹緞臉兒。但看到他那身裁。却是十分消瘦。想他要是活着。也是一個弱不勝衣的了。光景生前一定受過一番磨折。若不然。就是害過一場大病。然後被人勒死的。再看他身上時。只見蓋上一條粗布單被。身上的襖兒裙兒。都是黑絨做的。却已經舊的在黑顏色裡面。泛出了黃顏色出來了。最奇的脚上。穿着一雙極陋極陋。意第十五的高跟鞋子。脫下鞋子看時。却還穿着一雙絲襪。只是四面八方都有了窟窿的了。那總巡細細緻緻的看了一番。不覺暗暗點頭嘆道。「早年奢侈晚年窮！這婦人從前是個甚麼樣的人格。那就不難一望

而知的了。」還有一樁極奇怪的事。他渾身上下穿的都是破舊不堪的東西。只有縛在頸頸子上的，一根繩兒，却是嶄新的，緊緊的扣在上面。還沒有動過。兩個死疙瘩深深的嵌在肉裡面。兩根繩稍兒拖挂在胸前。所以勒死這句話。是確切無疑的了。至於要知道他是自尋短見勒死的。還是被人家謀死的。那可是要請醫生來驗過。纔得明白的了。當下那摠巡就叫人去請醫生。至於以前的種種情形。雖然據葛高兩個述過一遍。但不過從瑞福初次招呼他們說起。再以前的事。雖然也據他們轉述過。同瑞福對答的話。摠覺得不大明白。所以他對瑞福問道。你就是這樣說法麼。誰知瑞福此刻正在呆呆的看着那個死屍。在那裡出神。不會理會得。耳朵裡忽然聽得有人向他說話。方纔定了神去聽。只聽見那摠巡道。「依你這樣說來。你幫着他抬床的那個人。是你向來不相識的了。此刻叫你再碰見了他。你還認得出來

麼。我覺得你這句話很詫異呢。」我也很知道。這件事說出來好像叫人家難懂的。然而內裡的情形。却是實實在在的。我並不撒一點兒的謊。總而言之。我多喝了一點兒酒。所以纔走岔了路。走到那一個不認識的地方。在那死衚衕裡。轉來轉去。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而劈面來了這麼一個人。我單記得他身上穿一件稀寬的衣裳。頭上戴了一頂極粗的帽子。但是那個地方。離路燈又遠。我却沒有看清楚他的相貌。所以說不出他到底是甚麼樣的一個人。我只記得他生的一嘴鬍子。同我的差不多長短。當時我求他指點我的道兒。他說我如果肯幫他的忙。抬了病人到醫院裏去。他再送我回去。或者指點我的道兒。『那麼你就冒冒失失的答應了他。』「這個呢。隨便那一個都是肯答應的。就是你閣下如果碰了這麼一回事。到了這個地位。你也一定要答應的。而且這是要救一個將近要死的人。我想任是甚麼人。只要

力量做得到。他揔不肯推辭說不幹的。『話是不錯。然而也得要弄個明白。到底真的是個病人不是……到底是這個人告訴你。說他的老婆得了甚麼急病麼。就算是這麼着。這個婦人他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言語。咳嗽也不打一個。哼也不哼一聲。難道你就一點也不知。不會起一點疑心！』『知道的是知道的。但是那人說他的女人已經不省人事的了。又說他這個是老毛病。往往發作起來。有好半天不省人事的。所以我也就不疑心他了。這個呢。我也知道。我自己也擔着一點兒不是。因為我干不該。萬不該。不該這麼相信他。還有一說。當時我的心裡。並不是認真的有甚麼完全的仁義道德。只爲我晚飯的時候。痛飲了幾杯。雖不至於醉到十分十二分。然而於那人情世故上頭。一時之間。却不能分辨出真僞來了。所以糊裡糊塗的就照常情猜度了他。而且也萬萬想不到一個素昧生平的人。請我幫忙。却幫出這

種忙來的。」說也奇怪。這件事他何必一定找着你幫忙呢。而且他怎麼預先就知道你今日晚上走過那裡呢。」我跑到那條路上去。也是可巧的事。他起先未必就知道要碰見我。也不見得一定要找我。你想我問他的話。他還停了好一會纔答應我呢。光景他後來看見我是個吃醉酒的。必定容易上鉤。所以他纔來弄我呢。倘使他不碰見我。又不知是那一個的悔氣了。」然而到了後來在半路上無端的要撇開你走了。你心上總應該想一想了。」我老實講。我實在一點兒也沒有想到這個。當時正在抬着走。聽見有脚步聲響。知道是警察兵來了。那時候我已經是乏的了不得了。他告訴我。說。他要去招呼他們來。給我做個替代。一面就可以送我回去。我聽了這話。喜歡的了不得。你想。我還有甚麼疑心。去想到這個呢。」到了後來。你既然見他沒有招呼到他們。何以你自己又不去招呼他們呢。？唉。那個時候。我

還是以心爲心的呀。那個時候。我何嘗知道這這拾床裡面。是個死人呢。只知道是個病重的人。他既然走開了。不消說的這病人是託付我看守的了。怎麼走得開呢。後來我遠遠的望見了他們兩個。我馬上就叫的。還有一句話。要請你留心的。當時我要是有了絲毫虛心遠遠的看見警察兵來了。那時我雖然是乏了。然而兩條腿還在身上。我不會學那個人的樣子給他們一個溜之乎也麼。那時候就讓你們查見了那張拾床。在床上查見了死人。也不知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還是從地下生出來的。此刻還有我這個人。在這裡答話麼。我非但不溜。並且看見他們沒有留意着我。我就特意的迎上去叫住他們呢。」原來瑞福說了半天的話。那摠巡摠還有點狐疑不決。不肯相信。及至聽了瑞福最後這幾句話。却纔恍然大悟起來。這個却是他沒有殺人的真憑實據。也可以表明他本來是沒有成見的。一面瑞福又接着

好官衙可
發一笑

說道。依我的愚見看來。這些不相干、無關緊要的空議論。此刻也不必多談了。多談也無益。與其白費工夫。在這裡閒磕牙。何如多派些人。到那取出拾床的房子裡去。檢搜一番。或者可以得個眉目。也未可定。這所房子的樣子。我還彷彿有點記得。要是到了那裡。摠還可以指認得出來。這一席話。却又中了那摠巡的心坎兒。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你有了這好條陳。爲甚麼不早點說出來呢。一面說。一面就傳出號令。點派一小隊警察兵。同去檢搜。又叫葛高兩個。也跟着同去。摠巡親自率領着走。瑞福充做眼線。好笑他本來是好好地一個實任雕刻師。此刻却在警察局行走。署理眼線事務。起來當下排齊了隊伍。同時出發。一路向那怪僻的所在而去。不多幾時。已經到了那相離不遠的地方。瑞福就告訴了摠巡。摠巡便改慢了脚步。緩緩而進。瑞福在前。仔仔細細的看那兩旁的房子。爭奈那些小戶人家的房子。家家都

是差不多的。不比那高樓大廈。各家是各家的樣子。容易認識。後來從梧桐街過去。又走了三十多碼路光景。看見一條衚衕。瑞福就停住了脚步。想了一會。說道。不是。不是。我沒有到這裡來過。不如再往前走罷。說着又往前去。衆人也跟在他後頭。走到前面。忽然有一個可以轉彎的地方。瑞福又自言自語道。奇怪。這堵牆好像就是我黑暗裡把頭觸上去那堵牆呢。我們且再走過去幾步看……是呀……這一定就是那個地方了。但是這衚衕的盡頭。怎麼有起幾層台階兒來了。我方纔拾了抬床。來來去去。足足走了有二十分鐘光景。怎麼摠沒有看見呢。不是的。我一定沒有到這裡來過。且說那位摠巡。本來有意遠遠的跟在後面。以便瑞福仔細查探。此時已走近了瑞福身邊。隔不多時。那葛高兩個也走了上來。瑞福嘆口氣道。我可實在懂不得了。這個地方。好像我方纔沒有遇見那人之前。在這裡轉來轉去的。又好

像他後來把我從這裏引到了那邊一條街上。就是我們方纔經過的那個地方！又道。列位可知道了。這幾層台階兒。到底可以通到那裏？高利書道。通到縣署前那塊方場。我們後面這條街。可以通到雕匠街。瑞福道。那麼說。我弄錯了。我記得從沒有上過台階兒。也沒有下過台階兒。高利書道。再走也是不中用的。這裏沒有旁處可通的。除非上了這台階兒。可以通到縣署那邊。還有一面可以通美術街的。要是只管往前走。那就是一個死衚衕了。瑞福聽了這話。在那裏抓耳撓腮的。想不出主意。又想了一會兒。說道。我揔得要去查探一回。而且我想。我一個人去更好。要是可以放我一個人自去的說話。就請列位在這裏等我一等。待我一家一家的細看過去。你們不必怕我逃走。我頂多也不過三分鐘就回來的。那位揔巡聽了。很以爲然。連稱好法子。好法子。必得要這麼個辦法。纔得妥當。不然。闕了這一大堆人。

也是一相
情願如果
他難逃走
豈難捏報
假名耶

西禮偶遇
生人須待
其自出名
氏以通姓
中國之請
教貴姓台
甫此瑞福
之所以發
牢騷也
小小心也

去。倒反怕把他嚇跑了呢。……這位總巡，嘴裏是這麼說，心裏却想道：放是本來可以放他去。看他也不像要逃走的人。然而也得要防備他一着。問明白了他是個甚麼人。萬一有個差錯，也容易找他。……想罷了一會，他便客客氣氣的對着瑞福問道：我們開了半夜工夫，冒昧得很，還沒有請教先生的貴姓，台甫呀。瑞福道：我姓鐵，草字瑞福。做的是雕刻工藝。住在白帝諾街九十九號門牌屋裏。總巡聽了，不覺詫異道：哦！原來是瑞福先生。那是一位極有名的雕刻師呀。久仰久仰。幸會幸會。瑞福答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名沒有名。但是我敢說我不是那犯人的同黨。你也很可以去查一查。到底我說的話，是真的，不是真的。我住的那所房子，是我自己的。已經住了十幾年了。左右隣居，都知到我的。那總巡即忙陪着笑臉道：那是很可以信得過的。方纔錯疑了。實在是冒昧得很。瑞福道：我是一個技師，又是家長，又是地

此時忽又
肥得臘八
路的是酒
人神情

主不是喝醉了酒。何至於這時候還在街上走呢。你看我穿的領子。就可以知道我是個赴席的了。摠巡道是呀。你醉了纔走錯路呢。這裏是舊城子左近。若從這邊波心街過去。不遠就是大客店了。瑞福道。我岔路是走得不少了。我且對你說這緣故。我在大客店散席出來。本來同一個老朋友的兒子同車的。我伴送他回去。到了一條甚麼臘八路。我就下車步行。想繞近道兒回去。纔走了岔路。鬧出這件事來……是呀。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奉懇你。摠巡便道。甚麼事呢。瑞福便不慌不忙的。說出那奉懇的事來。要知他到底懇的是甚麼事。且待下回分說。

瑞福只存了一念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之心。遂致入人圈套。受累無窮。世路險巇。人心叵測。如是如是。瑞福自云。當時並非具有完全仁義道德心。不過酒後忽略世情。僅以常情度之。致入圈套。足見非十二分清醒。不足

若在上海
則有賄通
訪事之法
不必多此
一求矣

以立於社會中。與一切人周旋也。可歎。

將死婦人之屍。細細鋪叙。有匣劍帷燈之妙。

第八回 遭毒手瑞福失明 送歸人摠巡遺夥

話說當下鍊瑞福央告那摠巡道。我想懇求你閣下。把這事不必告訴外人。就是那些新聞紙的訪事人來訪事時。也求你把我的名字隱了纔好。因爲恐怕上了新聞紙。被我女兒看見了。一則累他心疼我。二來我也要受他埋怨呢。摠巡道。這個可以辦得到我。摠替你隱瞞就是了。但是此刻最好。把那取出拾床的地方。找他出來。至於那個罪犯呢。此刻不消說也走遠了。這一會兒。倒不忙着要拿他。只要認得了他的地方。將來摠可以訪拿得到的。瑞福沈吟了半晌道。這所屋子。我也不一定找得出來的。因爲當時那門是開着的。我只記得這房子只有一層樓。百葉窗是綠色的。總巡道。有了這點記

認。那就好找了。但是你可記得那條是甚麼街。路燈上都寫明的。你有留心瞧見了沒有。瑞福道。沒有！我單記得在一條衙底。一堵石牆上。撞過一撞。險些兒把腦子都磕了出來。後來就遇見了那人。引我到右邊的一條窄巷子裡去。那房子就在左邊第一家。摠巡又問道。你還記得那條街的街名麼。路燈上摠是寫的明明白白的。你有瞧過了沒有。瑞福道。那時候有人帶着我走路。何必還要我自操心。認甚麼路呢。只有一層。最可疑的。我記得帮着那光棍拾了那死人。路雖走得不少。到了後來。纔覺得走來走去。摠是在那一條道兒上混跑。摠巡聽了。笑了一笑。瑞福又接着笑道。我想最好還是引我到了方纔我遇見兩位警察兵的地方。到了那裡。我或者可以設法。一路找去。不知你肯派他兩位指引我去麼。摠巡答應道。可以。可以。那葛蘭德本來聽在旁邊。就接口對摠巡道。我們方纔一路走過的。就是梧桐街。這位

聞一
却生我
限感觸
視私怨
於公敵
下人往
皆然吾
此不致
瑞福吾
此不禁
念吾國
公德之
公德之
輩無

先生招呼我們的時候。是在那梧桐街的左邊。一個衙衙口的傍邊。這個衙衙通到那裡去的。我可不不清楚。高利書道。我記得是通美術街的。摠巡道。差不多是的罷。瑞福道。美術街我本來也很熟的。我從前在必甲市相館裡辦事的時。在那裡摠走過幾千次了。近來可許久不到了。但是我怎麼還沒有認出來呢。此刻我們且過去試一試罷。原來瑞福自從踏進了那人的圈套。心中十分忿恨。他那欲得而甘心之念。比那些辦公事的。還切幾分。所以商量定了。立刻就走。而且他心裡還有一層主意。就是要連夜把這樁事情弄個明白。到了天明回去。脫然無累。就可以拿些別話支吾過去。他女兒就一點兒都可以不知道的了。所以他心裏格外比別人着急。當下摠巡同他並行前進。兩個警察兵緊緊跟在後頭。走到梧桐大街。將次走盡時。旁邊現出一條衙衙口。摠巡指着問瑞福道。是這裡不是。瑞福仔細認了一認。

道。一點兒也不錯。那個混帳人就是在這裡丟下了拾床逃走去了的。他們兩位也在這條街上一路走來的。此刻我倒有點明白這個路了。他們兩位只怕是從克利溪大街轉過這裡來的。那混帳人一定是走了別路。所以碰不見他。總巡道是呀。他只怕走的是亞培史街呢。然而我們暫且不必用心在那個人身上。我們且先到這衙衙裡去查探。看是這裡不是。瑞福道。很好。然而最好還是讓我一個人在頭裡先走。你們諒也未必不許的。總巡道答應了一聲。好。那瑞福就大踏步往衙衙裡去了。此時那高利書却在後面嚷起來道。這個穿白領子的。一定是那一個的同黨。這一下子。可把他放掉了。瑞福雖然有點聽見。却不去理會他。只管往前走。兩隻眼睛。滴溜滴溜的一面去認那兩旁的房子。越見得相像起來。覺得這裡就是方纔那人帶他來的地方。他認了一會。又退走了幾步。立定了腳。對着那第一家的門面。

上仔細詳察。哪！你看緊緊閉着的那兩扇百葉窗。不是綠色的麼。哪！你看這房子。不是只得一層樓麼。真是越看越像了。回眼一看。那扇大門。却是敞着的。同方纔初見時是一個樣子。但是他記得那人抬了抬床動身之前。曾把這門反手關好了纔走的。怎麼此刻。却又開着呢。這又奇了。且說此時那些警察兵們。還在衙門口守着。沒有過來。瑞福此時。也不去招呼他們。就對着那大門。直闖的要闖進去。方要踏進門口。忽覺得豁刺刺一聲響。兜頭澆過一盆水。來說也奇怪。澆過來。醜醜灌頂時。明明是一頭一臉的。都是水。這個水澆到臉上。却猶如炭火一般。好像拿燒紅的烙鐵。在臉上烙了一烙。是的。痛得他眼中火星亂迸。不覺大叫一聲。噯。噯。不好了。誰知說還未了。就有個人。把他狠命的一推。推了出來。險些兒沒有倒栽葱跌個筋斗。一面聽得砰訇一聲。把門關了。當時瑞福揉了揉眼睛。要看看到底。是甚麼情景。奇

讀者幸毋
惜乎瑞
曰：未嘗帶
福來也。
警察來而
使瑞福立
帶警察來
則不難立
時禽住即
于此事以
從此取場
便無有以
後種種離
奇情節無
有以無情
節即無有
毒蛇困無
有青蛇困
讀者更從
何處看得
着此種好
小說蓋一
部毒蛇圍
方從此處
起脈也。

怪也不知是上下眼皮連在一塊。張不開呢。還是張開了眼睛。沒了光了。只覺得眼前黑越越的。看不見一點東西。這一來。他可着了忙了。不禁大叫起來。道：瞎了麼！我真是瞎了麼！唉。那一個天殺的。混帳行子。把礮水來澆我麼。他叫了這幾聲之後。自己站在那裡。眼前仍是一點看不見。所以不能走動。心中回想。方纔要闖進那大門的時候。天上的黑雲早已開了。隱隱露出幾點明星。歷歷可數。此刻却是任憑甚麼東西都看不見了。然而他還耐着性子。站在那裡。自己安慰自己。以爲隔了一會兒。自然會好的。但是當時他在黑暗之中。沒有看見仇人的臉面。不免又在那裡自己懊惱。看官。要知道一個人。犯了個雙目不明的毛病。比甚麼都可憐。就以瑞福而論。他一生見過的悅目東西。也不知多少。自此之後。非但不能再看見生平目所未覩的東西。就是從前看見過的。以後也只得拿腦神經去想像的了。就是他最心

愛的女兒。那樣如花似玉的美貌。也不能再看見的了。俗語說。「仇人相遇分外眼明」以後縱使叫他仇人相遇還拿甚麼去分外眼明呢。倒不如呱呱落地的時候。天生就是個瞎子。一生一世永遠不曾看見過一物的。倒還覺得清淨些。閒話少提。且說瑞福當時呆呆的站够多時。自己覺得不能再有望了。不覺舉起雙手。仰着臉。大叫道。唉。女兒！女兒！我那可憐的女兒！其時那位總巡。剛剛走近瑞福身旁相離不過在兩三步之間。忽然看見瑞福這般舉動。又聽得他頻頻的叫女兒。倒弄得不懂起來了。就對他問道。先生。你在那裡幹甚麼。瑞福狠狠的嚷道。他們把藥水澆我的臉。我的眼睛都瞎了。總巡對他仔細一看。道。天哪！這是那裡說起。怎麼你的臉就同把火燒過一般。你的眼睛……說到這裡。瑞福就接口說道。我的眼睛。是瞎透的了。從此一輩子要過黑暗日子了。總巡又急問道。誰弄你的。你說。瑞福

道。他來的突鶻。我也沒有瞧見是甚麼人。因爲那人帶我來過的這所屋子。被我找着了。認得一點兒也不錯了。我就想闖進去看個明白。誰知一腳踏到了他門口。就是豁刺刺的一盆藥水。兜頭潑過來。登時又把我一推。他就把門關上了。不消說。他起先一定藏在這裡的了。摠巡道。就是此刻你面前那個門裡麼。瑞福道。我不敢說。我現在變了個瞎子。一點兒都看不見。怎麼敢亂說呢。且說那摠巡。也不是無情之人。他一想這種情形。也不是盤問他一個人可以明白的。所以恭恭敬敬的對着瑞福道。爲了這件事。倒累先生受這無妄之災。實在對不起得很。我倒忘懷了。此刻最要緊的。是要先把你老人家安頓好。此刻我們還是先回警察局去。馬上請個醫生來看看。我想這個病是要趕緊醫治。或者還可以望好呢。瑞福道。請醫生來。只怕也是不中用的了。還是請你派個人。送我回家去。讓我也可以早點歇歇。你們也可

以等在這裡拿人。我想他還在屋裡。沒有走掉。打進門去。就可以把他拿住了。拿住之後。請你送到我家去。我眼睛雖然瞎了。好得耳朵還沒有聾。一定還可以辨得出他的聲音。這裡我固然待不得。警察局也不能去了。我此刻是在這裡受難呢。總巡道果然。你吃苦的很了。我就照你分付的做去就是了。我馬上去找一輛馬車。派葛蘭德送你回府罷。瑞福聽了問道。葛蘭德。可是方纔我遇見的兩個之中。年紀輕的那一個麼。原來瑞福此時雖是痛苦萬狀。心中却還記得方纔招呼他的兩個警察兵。那個年輕的。比着那年長的。慈善了許多。所以特地問一聲。總巡答道。正是。不錯的。然而你老人家倘使恐怕他們招呼不到。要我親自送去。也可以使得。我就派他們看守這屋子。我來送你回府。交代妥貼了。再來這裡。也是一樣的。……尊夫人在府上麼。瑞福道。我是久繯的了。此刻家裡。只有個小女。總巡道。既是這麼着。我們還要靜點纔

好。不要半夜三更的。張揚得令千金不安呢。瑞福搖頭嘆道。他是甚麼樣。也不中用的了。難道他老子瞎了眼睛。還瞞得着他麼。雖然這細情等我自己去告訴他罷。你閣下要送我回去的話。也可以不必。一則我不敢當。二則這裡拿人要緊。就是那位葛兄送我去罷。葛兄請來扶我一把罷。我在這裡候着呢。當下總巡發了一聲號令。那葛蘭德就走過去。扶了瑞福。緩緩而行。此時百忙中難得他還想得幾句要緊話。對總巡說道。你閣下記好了。這屋子是只有一層樓。窗戶的顏色是綠的。大門是一扇的單門。那人領我來抬床的時候。我還記得那大門的右邊。還有一個白銅的電鈴機關呢。總巡道。多謝先生。我明天再到府去請教罷。那時我或者就提了那混帳東西回來。也未可知。說罷。葛蘭德小心的。扶着瑞福去了。再說那個高利書。他本來生得心腸極硬。性子又倔強。並且始終一口咬定瑞福同那逃走的人。是

一黨的。到了此時，他的心思也就撥轉過來了。俗語有一句說的：「驢遲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又書上說的：「至誠感人。」就是這個道理了。當下那總巡看見高利書依然站在旁邊，就隨口問他道：「你看這事情到底甚麼樣，他就答道：『這位鐵先生，自然是個好人。說的話也不錯。那個弄瞎他眼睛的混帳人，光景還在這屋子裡，論不定他還在裡面聽着我們說話呢。這一句話，把那總巡提醒了，也就不能不小心些。所以走開了幾步，低低的對高利書道：『此刻我們的局長，大約在局裡了。我要到他那邊去一走，順便把等在那邊的小隊，招呼到這裡來，幫你看守這屋子。你且在這裡候着。要是那廝出來，你可要把他拿住的。』你還強壯，可以不必怕他。高利書答道：『我會怕他麼？兩人正在那裡說話，驀地裡瞧見來路上來了一羣人，一逕奔向這邊來。兩人不知就裡，嘿然不語。看他走到那裡，看看走近了，仔細一看，不覺大喜。原來

不是別人。正是方纔帶出來的小隊。走近了總巡跟前。回說是在路上遇見葛蘭德。叫他們來的。已經一面打發人去告知局長。又打發一個去叫銅匠來開鎖了。總巡聽了此話。口中雖不言語。心裡却暗暗的稱讚葛蘭德不絕。明天回了局長。好好的要獎賞他。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說。

瑞福挺身。願作先鋒前敵。偵探罪人。而處處不免於高利書之疑。吁。世情果如是耶。吾不禁爲熱心任事者。同聲一歎。此志士灰心之所由來也。瑞福搶步入門。忽被一盆藥水。兜頭一潑。以致雙目失明。非獨瑞福當日不及料。抑亦讀者今日所不及料也。此是一部書中。大波瀾處。

第九回 擒罪人遍搜陋屋 睹盲父驚碎芳魂

且說當下那總巡暗想道。難得葛蘭德那麼留心。那麼週到。此際已是過了半夜光景了。更深夜靜的時候。那門內的人。斷沒有肯自己開門之理。少不

免要用強。打開門進去。就少不免要驚動了街坊鄰舍。都要來看。雖然不打緊。然而這件事就未免辦得不機密了。要是得銅匠來配對了鑰匙。那就神不知、鬼不覺的。可以進去拿人了。只怕我們走到他床前。把他銬了起來。他還沒有醒呢。我想去見局長。也不過是這個主意。他們既然辦了。此刻我也不必自己親去了。不如留在這裡等那銅匠來罷。於是叫那小隊幾個人。分佈在左右。自己同高利書閒談瑞福的事情。不到一刻工夫。只見警察局長。在前面忽忽來了。那個銅匠。也從別路到了。那局長一到。便對總巡說道。這件事情。很有些蹊蹊。倒不是容易辦的呢。然而我想我們總得要設法幹好他。方纔局裡一個警察員。告訴我。說。他看那屍首的臉貌。很是臉熟呢。說他向來住在舊城子左近的。據他這麼說。不定就是住在這屋子裡呢。但願那個犯人。還在裡邊。這案也就不難明白了。且快叫這銅匠開門罷。我們這裡有了

這幾個人。很够拿他的了。好在他並不是甚麼成羣結隊的大隊人馬呀。當下就叫一個警察兵。拿了回光燈。照着那鎗門。銅匠就來動手。不多一會。撥准了機關。那鎗就開了。掌燈的領頭。先進了大門。然後一個一個的魚貫而入。又有一個掌燈的斷後。還留下兩個警察兵。一個銅匠。站在街心。東西探望。且說那局長。摠巡進得大門。覺得屋中潮濕異常。四壁廂都是灰塵蛛網。還有一股霉氣。直撲到鼻子裡來。就像許久沒有人居住的光景。摠巡對局長道。怎麼這屋子就像空下了許久的光景。局長道。我方纔瞧見那女屍的裝束。也就同化子沒有甚麼分別。以此看來。就是叫他住在這裡。也是很配的。然而也是奇怪。他如果一個人住在這裡。那房租錢。從那裡來的呢。摠巡道。我們找着了這裡的房東。就不難問他房客的來歷了。這犯人只怕就是那婦人的丈夫呢。正在這裡說着。高利書忽然俯身下去。檢起了一件東西。

此等體察
徒以刑求
者焉能想
得到

極剛硬極
偏強之人
却說得出
這種細心
話真是奇
極

來。交給局長。局長接過一看道。奇怪。這麼一個屋子。那裡來的這個東西。衆人聽說。也都圍着過來觀看。在燈光底下。只見是一片嶄新頂好的灑花緞子。這種緞子。只有女人拿他做衣服穿。這一塊就像在那一個女人衣服上扯破了。掉下來是的。大家看了。很是詫異。那局長說道。這位被人謀殺的婦人。看他那裝束。近來光景。斷斷穿不起這種好衣服。我是斷得定的。這又是誰呢。却又奇了。摠巡道。而且這片緞子。並不是剪割下來的。顯然是扯下來的呢。高利書道。想來這潑藥水的一定是個婦人。他潑了藥水之後。立刻就閉門逃走。想是他關門的時候。來得匆忙。被門縫夾住了他的衣袖。其時他心慌意亂。逃走要緊。所以不及開門。扯出就使勁。那麼一扯。扯下了這麼一塊。因為要逃走的慌了。所以掉在這裡的。要說到那男子的話。想來丟了拾床之後。早就逃的無影無蹤了。他因為聽得我們警察過來。所以纔跑了去。

的那裡還敢回家呢。局長聽了。連連點頭道。你這幾句話。說的很有見地。看來這潑藥水的婦人。必定也是他們一黨的了。總巡道。我也是這麼想。當時那男子沒法把那屍首弄出去的時候。這潑藥水的婦人正在這裡看門呢。高利書道。而且用藥水暗裡傷人的事情。總是婦人所爲。他的意思。並不是一定要弄掉人家的性命。只要弄傷了人家的眼目。他就心滿意足了。當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發了許多議論。各人各述了意見。一面用燈在屋子裡不住手的四下裡去照。照了許久。仍然是蛛網塵封。四壁皆是。而且這所房子。大有墻坍塌倒的光景。那裡照得出甚麼東西來。大家都道。這明明是久已沒人居住的房子。何至於在這個地方。鬧出人命案子來呢。正在這裡狐疑不決的時候。那高利書忽然間大嚷起來。道。看！看！你們看！衆人抬頭看時。原來他又發見了牆上一只釘子。離地約有七尺來高。那釘子以下

我於此處
有一疑心
則盛藥水
以澆瑞福
之盆何以
不見是也

兩旁二三尺的牆。却一些塵土也沒。好像纔擦乾淨的光景。地下的脚印。橫一個。豎一個。歷亂異常。高利書指着說道。這裡一定不久有人動過的。論不定這裡就是那婦人吊死的地方呢。局長聽了說道。是呀。這話很有道理。然而你看這釘子。離地有那麼高。摠得要有張梯子。或者有一把椅子。纔可以釘得着呀。這裡却又一樣都沒有呢。摠巡道。我們且先上樓。拿住了人。再來問他這個罷。於是高利書領了頭。一個個都走了上去。四面一望。總共兩間房子。上面除了天花板。下面除了地板。四邊有的是灰塵滿佈的粉牆。那裡還有甚麼長物來。只有火爐旁邊。有這麼幾件破瓶碎罐。幾個牙刷木梳。要找出他一個半個人的影踪來。那可有點難呢。那局長不禁訝道。咦！這婦人跑到了甚麼地方去了。還有心不肯死的。恐怕他上了汽樓。或者藏到衣壁裡去。還要竭力去找。可惜這屋子太小。這兩樣東西。都是沒有的。還有人

高利書只
管會嚷可
笑

獻計。說是一定藏到地窖裡去了。找來找去。連個地窖的縫兒都沒有。於是大家面面相覷。束手無策。都說道。這婦人摠不能飛上天去呀。摠巡道。不要他害了瑞福之後。出其不意。就一溜烟跑了麼。局長道。這也難說。你想這塊緞子。是那裡來的呢。他推了瑞福出去之後。在裡面關門時。扯下來的是無可疑的了……我們再到樓下找罷。於是大家又陸續走到樓下。沒有一會。高利書又大嚷起來。道。你們看呀。還是新的呢。衆人又走了過去一看。原來是一張梯子。一個釘錘兒。又被他發見了。仔細再看時。果然是全新的。猶如沒有用過的差不多。局長道。這却是一件緊要東西。不用說。是他們新近買來的了。我們只要往這左近的店家去打聽。究竟是個甚麼樣人買的。這件事就可以有點眉目了。局長這句話方纔完。摠巡正想答話。忽然那邊高利書又在那裡亂嚷。連忙走過來一看。原來又被他尋着了一扇門來了。局長

道。這可好了。到底被我們找出來了。快出去叫銅匠來開了他。想來這房子是兩面可通的。局長正說這話時。忽然看見那門自己開了。原來高利書隨手把機關旋了一旋。那門是虛關上的。所以輕輕一推。他就開了。衆人往門裡邊一望。却是黑越越的。看不見甚麼東西。拿燈來一照。原來是一條夾道。走到夾道盡頭。那邊還有一扇門。高利書還要旋着機關去開。誰知却是鎖着的。仔細一看。鎖在外面。顯然是那個婦人。從這裡逃了出去。然後把這扇門反鎖的了。於是出去叫了那銅匠進來。把鎖開了。大家出去一看。原來是黑越越的一個小衙術。可以通到大街上去的。大家又是面面相覷。沒個理會。那位局長不禁嘆了一口氣道。他們這幾個罪人的詭計。擺佈得很是巧妙呢。照這麼看來。那位瑞福先生。外邊一定是有仇人的。總巡說道。他們這種算計。我想必然別有命意。斷斷乎不是專門要想害瑞福一個人的。不過。

偏有此閒
情逸致

瑞福不幸可巧的碰在他的圈套上罷了。起初那個拾床的惡棍，分明是看見瑞福是吃醉了的人，所以纔敢求他幫忙拾床，並且瑞福又是先向他問路，明知他又是個不認識路徑的人，何況房子，所以帶了他來，及至撒下了瑞福之後，他一定回到這屋子裡，後來看見瑞福縮了回去，對着他那房仔細認那婦人到了此時，不能不下這毒手，做一個有我没我，我没你的開交，所可疑的，他那裡知道瑞福背後有我們這班人跟着，就預先逃走了呢。但是這一層，我可以斷得那個婦人，非但同瑞福沒有冤讐，並且是瑞福生平絕不相識的。這件事我倒敢同閣下打賭，無論賭甚麼都可以。局長道：你說的這話，很是有理，佩服得很。此刻我們第一着，須要先把那被人勒死的婦人是誰，一向是做甚麼的，打聽了出來，辦這案子，方纔有下手之處。我想要打聽那婦人，也並不難，因為那警察員說的，同他臉熟得很，他雖不是巴黎城裡

有名的人。然而在這一帶的近段。知道他的人很多呢。不表警察局的人員。在這裡商量。且說葛蘭德奉了總巡的號令。伴送瑞福回去。一路上小心扶持。十分周到。那瑞福一路上。一步一步的捱去。心裡却懷着鬼胎。恐怕被女兒知道。不好意思。又是惹他氣惱。又要害他心疼。不知怎麼樣纔得了。後來一想。這時候已經晚極了。我那妙兒。此刻早就睡熟了。我回去時。一聲也不響。不去驚動他。悄悄的上床睡了。將息到天明。如果這眼睛能夠好了。這件事情就可以支吾過去。往後就依然可以過我的太平日子了。瑞福一路上思來想去。只有這個主意。他滿心滿意。以爲今宵可以無事的了。一路捱到家時。葛蘭德把門旁的叫門電鈴機關。輕輕按了一下。不一會。便有一個人開門出來。手中拿了一枝蠟燭。朦朧着一雙星眼。不是別人。正是瑞福心中。腦中念念不忘的。愛女妙兒。原來妙兒因爲他父親往外赴席的時候。曾經

爲人子女
不當作如
是想耶今
之破壞秩
序動講家
庭革命之
人聽者

如聞其聲
如見其心

答應了他早回。他就深窓獨坐的。等他父親回來。迨後越等越不見。回來慢
慢的。等到半夜。仍是寂無聲息。不覺又耽心起來。暗想我父親答應早點回來
的。何以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見人。就是往常赴讌。到了這個時候。也就回來
了。怎麼今日有了特約。要早點回來的。倒反到了這時候。還不見到呢。我父
親最心疼我的。臨行還叫我先睡。我叮囑的說話。我父親一定不肯忘記的。
莫非大客店裡。這班會友。今日又提議甚麼事。耽閣遲了麼。又回想到不是
的。縱使他們要議甚麼事。何時何日。不可議。何必定在這三更半夜的時候。
呢。莫非又是吃醉了麼。唉。我這位父親百般的疼愛我。就當我是掌上明珠。
一般。我非但不能盡點孝道。並且不能設個法兒勸我父親少喝點酒。這也
是我的不孝呢。但願他老人家。雖然是喝醉了。只要有一個妥當的地方。叫
他睡了我。就等到天亮。也是情願的。獨怕是喝醉了。在路上混跑。又沒有個

此之謂父
慈子孝

我讀至此
因想像瑞
福之爲人
必是時常
酣酒的不
然何至累
令愛如此
之執心也

人照應那纔。踏了呢。唉。我的父親。哪。你早點回來。就算疼了女兒罷。他成夜的翻來覆去。只是那麼想。也就同他父親瑞福在路上沒有一處不想着他的一般。但是瑞福在外面遇了那意外之事。有時還想到旁處上去。這位妙兒小姐。却除了想他父親之外。並沒有第二樣心思。所以越想越心焦。幾次要想自己出外探問時。却又時在深夜。諸多不便。一個人呆呆的坐等。急得他幾乎要哭出來。看看夜色越發深了。不由得他越發胡思亂想起來。真是坐立不安。神魂無定。在樓上坐得不耐煩。拿了蠟燭。走到樓下。坐一會。又走到樓上去。等一會。還不見回來。重新又走到樓下。倚在那樓梯扶手上。默默的出神。心中歷亂不定。忽然聽得一聲電鈴聲響。妙兒不覺登時精神煥發起來。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回來了。三步兩步走去。開門。開得門來。往外一看。只見一個警察兵護送着他父親回來。心中倒十分歡喜。以爲是吃醉了。弄到

警。察。局。裡。去。所。以。警。察。長。纔。派。人。送。回。來。的。不。覺。迎。上。一。步。道。爹。爹。回。來。了。酒。又。多。了。麼。……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忽。在。燭。光。之。下。看。見。他。父。親。滿。臉。緋。紅。與。喝。醉。酒。紅。的。大。是。兩。樣。猶。如。揭。下。了。一。層。皮。一。般。兩。隻。眼。睛。腫。凸。起。來。只。嚇。得。妙。兒。芳。魂。飛。越。不。覺。哇。的。一。聲。哭。將。出。來。未。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說。

凡。遇。一。疑。案。到。手。只。要。細。心。體。察。雖。未。必。驟。能。盡。得。案。情。然。亦。未。有。不。略。得。眉。目。者。觀。此。回。於。空。室。中。搜。尋。不。見。一。人。惟。發。見。閒。閒。幾。件。物。件。彼。警。察。中。人。各。述。其。意。見。此。案。之。情。節。已。相。去。不。遠。矣。夫。豈。徒。以。刑。求。者。所。得。幕。見。耶。後。半。回。妙。兒。思。念。瑞。福。一。段。文。字。爲。原。著。所。無。竊。以。爲。上。文。寫。瑞。福。處。處。牽。念。女。兒。如。此。之。殷。且。摯。此。處。若。不。略。寫。妙。兒。之。思。念。父。親。則。以。慈。孝。兩。字。相。衡。未。免。似。有。缺。點。且。近。時。專。主。破。壞。秩。序。講。家。庭。革。命。者。日。

變句着急
話說得似
連似斷似
有條理似
無條理似
地受驚時
確有此情
景

見其衆此等倫常之蠱賊。不可以不有以糾正之。特商於譯者。挿入此段。雖然原著雖缺此點。而在妙兒當夜。吾知其斷不缺。此思想也。故雖杜撰亦非蛇足。(趺塵主人)

第十回 孝娃娃委曲承歡 史太太殷勤訪友

話說妙兒開出門來。看見他父親那一付狼狽情形。猶如當頭打了一個霹靂一般。驀地裡魂魄散飛。心摧膽裂。連哭帶說道。爹爹。你這是怎麼樣了。我的天。哪。怎麼就弄到這麼個樣兒了。這纔坑死人呀。從那裡說起的一面哭。一面說。一面伸手來攙扶。此時葛蘭德在旁邊。看見他那一副嬌啼痴惱的模樣兒。也着實覺得可憐。自家心裡也覺得難受。一面幫着妙兒攙扶。瑞福到了屋裡坐下。葛蘭德料得這件事情。難以隱瞞的了。只得把前後的細情。轉述了一遍。並把此刻已經派人四面兜拿罪犯的話。也告訴了他。妙兒一

面聽。一面抽抽咽咽的哭個不住。聽完了。又哭着對葛蘭德道。我父親生平待人很和氣的。並沒有一個仇人。怎麼會叫人弄到了這步田地。真是不懂。除非是同行嫉妒。或者有之。然而也何至於下這麼個毒手。這是我不可戴天之仇。一定必報復的。還要求你們早點拿住了犯人。照例辦他的罪。纔可以消了我這點惡氣呢。妙兒雖是很巴巴的這麼說。瑞福心裡。却很明白。自知同行中斷沒有這種狠心辣手的人。當下葛蘭德說了聲珍重。便起身告辭。臨行時又說道。明天打算再來探望尊翁的貴恙。順便就通知那拿人的消息。望小姐莫怪冒昧。妙兒道。諸事都仗大力。有事只管隨時請過來。不必客氣。我這裡感激還感激不了。有甚麼冒昧呢。葛蘭德就辭去了。這裡妙兒叫醒了侍婢玫瑰。連夜的弄茶弄水。替他父親洗淨了頭臉。看看他父親那雙眼睛。又是傷心。撲簌簌的那淚珠兒流個不斷。又恐怕他父親知道自己

眞能體貼
眞是孝女

一個的是一個
慈父的孝女
你是看他家
庭之間何
等等客氣却
等等和氣都
從天性出來
流無絲毫
並飾於中
以薄俗內

哭。要。擦。動。他。的。心。事。所。以。由。得。那。眼。淚。直。流。只。不。敢。哭。出。聲。來。一。面。又。問。長。問。短。那。一。處。地。方。痛。那。一。處。痛。得。好。些。眼。睛。怎。麼。樣。了。瑞。福。又。是。愛。女。心。切。那。裡。捨。得。叫。他。半。夜。三。更。的。忙。着。伏。伺。只。說。沒。有。甚。麼。痛。苦。不。過。乏。力。點。我。要。睡。了。我。的。兒。子。也。去。睡。罷。妙。兒。連。忙。開。了。衾。枕。伏。伺。他。父。親。睡。下。瑞。福。道。我。兒。子。也。睡。罷。難。爲。你。辛。苦。了。妙。兒。道。孩。兒。還。不。想。睡。爹。爹。不。要。說。話。了。靜。養。點。罷。瑞。福。道。唉。癡。孩。子。你。好。好。的。睡。罷。我。不。會。死。的。你。不。要。白。白。的。辛。苦。！。妙。兒。忙。道。睡。睡。孩。兒。就。睡。爹。爹。靜。養。點。罷。……。孩。兒。去。睡。了。說。着。放。重。了。腳。步。退。了。出。來。順。手。帶。上。了。房。門。打。發。玫。瑰。去。睡。了。停。了。一。停。復。又。輕。輕。的。推。開。房。門。悄。悄。的。走。了。進。來。遠。遠。的。離。開。他。父。親。的。臥。榻。坐。下。獨。自。一。個。人。在。那。裡。苦。楚。瑞。福。眼。睛。瞎。了。那。裡。知。道。他。坐。在。旁。邊。呢。又。奔。走。了。半。夜。人。是。乏。極。的。了。此。刻。的。痛。也。稍。爲。定。了。所。以。捱。着。枕。頭。便。呼。呼。的。睡。去。只。有。妙。兒。

金之法淘
之恐亦不
可得一

此事與他
何干却能
引爲己咎
雖欲謂其
非純孝不
可得也天
性此我讀
至

一。個。獨。對。孤。燈。千。思。萬。想。想。到。父。親。的。眼。睛。不。知。能。有。復。明。之。一。日。沒。有。但
願。請。着。個。好。手。的。醫。生。醫。好。了。那。就。可。以。慢。慢。的。報。仇。雪。恨。萬。一。醫。不。好。呢。
叫。他。老。人。家。下。半。世。怎。麼。過。日。子。想。過。一。陣。又。心。酸。一。陣。聽。得。他。父。親。睡。熟
了。又。拿。了。蠟。燭。輕。輕。的。走。到。床。前。彎。下。腰。來。仔。細。去。察。看。一。番。看。了。那。紅。腫
的。樣。子。不。覺。又。滴。下。淚。來。輕。輕。走。了。過。來。呆。呆。的。坐。着。在。那。裡。懊。悔。暗。想。我
往。日。仗。着。我。爹。爹。疼。我。不。論。甚。麼。事。我。撒。起。嬌。癡。來。爹。爹。沒。有。不。依。從。我的
今。日。這。個。宴。會。如。果。我。也。撒。嬌。撒。痴。不。讓。他。去。他。自。然。也。就。不。去。了。那。裡。會
闖。出。這。個。窮。禍。來。唉。妙。兒。呀。這。纔。是。你。的。大。大。的。不。是。呢。怎。麼。應。該。撒。嬌。的
時。候。你。却。不。撒。呢。此。刻。害。得。爹。爹。瞎。了。這。纔。是。你。大。大。的。不。孝。呢。他。心。裏。提
着。自。己。的。名。兒。在。那。裡。懊。悔。又。是。手。裡。攢。緊。了。十。個。纖。纖。玉。指。嘴。裡。挫。碎。了
三。十。二。個。銀。牙。巴。不。得。能。殼。自。家。一。頭。撞。死。了。或。者。可。以。稍。謝。不。孝。之。罪。終

此幾欲代
妙兒墜淚
也

沒了眼睛

夜的左思右想。不覺天色已明。連忙出來叫起了玫瑰。盥洗之後。便忙着去請醫生。不一會瑞福也醒了。妙兒便親手輕輕的代他梳洗。又伏伺用過早點。醫生也來了。妙兒引他看了病人。又告訴了得病的緣由。醫生先用藥水同他洗過傷痕。開了藥方。叫撮藥吃。妙兒問道。請教先生。家父這雙眼睛還可以望復明麼。醫生道。竭我所長醫去。還可以復元的。小姐放心罷。妙兒聽了。方纔覺得略略放心。從此妙兒天天親自伏伺父親服藥。洗藥。至於一切茶水。飯食。起臥。一切都是必躬必親的。日夕都是眼巴巴的望他父親雙眼復明。誰知過了七天之後。那醫生却回絕了。說道。這雙眼睛是瞎定了。從此無望的了。妙兒聽了。那一番懊喪。自不必言。只可憐這位有名的良工。從此要與那妙技長辭的了。此時妙兒報仇之心更切。瑞福却處之淡然。以爲眼睛既然瞎了。是不能復明的了。又何必多此一舉。所以他從此之後。一切都

偏能達觀
可發一笑

可謂慈孝
交盡

付之達觀。把從前一切的希望。也都捐棄了。他生平想作大工藝家的想頭。也都付諸流水了。但是自從失明之後。事事不離妙兒。要他不離左右的伏伺。他心裡着實說不出的難過。所以連日竭力掙扎。要自己摸索。並叫妙兒照常的到外頭去耍樂。不必左右不離。恐怕添了他的傷感。妙兒那裡肯聽。他說這是做女兒的本分。就是捐棄了一切的快樂。也是應該的。就是婚姻一節。他也毫不在意了。那位賈爾誼。本來是他自家看中意了。要嫁他的人。那天他約定了來見瑞福的日子。果然來了。妙兒對了他。也是沒精打彩的。只淡淡的說了幾句尋常寒暄的套話。就沒有甚麼知心話再談了。賈爾誼看了這個情形。也想不出甚麼別的話來說說。然而他心裏却恐怕悞了這一段滿心滿意。日夕圖謀的美滿良緣。所以要求着妙兒。許他天天到這裡來探望一次。可以借此勾搭住了。不致冷淡到底。可憐瑞福起初的主意。本

來要等賈爾誼到來之後。飽飽的看他一番。看他到底是配得上妙兒的不是。因爲他自以爲閱歷已久。這相人之術。是確有把握的。此刻他只得以耳爲目的了。他聽得那賈伯爵的聲音。天然生得清脆柔懦。宛轉可聽。而且辯才無礙。出口成章。談吐之間。當說的話。他就滔滔汨汨。不當說的話。他從沒有出過口。就是他初次來的一蹣。瑞福已經是十分願意的了。他起初雖然竭力阻止。很不以爲然。此刻他反催着妙兒。叫他趕快選定一個日期。完了這一段美滿姻緣。也可以解解自家的愁悶。誰知妙兒反不肯答應。一定要等到他父親舉動如常。在家中行走。不用攙扶。然後纔肯再議這件事。至於賈伯爵一面。不過照朋友一般看待。雖然也許他不時來談談。然而碰了這位小姐發煩的時候。仍舊是一聲擋駕。不許進來。瑞福也不好勉強他。只得由了他去。那位白路義。從此也差不多天天到鐵家來走動。因爲他知道瑞福

這個意外之變。是同他那天晚上分手之後。走岔了路。鬧出來的心裡着實過意不去。所以他從此以後。一有了空兒。就到瑞福那邊。同他談天解悶。但是他的來意。與那位甚麼賈伯爵不同。賈伯爵一心是爲的妙兒一段姻緣。白路義一則明知妙兒意有所屬。二則他在這婚姻上面。本來未曾放在心上。這是他在大客店。曾經對瑞福說過的。所以他每來了。只帮着妙兒侍奉瑞福。引得瑞福終日歡笑。使妙兒不至於愁悶罷了。故此白路義來了。總在瑞福那邊週旋。談談各種藝術。有時又把各種美術的新聞紙。選了出來。念給他聽。這都是瑞福平生最歡喜的。從此就不覺得很寂寞了。那妙兒看見白路義這麼用心。着實的看重他。愛敬他。又是感激他。至於他的人格才貌。同賈爾誼比較起來。也實在無從軒輊。但恨相見太晚。自己已是心許了賈爾誼。只可以兄弟姊妹的情分。相親相愛的了。白路義的妹子白愛媛。從此

也在鐵家走動。白小姐的家況雖貧。那一種荆釵裙布。貞靜雅潔的態度。出落得別樣風流。妙兒見了他。不消說的。也是同他十分親密的了。他兩個相親相愛。真同同胞姊妹一般。並且他兩個年紀不相上下。相貌亦難判低昂。性情又復相投。越發的見得是一對玉人兒呢。且說妙兒年紀雖輕。他處置一切家務。却還井井有條。自從他父親失明之後。他一手督理家政。頗能有一條不紊。每日早起。先代他父親櫛沐梳洗。然後一同早餐。早餐的時候。又親手遞給他那種匙盤刀叉等食具。瑞福也就漸漸熟習起來。遇了天氣晴和的時候。又扶他到公園裡面去散步。在花叢裡小坐。隨意談天。或是扶他下樓。到相館裡去。終日談笑。他所塑的第九十二隊團練的肖像。工程已經過了大半。這件事外面很有人稱道的。刻下由他的門徒陳家薰代爲完工。完工之後。就要送到美術大賽會中去陳設的。這大會不上兩個月。就要開了。

且說瑞福此時的傷痕已經全愈了。除了眼睛看不見之外。其餘被葯水爛傷的地方。都醫好了。一切舉動。也漸漸覺得方便起來。心也定了。依然是那一頭拳曲的頭髮。滿嘴倒捲的鬚子。終日裡閉着一雙眼睛。越發的像那大花園裡的銅人兒了。且說他那相館。最是透光。明窓淨几。佈置幽雅。一切陳設。却又甚是富麗。裝璜的又甚爲繁華。大凡做這一行生意的。大概總是這樣。這個爲的是招徠之計。此時瑞福失了明。在相館裡消遣的時候最多。因此妙兒格外留意。把那相館粉刷得煥然一新。添置了許多器具。又把各種的磁銅古玩。都移到那裡來陳設了。瑞福終日沒事。就一件件的去撫摩玩弄。然而眼睛看不見。只好手裡明白的了。從此之後。這房子那裡還像個相館。不知道的人。走了進來。還要當是他們家族聚樂的地方呢。那位白愛媛小姐。也不時到這裡來。妙兒就把他安置在壁角裡一張桌子上。很是幽靜。

他所以天天帶了銅絲紙絹那些材料來。嘴裡只管談天。手裡依然可以紮他的花。從此一舉兩得。不致累他費時失業。所以來得格外的勤了。有時他哥哥不來。他獨自一人也來了。弄得那位麗娟小姐。心裡漸漸的有些妒忌起來。這就可見得他兩個的要好到十分十二分了。他們這種日子。實在過得逍遙得很。就是瑞福。雖瞎了眼睛。然而習慣了。倒覺得清淨。一日午飯之後。白小姐又來了。瑞福正在同兩位小姐在相館裡邊閒談。陳家鼐也在那裡做那團練像的完工生活。忽然那侍婢玫瑰。進來報說。有兩位女客要求見主人。妙兒道。你是很應該知道的。我父親現在不見客呀。玫瑰道。我也這麼回過他。他們一定要見見小姐。內中有一位。就是史太太。妙兒一聽到了。是史太太。心裡就不快活起來。想道。這等人。不過是快活時候的酒肉朋友罷了。斷不能講甚麼道義之交。患難之交的。不然我父親遭了這回事。他豈

有。不。知。道。的。早。就。該。來。探。望。了。何。至。於。到。這。個。時。候。再。來。呢。這。等。人。還。有。甚。麼。可。以。同。他。交。處。的。因。對。玫。瑰。道。你。就。同。我。回。絕。了。他。只。說。我。有。事。不。見。客。瑞。福。道。我。的。兒。你。不。要。這。麼。使。性。人。家。好。好。的。探。望。你。你。左。右。又。閒。着。沒。事。那。有。個。回。絕。人。家。的。道。理。年。紀。輕。輕。的。不。要。這。麼。着。玫。瑰。你。給。我。好。好。的。請。進。來。妙。兒。正。在。沒。好。氣。一。瞥。眼。看。見。白。小。姐。站。起。來。要。走。連。忙。走。過。去。一。手。按。住。道。你。不。要。走。我。還。有。話。同。你。說。他。們。來。了。我。也。不。過。略。略。的。應。酬。幾。句。罷。了。說。着。白。小。姐。就。依。然。坐。下。妙。兒。回。頭。見。玫。瑰。仍。舊。站。着。沒。有。動。因。說。道。去。請。他。們。進。來。玫。瑰。翻。身。去。了。不。一。會。果。然。見。史。太。太。同。着。一。個。標。緻。女。子。一。同。進。來。未。知。進。來。之。後。有。甚。麼。話。講。且。聽。下。回。分。說。

此。一。回。專。寫。妙。兒。之。承。歡。瑞。福。之。體。貼。無。論。狂。妄。之。輩。講。家。庭。革。命。者。所。夢。不。得。到。即。家。庭。專。制。者。亦。斷。斷。乎。不。能。臻。此。境。界。父。女。之。間。無。一。處。不。

是天性。無一處不是互相疼愛。真是一篇教孝教慈之大文章。

(躡塵主人)

第十一回 顧蘭如呈身探瑞福 陳家鼎立志報師仇

話說那位史太太。是一位極壯健的婦人。年紀約有五十來歲。看他那臉龐兒。他年輕的時候。不消說也是很標緻的。可惜他中年以後。身子漸漸的發胖了。到了後來。慢慢的就生成了一副癡肥的樣子。不知道他的人。倘使見了他。還要當他是個市井裡面的管店婆子呢。那裡看得出他是個豪華富貴中人來。今天他同來的那位婦人。却生得與他大不相同。明眸善睐。笑靨宜春。看他的年紀。至多也不過三十四五歲。恐怕還不到呢。那烏雲髻上。罩着一頂潤邊的帽子。翠袖迎風。長裙曳地。越顯得柳腰雲鬢。杏臉桃腮。那臉上大有却嫌脂粉污顏色之概。更兼天生就的玲瓏活潑。越顯得他態度輕

塑像也抄
藍本可發
一笑

盈。這。麼。一。個。傾。城。傾。國。的。美。人。縱。使。瑞。福。眼。睛。不。會。壞。的。時。候。親。眼。見。了。只。怕。也。不。容。易。模。範。得。出。來。呢。瑞。福。往。常。想。塑。一。個。極。標。緻。的。自。由。神。總。慮。沒。有。一。個。好。模。範。此。刻。可。惜。他。瞎。了。不。然。他。一。定。要。把。這。位。美。人。的。面。貌。照。抄。下。來。做。個。藍。本。呢。閒。話。少。提。且。說。史。太。太。進。得。門。來。就。對。妙。兒。說。道。我。的。乖。乖。你。家。裡。出。了。事。我。一。向。沒。有。來。瞧。你。你。可。要。怪。我。然。而。我。却。有。我。的。道。理。呢。……妙。兒。聽。他。獨。對。着。自。己。說。這。兩。句。抱。歉。話。並。不。同。他。父。親。招。呼。就。滿。肚。子。不。快。活。起。來。所。以。不。等。他。說。完。就。要。打。斷。他。的。話。頭。用。手。指。着。他。自。己。的。父。親。說。道。太。太。這。就。是。家。父。呀。史。太。太。扭。過。頭。來。一。看。道。阿。隋。天。爺。爺。我。許。久。沒。有。瞧。見。瑞。福。先。生。此。刻。竟。認。不。出。來。了。實。在。對。不。起。得。很。瑞。福。接。着。答。應。道。是。呀。這。也。難。怪。因。爲。我。就。在。近。來。這。幾。天。把。樣。子。都。改。變。了。說。也。奇。怪。一。個。人。傷。了。眼。睛。這。臉。貌。自。然。是。會。兩。樣。的。史。太。太。道。虧。你。受。了。這。麼。一。

番苦。此刻貴體倒還康健。你女兒當時不知怎麼樣難受呢。連我也是想着了。就心痛。屢次要來探望呢。又恐怕反爲攪擾不安。所以不敢。前天幸得有位好朋友。賈爾誼君。告訴了我。說你老人家差不多痊愈了。所以今日纔敢來呢。想這位賈君是時常到府上來的。我們來的時候。還商量着說。恐怕被你老人家攆出去呢。瑞福道。那裡話來。勞駕得很呢。而且我是個最愛作樂。最愛熱鬧的人。要是你肯把你府上往來的相好朋友。都帶了來。我更樂呢。果然那麼着。我們這相館。也可以設一個小小的跳舞會了。妙兒聽了瑞福如此回答。心裡着實難受。你道爲着甚麼來。因爲他一心一意的只望他父親快活受用。誰知被史太太這麼一撩撥。他倒發起牢騷來。一面忽又想着了那位婦人。不知他冒冒失失的帶他來做甚麼。仔細看他時。但見他眼光流射。坐在那裡。好像很不舒服是的。此時瑞福躺在一張有攔手除靠背椅

所以他獨
能望見玻
璃窗外事
也記着

子上。愛媛小姐低着頭。在那裡做他的活計。陳家鼐却蹲在一張高凳上邊。妙兒心上也不以那女子爲足重輕的。史太太一看。沒有人去睬他。事總不妙。於是嬉皮笑臉的道。阿呀。我好糊塗呀。只管同瑞福先生談天。把一位顧蘭如。姑娘。忘在一邊了。等我趕緊給你們各位引見引見罷。他是一位大詞曲家。真是詞章領袖。仕女班頭。方纔從俄羅斯回來的。承他的情。許我下禮拜三在舍間獻技。今天他來請我時。我剛要出門。所以同來府上拜望拜望。……說到這裡。還沒有說完。那位姑娘就微綻朱唇。輕舒皓齒的。對着妙兒說道。小姐……我本不應該這麼冒昧的登門。不過被史太太拉着同來。所以沒法。但還有一線可想的地方。因爲我向來仰慕尊大人的大名。每要想求見。可奈總沒有機會。今日雖說來得鹵莽。在我却可以了此夙願的了。瑞福聽得他說話宛轉。猶如燕語鶯聲一般。心裡很是快活。而且天下

的人。總。是。好。名。的。多。那。位。女。曲。師。又。是。恭。維。得。體。言。語。從。容。瑞。福。豈。有。不。樂。之。理。所。以。徐。徐。的。笑。着。道。「這。麼。說。來。我。的。聲。名。居。然。跑。到。了。俄。羅。斯。去。了。這。個。我。可。真。是。夢。想。不。到。的。」你。老。人。家。的。大。名。那。邊。知。道。的。人。很。不。少。但。我。却。不。是。到。了。那。邊。纔。曉。得。的。我。本。來。是。法。蘭。西。人。在。聖。彼。得。堡。搭。班。唱。戲。大。約。有。一。年。光。景。幸。得。到。處。都。有。人。賞。識。所。以。這。回。回。來。了。倒。又。懊。悔。了。」

「你。在。這。裡。也。總。得。唱。呀。你。怕。這。裡。沒。有。人。賞。識。麼。就。是。我。就。很。想。聽。你。的。妙。音。你。提。起。來。我。耳。朵。裡。先。就。癢。癢。想。你。也。不。至。於。推。辭。我。罷。因。爲。我。此。刻。眼。睛。壞。了。可。憐。這。雙。眼。睛。從。此。沒。有。享。福。的。日。子。了。只。好。儘。力。拿。着。耳。朵。去。享。福。的。了。我。還。想。給。你。塑。一。個。半。身。的。肖。像。呢。尊。嚴。不。必。說。自。然。是。標。緻。的。」陳。家。鼐。忽。然。在。旁。插。嘴。道。豈。但。標。緻。我。看。見。這。位。娘。娘。眼。睛。也。花。了。還。狐。疑。是。天。仙。下。凡。呢。」一。句。話。說。的。大。家。都。笑。了。」顧。蘭。如。也。不。覺。笑。了。一。

不圖以耳
爲目之說
竟能實行
豈非奇事

非但詞曲
家還善於
詞令呢

笑瑞福道。「我這個敵門徒。向來是心直口快。從不說謊的。他既這麼說。自然是真的。你們瞧。我眼睛雖然看不見。我的耳朵就可以聽出他標緻來。世人往往說道。聽塗說一流人。是以耳爲目的。要像我這樣。以耳爲目。也不錯呢。」說的衆人又笑了。「瑞福又道。娘娘。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馬上拿塊白石來當場試驗。你看可像不像。但不知你願意麼。」我有甚麼不願意。還是求之不得的事呢。就怕我這種蒲柳之姿。白白的勞了你老人家的神。還塑不像呢。並不是說你老人家的技藝不精。因爲我這種平庸的相貌。生來就沒有精采。那裡會像呢。」那倒不至於我。另有一個法子。只要用手摸摸。就可以照樣塑出來的。只是不敢放恣。」那有甚麼要緊。只管請摸就是了。」「我的十個指頭。簡直可以當得眼睛用呢。試過也不止一次的了。我從前塑像。遇了燈光。接不着日光的時候。我往往在黑暗裡。用手不用眼的。這也

是熟能生巧。我纔說的以耳爲目。這可又是以手爲目了。」這却難爲你了。依我想來。這個手藝。比甚麼都難呢。」那也沒有甚麼大難。我記得從前有一位大畫家。杜高納先生。是天生沒有手臂的。他下了苦工去學畫。居然也叫他成了名。何況我並不是天生沒有眼睛的。不過近來纔失明罷了。雖然我那妙兒。有了這麼一個父親。也足以自豪的了。」你老人家真是能毅在失意的時候。顯出大本領的。像你老人家這樣大才。又有這麼一副雄心。這麼一副毅力。世界上是少有的。那得叫人不欽佩呢。」我如果一灰心。我那女兒更不知愁苦的怎麼樣呢。我就這麼一來。已經傷了他的心了。」瑞福正在談得高興。史太太忽然接着問道。老先生。你提起那天那件事。到底是個甚麼情形。我倒要請教請教了。我到此刻。還沒有知道這個細情呢。不過聽得賈爾誼君說。你那天晚上。走得不巧。被一個不相識的人。偶然失手。錯

我也說他
們疏忽極
了

把你的眼睛弄瞎了。並且……說到這裡。瑞福就接着說道。這件事。我們不必再提了。那也是我應該受的。妙兒道。爹爹。你怎麼說出這句話來了。那個罪犯早晚總要拿到的。拿到了。然後……顧蘭如搶着問道。甚麼。還沒有拿到麼。那班警察偵探真是疏忽極了。瑞福道。可不是嗎。妙兒道。太太。你們可相信。我爹爹自從那天晚上回來之後。從沒有傳去見過官。質問一句不過當時被那警察長問了幾句。就算了。瑞福道。其實呢。就是再叫我去。我也沒有甚麼話好說的了。我應該說的話。當時已經說了。又說的了。妙兒道。然而這件事情。辦的怎麼樣了。也得要來告訴我們一聲。何以連那天來過的警察兵。也絕跡不來了。他說一有了消息。就來通報。難道這好幾天還沒有一點兒消息麼。並且我親口答應。許他來的。正是事有湊巧。正說到這裡時。只見陳家鼐。指着玻璃窗外。道。小姐。說着他。他就來了呢。妙兒道。你那裡知

墳墓一段
決非原書
所有雖然
此是正經
議論者
幸勿以閒
文視之
心負作者
苦

道就是他。陳家鼐道。我雖然不認得送先生回來的。那個。然而我看見一個警察兵。正在望着我們家來呢。不是他是誰。且說這個陳家鼐。渾名叫做「自來學生」。你道爲甚麼來呢。因爲他有一天在路上游蕩。瑞福看見他年少聰俊。似乎可以造就。就把他喚進門來。取他做個徒弟。並沒有人介紹他來的。所以得了這麼一個雅號。他本來也曾學過石工。同瑞福年輕時差不多的。不過他專門鑿那墳墓上頭的石件。原來文明國人的墳墓。很是考究。並不是就這麼一堆土。就算了的。他們在這上頭。也是用的合羣主義。大抵一處地方。有一處的公墳。此種公墳。就由大家公舉了董事經理。永遠栽培得花木芬芳。就如公園一般。這個法子。比了交托自家子孫。還可靠得萬倍呢。因爲自己子孫。保不定有斷絕的日子。即不然。也有敗壞的日子。那董事却是隨時可以公舉。更換的。更換的補充。補充的補充。永遠不會敗壞的。有了這麼

所謂子孫
者亦天地
間一蒼生
耳

陳家爺是
此書中一
個愛整人
物所以特
叙其人品
歷史

一個大大的原因。所以他們歐美的人。看得自己的子孫。是個國中的公產。同他自已倒是沒有甚麼大關繫的了。所以無論男也罷。女也罷。生下來都是一樣的看待。不分軒輊的。倘是不用這個法子。死了之後。除了子孫。請教還有那個來管你呢。所以就要看重子孫了。閒話少提。且說陳家爺從前所學各種鑿石的技藝。也很工細。字母花紋。式式俱會。因為他們墳上用的東西。種類很多。如天仙女。十字架。碑。碣。杯。壺。之類。都是用白石雕琢的。所以他的本領。也就很可觀了。自從到了瑞福館裡。略一指點。上手就會。把個瑞福喜的甚麼是的。所以一向很疼愛的。看得就同自己子姪一般。那家爺也是知恩報恩。很講服從主義的。不像那浮躁少年。動不動講甚麼天的學問。當與天下共之。自己有點子學問。傳授給別人。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的話的。人一般見識。所以自從此番瑞福被人暗算了去。他也哀痛非常。立誓要把

如今世界
上都是細
心人

仇人的計畫偵探一個明白。可以替他先生報仇雪恨。所以他天天歇工之後。就在外面暗暗的打聽。他又生成的高大身裁強壯有力。面色帶黃。猶如黃種人一般。留了一部短鬚。人品既已生得粗魯。他還不甚講究修飾。其實倒是一個粗中帶細的人。粗心一看。他那樣子。就好像一言不合。就要揮拳是的。誰知他的心腸極善。極有血性。你若是同他要好了。他要格外同你要好。凡係這種朋友。遇着你有患難的時候。他就是赴湯蹈火也肯去。出死力救你的。這就是帶點粗的好處了。要是細心一點。就有了城府。懂得利害。連一點點的干係都不肯擔的了。那位白小姐。起初見了他時。未免覺得一驚。後來天天在一塊兒。仔細看看他。倒是混然一塊天真毫無私曲的人。所以也同他漸漸親愛起來。這也是身世相同。所以纔格外的你憐我愛。此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陳家薰在玻璃窓裡。望見一個警察兵。望着自家門首而

來就認定是葛蘭德。說道：「這纔是說着曹操。曹操便到呢。妙兒還當他是胡說。不一會。侍婢玫瑰果然進來報說。葛蘭德來了。妙兒忙叫快請。未知葛蘭德進來。有甚好消息。且聽下回分說。」

上回極寫父女之誼。此回却又極寫師生之誼。是直今日社會之教科書也。然而吾知必有議其後者。曰：「奴隸性質。」（研塵主人）

第十二回 假恹惶一番議論 潛踪跡暗察行藏

且說葛蘭德進得門來。脫帽在手。此時除了瑞福之外。人人的視線。都集在他的身上。愛媛妙兒都起身迎他。真正當他是個良友一般。瑞福更是感激他屢次的照應。所以聽見了。就招呼他。說道：「我那女兒纔在這裡怨你。說你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了。我自己也在這裡妄想。以爲你忘了這裡的事情了。誰知想着了你。你就來了。實在令人感謝得很。古語說：『遲來勝于不

偏是他問
所謂假痴
假呆也

來。』你雖來遲了些。究竟不是絕足不來呀。』葛蘭德道。』我們公事忙。終日不得閒。所以不能早來。這是一層。還有一層。似乎總要等着了一點兒消息。來了纔有點意思呀。』于是妙兒就問道。』那麼着你來得必然有消息的了。』葛蘭德答道。』是有的。小姐。但是不甚緊要的。不過那個被人謀斃的婦人。我們查得了他生前的事業姓氏了。』顧娘娘道。』什麼！謀斃的婦人麼？』他說了這話。看他的神氣。很是以爲奇異。就同沒有知道其中緣故似的。葛蘭德口裏答了一聲。』是。』眼睛望了他一會。也像很詫異似的。隔了一會。他又說道。』因爲他雖沒有好日子過。到底不是要尋死路。自己甘心上吊的呀。他生前那幾年。在街坊上行歌乞食。非但快樂很少。抑且進益很微呢。但是……說到這裡。瑞福接着就說道。』他穿的衣服。真像化子一樣。提起了。我還記得他躺在睡床上的光景呢。』葛蘭德於是又往下說道。』他

倒不是窮慣的。他以前是箇女優。曾經養過馬車。很潤綽的。然而一個人不能永遠艷麗的。他色衰之後。剩錢不多。又遇了沒良心的少年。不久就用罄了……瑞福聽到這裡。忽然想着了妙兒。恐他心上不舒服。所以急急的止住他。說道：「朋友。這些底細。我們不必去管他。他到底姓什麼？」「他的真名叫做『馬秀蘭』。然而他在戲園裏。另外有個名字的。他住在（舊城子）那邊。已經窮了幾年了。那邊人家都叫他做馬老娘子。他住在公家坎山後面一個草棚裏。那種地方。叫我去養狗都不願意的。」「那麼說來。他不在自己屋裏死的。」「不是。先生。美術街那座屋子空關了五六年了。但是他有錢的時候。是住過的。他的錢。也是在那邊爲了一個美少年使光的。他離開的時候。還把家伙抵的房租呢。」顧娘娘插口問道：「那個男犯是誰。有查到沒有？」葛蘭德道：「還沒有。娘娘。他同他往來很秘密的。那婦人光景好的。」

時候。他也不是常去的。他一窮。那人也就絕跡了。舊城子那邊。從前有人見過他的。如今可惜都忘了。恐怕他倒是個罪魁禍首呢。」瑞福道：「那麼着。那人比我還高。上下唇都有鬍子的。」葛蘭德道：「要是他。他也必然改扮過了。況且你帮他抬那床的也許另是一個。而且不止他一人。還有個婦人同他一黨呢。」瑞福道：「那一定是澆藥水在我頭上的婦人了。葛蘭德歎息道：「那自不必說了。而且我們一個同事。在那門縫裏找得一塊花緞。是急忙之際。夾在那門縫裏的。確是憑據呢。那間屋子。兩面都可以進出的。當時那人一定用馬車等在後面大街上。然後才能把那婦人載去。所以沒有被我們撞見。可見他們的算計。很是聰明周到呢。那箇死的不是被他們二人勒死。就是逼不過了。自己上吊的。因爲那位驗尸的醫生說。身上一點兒傷痕沒有。不過頸頸子上有個繩疙疙瘩兒。揣度其情。當時一定把他高高懸起。

使他不能掙扎。所以纔得無傷可尋呢。」史太太聽了，縐眉搖頭道：「好利害吓。世界上竟有這種狠心的婦人嗎。明天拿住了，該得活活的燒死他。」瑞福問道：「但是他們怎麼能穀把他弄進這屋了呢？」葛蘭德道：「這件事一定是他先前那相好的漢子幹的。你老不信。我可以和你賭個東。他既住過這屋子。他身邊必然有個鑰匙。到了那時。他使人去哄他。或說有事商量。或說給他銀錢。那種痴心女子。豈有不欣然奉命的。那同黨的婦人。恐怕是他的新交的相好。就是那婆子的替身呢。但是此刻他們想必已經高飛遠颺。總難水落石出的了。」妙兒聽了此話。發起急來。說道：「什麼話！警察局已經把這件事攔下了嗎。這樣惡極的罪犯。就輕輕的攔起來不辦了嗎！」葛蘭德道：「攔呢沒有攔起！小姐！但是新鮮的事。那天沒有上頭既留心了新案。那舊案就不由得要攔在一邊了。但是遇着了機會。有了頭緒。那

些偵探。依然要查探的。」史太太道：「這還了得。怎麼他們偵探查辦罪案。要碰機會的嗎。犯了罪不辦。我們還有太平日子過嗎。今天他們可以再來算計你妙兒。後天顧娘娘。大後天就是我自己了。顧娘娘笑道：「我們大家都

不相干的。但是那個死的是個窮鬼。他們殺死了他。亦沒有錢。那是什麼宗旨呢。」葛蘭德道：「這也是一說。然而他的情人。也許有錢債往來的紙張契據。落在他的手裏。與他不便。又不肯把錢還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未可知。而且他身邊還有幾張「兩益」典的當票。他雖窮得要死。他還年年去上利轉票呢。」却說他們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忽然大門聲響。玫瑰報說。賈爵爺來了。經不得這麼一聲。那裏面的情形。就此爲之一變。那妙兒聽了。臉上不覺一紅。比了桃花還要艷麗幾分。瑞福的身子。也就站了起來。愛媛的心上。本同此人。不合意的。所以拿了花瓣。連忙扎花。打算不去睬他。史太太同他是

要好朋友。所以心上的樂意。流露於不知不覺之間。顧娘娘反而凝神端坐。自像一位女眷。將要接待初見的生客似的。陳家鼐却從高凳上跳了下來。把傢伙一丟。打算歇手。明天再做了。葛蘭德却往後一退。把身子藏在那九十二隊團練像的背後。也是避他不見的意思。正是人人主意。各各不同。却說賈爾誼生得不長不短。一表人才。儀容俊美。氣宇軒昂。紫髯碧眼。吐屬安閒。看官你想他生就這種人才。那裡怪得妙兒傾心賞識他呢。閑話少提。且說當時賈爾誼進得門來。別人都不及招呼。即見了妙兒。也不過點了點頭。就一直的趨到瑞福面前。親親熱熱的去握住他的兩隻手。史太太匆匆跑過去叫道。「伯爵。你好呀。你來得真巧呀。這裡不是一位大曲藝家嗎。我們等得他不耐煩了。直到前天他纔從俄國回來。下禮拜三。在我家裡唱。請你來做個顧曲周郎罷。」賈伯爵聽了這話。回過身來。對着那曲師打了個鞠。

躬顧娘娘也恭恭敬敬的還了一禮。其時葛蘭德在背地裡輕輕的說道。「奇怪。奇怪。這種情形實在奇怪。」原來他躲在那裡。自始至終。他的視線都專注在那顧娘娘的臉上。沒有移過呢。「眼耳口鼻頭髮沒有一樣不像那麥而高家的呢。實在越看越像。毫無二致。再像沒有的了。但是一層。他臉上那個疤。那裡去了呢。」葛蘭德一個人在這裡唧唧噥噥。自言自語。却被站在旁邊的陳家靠聽了去了。所以也輕輕的問道。「麥而高嗎。你說的是那一個。？姓麥的我認得有六七個呢。」我說的那個。你不會認得的。因為已經有六七年不見他了。我從前却是查過他半年。差不多天天跟着他。所以不會忘記他的。他的面貌也很容易認識的。」你說你查過他嗎。那麼說他是個賊了。」賊倒不是賊。我沒有聽見他偷過東西。然而他總不是好人。他曾經在市廳裡跳舞過的。各處有跳舞會。大聚集。他總有份呢。我親

賊倒罷了
惜乎不止
於賊

可見不是
好貨

自把他捉到警察局去過三次。但是每次都險些兒死在他黨羽手裡。他手下有許多亡命之徒。暗暗保護着他。就像是他的護勇一般呢。」「你再仔細看看。這婦人的模樣兒。究竟像他嗎。」像是很像。但恐未必是他。因為麥而高家的。當時已有三十來歲。此刻這個婦人。像還不到這個年紀呢。「甚麼話。他是老的了。不得了了。大凡女人。只要看他臉上的青筋縐紋。就可以知他年紀大小。那倒瞞不過我的。我看那顧氏。至少也在三十五歲之外的了。」也許有的。但是他的氣概。似乎不及麥而高家的雄健活潑。而且麥家的臉上。有一個疤。從鼻子上起。一直到耳根那麼長。聽說是被那一個吃醋的情人。拿刀砍傷的。然而他有法子可以妝扮得一點看不出來。依然不失他的嫵媚呢。」「那也不止他一個。大凡婦人多是會裝飾的……你看他那雙眼睛。多機靈。只怕他爲人很有些利害呢。」且說此時顧賈兩個。相見

之下。彼此寒暄了幾句。同着妙兒、史太太幾個。把瑞福圍住在相館中間。說得熱鬧得很。那裡留心有兩個人藏在一邊呢。原來陳家翥這個人。生平很要朋友。往往同人家一講幾句說話。就弄得很知己了。當下他又往下問道。「你想必是知道的。那個有名的麥而高家的。後來到底怎麼樣收場呢。」

「我却並不仔細。連他同黨也都沒有知道。末末了一次。是在『愛利』戲園跳舞會裡見的。他在那裡。一口氣連跳了四百度。沒有歇息。以後就不聞不見了。」他同黨中沒有他的情人嗎？「也許有的……他手裡的錢也很多。祇要看他的衣服行頭。就可以見得他的奢華了。不知道的往往說他是個女偵探家。其實不確的。依我想來。大約後來同了情人。到英國。或是到美國去了的。」即使一個人到了英國美國去的。回來時。也可以像從俄國回來的。這婦人他說是從俄羅斯回來的呢。」

「那麼你就把他當作麥而

高家的嗎。要是他。他怎又會到這裡來。瑞福先生也不準他同女兒攀談了。「他也並不認識他。那是個姓史的胖子婦人帶他進來的。我也不敢說這顧蘭如就是麥而高家的。但是這種事情也許有的。我們無論如何總得查探查探……你一天到晚都要當班嗎。」不。我今天當夜班。要到半夜後纔有事呢。「那麼着。我們準六句鐘到一壺春酒館。喝一杯如何。你自然知道這地方的。」我知道。麥而高家的也知道。他從前常在那裏的。「那麼着。店主人或者可以把他的底細告訴我們呢。」他未必有我那麼知得清楚。然而酒是要去叨擾的。不過先要回去把號衣脫了。不然在那些地方。被上官看見了。不像樣的。「那麼我六句鐘在閩園戲館門口候你罷。」很好。但是我十二句鐘以後。須得到「愛利」跳舞場去呢。「陳家驛心上轉了一個念頭。就說「等一等。我與你同走罷。」原來他想不到不聲不響的往外溜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三回 擬游觀愛媛約侶伴 怪失言少女動嬌嗔

且說當時史太太祇管揄揚顧娘娘的本領。七張八嘴。那裡還留心到他兩個人呢。但聽得史太太向顧娘娘說道。「伯爵的聲音。最是和善好聽。你的本領又同從前有名的夏倍義太太一樣。下禮拜三。一唱之後。你看巴黎一方的人。都要聞名羨慕的。」顧娘娘道。「我同賈伯爵合唱。我心上益發的要高興了。但是將來唱曲。要碰我自己高興。興到就唱。不似在俄國一樣。專門在公衆地方獻技了。我想在這裡買所房子。不是靠『百先街』總在『望蔬園』鄰近。那時可以天天在家裡唱曲請客了。」瑞福道。「請你決意就在『望蔬園』鄰近罷。可以同我做鄰居了。」顧娘娘道。「好先生。我也這麼想呀。我總得在這裡一邊。挑選一所。然而現在我祇得在『恩施街』租屋裏耽

擱就在「湖西街」嘴角上。這所屋子暫居還算適意。只是可惜黑闇一點。且說陳家鼐本在背地裡竊聽。聽到這裡。他點點頭說道。「咳。在「恩施街」湖西街嘴角上。那倒要記住的。如今我可要走了。這隻會唱的老鳥。同那要配妙兒的贅疣。我也瞧得穀了。」葛蘭德道。「我也是這樣。」他一邊說。一邊悄悄的就往大門而走。走了出去。也沒有人知道。所以家鼐逡巡着要效尤他。誰知走過愛媛傍邊。被他擋住去路。輕輕的說道。「你何以去得甚早？我哥哥要來看你呢。」家鼐答道。「小姐。他若要來。我就等到明天也無不可。但是有這許多厭客在這裏。我厭煩得一刻都不能再挨了。那最後進來的。你不知道。最是個禍水呢。」愛媛道。「那個費爾誼。我也不歡喜他。回你意見一樣。但是我最歡喜妙兒姐姐。可惜他要去嫁他了。」可不是麼。真是不幸。然而他擺佈得非但深得妙兒小姐的歡心。並亦得了我先

生的歡心了。雖然。我却懂得不得怎麼個緣故。這件事他們自然以為不與我相干。所以也從沒有同我商量。故此我也沒有法子可想。」愛媛又小心翼翼的問道。「我哥哥想拜托你一件事行不行？」「拜托我一件事！十件都可以的。小姐。他要幹什麼。我沒有不可以效力的。除了銅錢。我囊空如洗。不能帮忙。若有仇人要我去帮他打架。我兩臂有幾百斤力氣。諸般武器。我也件件能用。式式都精呢。」「不過下禮拜日。想約你陪我們一塊兒到博物院去。我愛的是美術。而且最愛雕刻東西。又想到你是專家。同去了。可以當面指教呀。」那是一定可以算數的。小姐。這是你賞我的臉。那裏是你托我事呢。」原來家鼐自從看見愛媛小姐之後。心裏很有妄想的意思。但是不知道那邊心思何如。所以不敢貿然巴結上去。如今不提防倒是那邊親近過來。所以一下子把他喜得什麼似的。要想出一句好話去巴結他。想了半天。

心裏想着
口裏就說
此所謂心
直口快也

漸漸相道
而來了

才說道。「我同你們哥哥是好朋友。我總要竭力勸我師父把女兒嫁他纔好。」愛媛瞧了他一眼，把手指擱在嘴唇上，並不言語。家鼐回心一想，覺得這句話同現在的地位情形，距離太遠，說得不在理上，就覺有些不好意思。故此一溜煙的就跑出大門去了。愛媛也依然低了頭，扎他的花，一聲也不響。只有瑞福請了史太太、顧娘娘，坐在他自己傍邊，談談笑笑。妙兒同着斐禮，又坐得遠些。這相館本來很寬敞的，他們兩個，要在一邊面對面的密談，別人也聽不仔細的。當時賈伯爵好像有心事，要同妙兒細談，所以拉他到一邊。柔聲問道。「我有一點不得意的新聞，告訴你，不知你可肯恕我？」我總想和你時常在一塊兒，萬想不到此番却不得已要離開巴黎了。」妙兒詫異道。「離去巴黎！爲着何來？」賈爾誼答道。「我想我從來沒有同你說過，我本來有個嫡親叔父，住在『士每拿』東土耳其之首府，他在那邊娶了個富

商的女兒爲妻……」當時伯爵嘴裏雖這麼說。他臉上很露出些躊躇不安的樣子。妙兒也因爲他突如其來。無端說此沒來由的說話。心裏更覺詫異。故此聽到這裏。但應了一聲「好吓」。那位伯爵接着又往下說道。「我這位叔父。膝下沒有小輩的。所以把我承繼與他……」妙兒聽到這裏。心中更不舒服。因就搶着說道。「我懂得了。你不過放心不下這份財產罷了。」賈爾誼道。「剛剛相反的。我所放心不下的。可就是你呢。因爲我自幼父母雙亡。單靠這位叔父。一刻不離。撫養成成人。如今不相見。足足有五年了。近來嬌母一病又去世了。單剩他老人家一個人。離法蘭西又這麼遠。他自己又患了重病。耽擱在東方。不能歸來。又自念將要不久人世。所以要想再行見我一面……」說到這裏。妙兒插嘴道。「既然如此……我想……」賈爾誼不待他說畢。就接着往下說道。「他近來迭次寫信給我。催我前去。我總

是所謂甘
言蜜語也

遲遲不決。但是他末次來信。很是緊急呢。」妙兒道。「這麼着。你極該馬上就去。我若有一毫阻止你的心腸。就罪無可道了。」賈爾誼又是甘言蜜語的央告他道。「我沒有你同去。我就懶得動身。況且我叔父也早就知道我們這件事情的。」那麼說來。你已經把我告訴過他了。」「可不是嗎。小姐。你想我又何必瞞他呢。當時我和你要好了。我就有信給他。說我現在同一位年輕美貌的千金。深情愛悅。意欲娶他。非得他親口允許着實。一時不能離開法國云云。你道他回信來說些什麼。誰也猜不到的。他的回信。我約畧還記得。我念給你聽。他說。斐禮。既然如此。你快成了家罷。這真是我的素願。求之不得的。要知我們賈氏一族。不絕如縷。如今單靠你一人娶妻生子。昌大開戶。若得如此。則我他日離別此世界之後。亦可安心瞑目了。天佑賈氏。鐵家小姐。或者不至將你謝絕。萬一你求親不遂。可速即來此。你叔父當

所重即在
宜擇吉成
婚一語

別爲汝想法也。或者鉄氏千金。果然愛汝慕汝。則汝當照規矩人辦法。向其父親求親。一經允諾。即宜擇吉成婚。就到『士每拿』來過滿月。則我喜之不盡矣。

按、西人婚後、夫婦即出門居住、有住他埠之親友家者、亦有住他埠客棧者、大約總以一月爲度、故俗語謂之度「蜜月」大約雖新婚之月、相粘如蜜之意、今譯過滿月、從華俗也、

我大約還有二三個月可活。屆時我當將此間愛鄉。傳與姪兒。此外離城不遠。西海之濱。我尙有巨宅一所。恰好爲汝新夫婦棲鳳宿之處。但是事不宜遲。愈速愈妙。因恐汝叔父斷不能再見下次春來也。」

他的回信。真是這麼說過的嗎？」

「你要。我可以把原信給你看。他是一個最好的好人。伯叔之中。最有情意的呀。」

「實在令人可敬可愛。」

至是買伯爵愁容滿臉。蹙然的又說道。「當時承他美意。寫這封信來的時候。你們老太爺這件意外之事。還沒有出。自從出了這件事。我心裏也很難受。那裏還敢提起。然而我們兩個的愛情。還同從前一樣。你也曾經答應我。說你可以

措辭之妙
無以復加

作得動他老人家的主。這句話諒必你也辦到了。所以他纔能許我天天上門。這也是我的造化。我亦已告訴我叔父去了。總而言之，千好萬好。不過這件壞事不好。如今你可斷斷不能離開你們老人家了。我們大家憑了良心。說一句公平話。我可曾勸過你去離開你父親嗎。我如今祇得把我叔父。暫且攔着。耐着性子等你。等到你有一天回心轉意。去運動你的父親。彼時我就可以見我叔父了。有了像我這麼一個女婿。保管你比自己親生的兒子總勝過幾分呢。」「妙兒聽了。慢慢的應道：「那是的確無疑的了。」「你既然知道。何以還不肯使我把一腔熱誠。在你父親跟前顯點出來呢。我知道你是孝女。我所以體會你的意思。心裏竭力的恭敬他。很願意做他的女婿。但是叫我怎麼把這情形去告訴我叔父呢。我實在自己都沒有主見了。方才我不是和你說過了。我想動身到他那邊去。但是叫我怎麼割捨得下你

呢。不用說幾個月。就是幾天也是不能。因爲等我回到巴黎。那時候論不定。你就不喜歡我了。這豈不要斷送我的性命嗎？」「你不在這裏。我的愛情就會更變。你知道我一定是這麼的人嗎？你這就輕視人了。你儘請放心。保管你回來時。我應許你的事。件件都辦到就是了。」「然則你樣樣都許了我。爲甚獨不肯早點嫁我呢。況且老人家又並不阻止。要是我方纔那一番話對他老人家說了。我想他也不至於捨得阻止我的婚事。所以這件事。不過就單靠在你一個人身上。你要願意了。你父親沒有不願意的。只要你去一說。說妥當了。我們不消得幾天。就辦成了。」「你豈不知道。豈不看見嗎。我父女兩箇。實在不能離開。就是單就我一面而論。我也不能一時離開他呀。」「你又何必必要離開他呢。他也可以同着我們一塊兒去的呀。」「到士每拿？你怎麼就忘了嗎。他是個沒了眼睛的人呢。」「那有甚麼分

別呢？是呀。像東方那種出色的地方。他是瞧不見的了。但是那清新的空氣和暖的日光。他也一樣可以享受的。而且那裡是個產花的地方。真是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草。至於冬天兩個字。那邊是從來不知道的。難道他不喜歡那異香馥郁。風和日暖的士每拿。反而歡喜這陰寒股栗。冷霧瀾漫的巴黎嗎。況且他此刻在這裡。既然沒有事情可做。他還有甚麼放心不下的呢。」「我也樂得如此。但是我父親到了這種年紀。他在這裡。事事習慣自然。一時三刻叫他怎麼就捨得撇掉了？」「你老太爺的年紀雖大。他的心性。却還和我們少年一個樣子。他在這裡。所有的不過是個相館。他既然看不見了。除了靜坐。那裡還有別的事情。所有些往來的客。此刻不到這裡也罷了。到了這裡。也不過胡亂說兩句安慰的話。可惜的話。那裡還像從前來的。都是希罕他的技藝的呢。還有一說。難道你以為史太太

的社會裡。那種甚麼跳舞咧、唱歌咧、就可以叫他快活嗎。」妙兒聽了這一句話。要笑不笑的，答道。「這個自然不關事的，但是我們還有好些要好朋友……就如愛媛姊姊和他哥哥們。」「這都不相干的。這種年輕人。做人家一個小夥計。白天裡自然要替人家辦事。晚上沒有事幹。却到這裡來瞎混。無非爲着省錢起見罷了。不然。就到咖啡館裡去坐坐。也得化上幾個呢。尊大人這種待他，也太看的他過重了。至於講到他的妹子。那個小……」賈伯爵纔說了個小字。還沒有說下去。妙兒連忙搶着道。「你可不要胡說八道。你要知道。你若是毀謗了他。就同毀謗我一般。」對不住。我的心坎上的人兒吓。但是我總忘不了老人家失意的事。總因他姓白的而來。」「那也並不是他有意的。我知道他得了機會。還要替我老人家報這失明的仇。」

的人而且這個人他心上很愛着你呢……」伯爵說了這一句話只見妙兒忽然變了色。嚇的伯爵一驚。恐怕這事情鬧決裂了。連忙想用話岔開。不知伯爵又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四回 撒嬌癡愁女請婚期 避嫌疑兄妹雙辭別

却說賈伯爵看見妙兒變了面色。連忙說道。「這是我愛你過於深切了。倒並不是妒忌呢。」「妒忌嗎。好沒來由的。這又何苦呢。」「那麼你就要硬派是我的不是嗎……你能依我的做法。你就可以明你心跡了……你去請你尊大人定個完婚的日子。並請他同着我們到士每拿去。倘若他肯了。我們從今日起。儘一月可以到得那邊了。我叔父就可以同我們作樂幾天。然後再死。你果然依我這麼辦法。以後任你有什麼事情。我的性命。時時刻刻都可以犧牲的了。我們完婚之後。大約祇要在那邊耽擱幾個月工夫。但等

被他居然
運動去了

我叔父一旦瞑目。我們就可回法蘭西的。因爲這位叔父眞同我父親一樣的回來之後。我們不妨就住在這所屋裏。因爲我初次愛慕你的時候。就是在這裡。到了那時。我們就可同着你的。或者就說我的父親。在一塊兒享一輩子福了。」妙兒聽了賈爾誼這一席話。心裏不由得不感激他。那眼淚禁不住簌簌的吊下來。就把那隻雪白粉嫩的玉手。放在伯爵手裏。給他握着一面口裏軟棉棉的答道。「我總答應你去求他就是了。要是老人家點了頭。隨便你要那一天。我們就是那一天完姻就是了。」其時伯爵聽了妙兒答應去勸瑞福。心上想說一聲多謝。他方要啓口。忽聽得瑞福在那邊叫女兒了。他道。「妙兒。你在那裏。有兩位女客在這裏。你丟着不來招呼。倒叫我一個人應酬嗎。」妙兒聽了。馬上應道。「爹爹兒在這裏呀。」瑞福道。「你知道我於音樂一道。是個門外漢。現在纔在這裏議論。在史太太府上開大

曲藝的事情呢。」史太太連忙揮手道。「不打緊。不打緊。他們年輕人正講得有趣。不必去擾亂他們。況且我們別處還有約會。毛因已經提醒我。說要太晚了。」瑞福問道。「毛因嗎。那一個叫毛因呀。史太太答道。哈……我說的就是顧娘娘。我歡喜得他什麼似的。我年紀也痴長他幾年。所以敢叫他的。小名呀。我們要告辭了。你們這裏還有客人呢。嚶。這位就是白路義君。我倒沒有知道。你們也相好的。」瑞福道。「那是我從前一位老同窗的兒子。……路義。你可好？」白路義方才靜悄悄的進得門來。臉上笑嘻嘻的。忽被史太太招呼了一聲。瑞福聽見了就叫喚起來。問他一聲好。他就急忙趨前一步。去把瑞福兩手握住了。一面對妙兒頷一頷首。一回頭瞥見伯爵也在那裏。不禁臉上立刻泛得緋紅。原來他同伯爵向有心病。所以每每避面的。然而今日到了這個地位。只得無情無緒的答道。「老伯。我是來領我妹子

的。」瑞福道。「怎麼這樣早。什麼時候了。」路義道。「時候不過四點半鐘。但是我預約了愛媛。要去探個親戚。他住得很遠。所以要早些去呢。」當時愛媛見他哥哥進來。便對哥哥笑了一笑。並沒起身。那二位女客起初亦祇以爲此女是個針線娘。到了這個時候。纔明白了。當下大家留心一看。却是一位極齊整的小姑娘。史太太心上就想請他屆時一同赴會。還不曾啓口。那顧娘娘已經猜到了他的心事。馬上丟了眼色。止住了他。一面自己就說道。「老先生。我們明天見罷。我盼望你不失約。一准來聽我唱。保管你漸漸的入了門。你就愛聽了。」瑞福道。「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但你們兩位要同走。那路義又要領了他妹子出去。你們一個個都去了。要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了。」其時妙兒已在白路義身邊。低低的同他說話。請他千萬不要走開。因爲他有要緊話同老子商量。要他一同在場。白路義道。「小姐。你們

父女有話商量。大約總是密事，要我在場作甚麼？」妙兒道：「你不知道，此事關我一生的苦樂，正是要緊關頭，所以要求你作個證人呢。」於是路義不敢多言，祇得自己懊悔。多此一來，因為明知此番所論的問題，總是爲着他同伯爵的婚事，而且惟有這件事情，他提起了就要頭痛。但是妙兒的情意，勢不可却，祇得勉強應允了。且說當時他二人說話之間，史太太願娘已經辭了瑞福，走出相館。那位賈伯爵親自送他們到了門口，已經退了進來。望着路義一眼，心裡着實生氣。因為他知道單單此人是他的勁敵。當下那個瞎子又在那裏問道：「兒吓，你在這裏嗎？」「是吓，爹爹，兒在這裏呢。」「好呀，如今女客都去了，你把我那朋友葛蘭德請過來，我有幾句要緊話要問他。」「他去了，有一會兒了。」「咳，我今天正想請他喝杯好酒，怎麼他已是去了。而且我想問他那個謀死的婦人，近日葬了沒有，還有弄瞎

我眼的那個人。到底怎麼樣了。這個女流氓。要有一天到了我的掌中。我可一定不饒恕他。我先告訴你們。……瑞福說到這裏。忽又放大了嗓子喚道。「家鼐……你給我過來。」妙兒答道。「家鼐也出去了。時候已將夜了。黑騰騰的叫他做工也是看不見了。」他坐在酒館裡。自然比相館裏舒服得多。叫他怎麼不要走。我方才不是說過的。你們一個個。大家都要走開。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裏。此話我一點兒沒有說錯呢。」兒是不會離開你的。賈君、白君、還有愛媛妹妹。也都在這裏。巧得他們都在這裏。如今兒要同你開談我們這件親事了。」吓。來了。你這個狡猾小孩子。你畢竟忘不了這件事情。我起初還以為你要把這件事攔下了。怎麼你又改了主意了。你的心思好活呀。你要有盼望我眼兒恢復的意思。你就不該趕着要出嫁呀。雖然。我也不想你終身不嫁老公。白家兄妹。我本來當他們自己家裏的

人一樣看待。你儘管當他們的面。明白的說。賈伯爵有跟了史太太他們同去沒有。」「他在這裏呀。爹爹。」妙兒一面說。一面把斐禮拉到瑞福的靠背椅。傍邊坐了。瑞福接着就說道。「那麼。我兒。你說呀。我可以辦的。總依你就是了。如今想必你把日子也選定了。」「要請爹爹選呢。」這些事我也不在行的。從行聘至結親。不知照規矩要多少天。伯爵這話。我是同你說的呀。妙兒是比我更不在行了。我曾記得當初同他母親定了親。隔半個多月。然後成婚的。不過我們當時。大家一點財產都沒有。所以訂立婚約。毫不爲難的。」賈爾誼方想回答。忽被妙兒搶着說道。爹爹。我們現在所論的並非是禮節與婚約問題。不過問你歡喜到「士每拿」去頑幾個月麼。」「小孩子。你究竟在那裡說些什麼話呀。」「賈君有位適親叔父。在「士每拿」。是自幼撫養他成人的。現在病在垂危。叫他到那裡去訣別。賈君義不容辭。不能

不去。然而兒的心上。却決計不肯同你老人家分離的。所以和你說知一聲。倘使你心上不願跋涉長途。兒就專等賈君一人速去速歸。或者你心上高興。不怕風霜。我們就擇吉成婚。成了婚。馬上就結伴同行。左右我們照例結婚之後。湏得動身到別處過滿月呢。」「好呀。好呀。你這丫頭說的話好不爽快乾淨。我聽了好不快活。而且我還得照樣這麼爽爽快快回答你呢。」瑞福說了這幾句說話之後。氣得半天沒有作聲。繼而心中細細想道。我女兒既經願意。我何必一個人在中間作難。不如我就答應了。省得他們心上一個個的不舒服。想罷一番。他就說道。「好嗎！兒吓。我就和你們同去走一遭罷。但是去便去。有一件事却先要講明的。其時賈伯爵聽見瑞福答應了聲同去。已是喜出望外。猶如奉了恩詔一樣。後來聽他說有一事湏得講明。他心土想想。不用說是一件。就是十件八件。都不妨的。所以當時就搶着

兒字之下
加一等字
連伯爵都
說在內也
親熱之極

說道。「儘請吩咐。沒有不依的。」瑞福道。「我現在却是妙兒親自服侍慣的。然而你們成婚之後。切不可再親身服侍我。反而害得你們兩夫妻有許多不便處。我把這一件先和你們說明了就是了。」當下妙兒把一雙雪白粉嫩的玉臂。鈎住了他老子的頸脖子。又把香頰緊貼在他老子的臉上。哀哀的告道。爹爹。這又何必多說。兒等若不來服侍你。還有那個來服侍你呢。」「瞎了眼睛的人。自然少不得要人照應。但是未曾滿月的時候。總有許多不便。滿了月之後。你畧畧當心我些就好了。若要你們早夜相伴。非但你們以爲不便。就是我也過意不去的。」「爹爹。那裡話來。這麼說法。賈君聽了。倒像我做女兒的不肯服侍你了。其實這是我份內的事。不必多說的。方才我所以要回你說的緣故。一來怕你老人家要怕路上辛苦乏力。二來要捨不得離開這間相館呢。」「這兩件本來也不是願意做的事情。但是

我在這相館裏也覺得有些厭煩了。那些造像也將近完功了。陳家輩一個人也儘做得了的了。我到東方去的心意也起了好久了。不想耽擱了這些日子。臨了等我瞎了眼睛纔去。雖然你將來樣樣式式都告訴我聽。就同我親見一樣的。我們打算幾時動身呀？」「爹爹。怎麼你一答應就又這麼性急。真是說走就走。實在太好說話了。」賈爾誼道。大人自從將令媛許配小子。小子已經受恩不淺。如今又蒙你這樣格外施仁。從此今生今世報答不盡了。就是我叔父偷得見我一面。那時他也要感激你老人家不知到怎麼地步呢。在我做姪子的呢。也可以使他瞑目的了。」瑞福道。「我將來身後一點兒東西沒有留下。就沒有人瞑我的目了。雖然你們令叔是位世家貴族。我是布衣貧漢。那裏可以和他相提並論呢。」妙兒聽了。由不得一陣心酸。淚珠兒簌簌的流個不住。爾誼急忙說道。「我叔父也素來羨慕你老

人家的大名。和全歐人久知你大名一樣的。而且他平生最景慕最敬重的是大藝術家。」「多謝。多謝。我却並非沽名釣譽的人。你令叔爲人的價值。也可以畧見一斑了。你願何日成親。儘可隨便。但是今兒晚上。你必得在這裡陪我晚餐。路義。你也一樣等在這裡。不許走。」話說瑞福雖是一片美意。欲留白路義一同晚膳。那知他此際心上有說不出的種種難受。煞是可憐。瑞福要能看見他的面色。也斷斷不留下了。路義心上躊躇了一回。口裏囁囁着。正想告辭。妙兒畢竟乖覺。早已窺見他的心意。所以就說道。「爹爹不要留白君罷。他還要伴他妹妹去拜望他的表親哩。改日再來聚飲罷。」說着。一面就走到愛媛那邊。愛媛也早知道這個情景。巴不得同他哥哥先走。當下妙兒親熱和他親了個嘴。對他悄悄說道。「我們成親時候。要請你做位陪親。」你可必要依我。不得推托的。其時愛媛心上。雖是十分不樂。然

而口中却無辭可對。祇得胡亂應允了。遂向瑞福告辭一聲。回首又向伯爵冷冷辭別。於是兄妹兩個一齊出了相館大門去了。不知他兄妹兩個去後。又有甚事。且待下回分說。

端福云。這個女流氓。要有一天到了我的掌中。我可一定不饒恕他。我先告訴你們。此數語是爲後文端福殺人報仇張本。故此處先伏一筆。閱者須牢記定。

(跡塵主人)

第十五回 察行藏旁觀私議論 贖衣物同病却相憐

却說白路義兄妹兩個。出得門來。到了街上。愛媛遂把左臂穿入路義臂灣之中。兩個並肩而行。一面就向着路義說道。「以後我們不必再上銑家的門了。去了反惹得你心上不自在。」路義道。「怎麼叫做惹得我心上不自在。我却不懂你的說話。」愛媛道。「你心愛妙兒。難道還以爲我不知道嗎。」

偏是旁觀
眼明天下
事往如

路義道。「他能够愛我。自然我也心愛他。但是妙兒小姐。平日舉動。留心非常。惟恐稍一不慎。惹起了我的一片癡心。所以斷不致累我妄用痴情的。雖然無論如何。你斷無與他半途絕交。不與往來之理。我勸你還是和他照舊的往來。因為他此刻正是用得着你的時候呢。你還沒有知道。他不久就要墮入歹人術中了。這位伯爵不是專爲娶他。這個人其實是專爲娶他。幾個錢呢。我告訴你的話。是不會錯的。你看着就知道了。」我但願你說錯了纔好。但是這個人。我也有些信不過他。忽然要出遠門起來。這也是離散的預兆。還有一件。就是那位陳家鼐。也和你一個意思。很不歡喜這位甚麼伯爵的。」這倒不希奇的。他是一片忠心。對付瑞福老伯的人。大約也看破了。這位貴族的詭計了。」——提起了陳家鼐。我倒必得要告訴你。就是我們下禮拜。想去逛博物院的事。我已經同他談起過了。他也很喜歡我們一塊兒。

去呢。」同去倒也很好。但是我想他這一天的衣服。總得穿得齊整些。平常日子。我祇見他常穿一件襤褸褂子。」你見他時總在相館裏做工時的衣服。自然不能同遊玩時比的。」哈哈、妹子。你要替他爭面子。自然總有話說的。」當下愛媛聽了這話。急急的搶着說道。「沒有的說話。他待我很有禮貌。所以我有時同他談談。除此之外。一無別的了……下禮拜日。却已約定了要同去逛一會子。此刻你不必領我到客氣的表親那邊去了。還是陪我到「花籃街」「兩盆」典當裡去罷。那邊也是順路。不很過遠。我要去取回我那副耳環。本來打算正月裏取贖的。」月份還沒有過呀。而且……」你沒有錢贖。我自己有錢呢。我昨日領到了生活錢了。倒很有幾塊呢。」那處着我就陪你去。但是你可不許叫我一同進去的。」你放心。要是你進去。給人家瞧見了。還以為你把金表押了錢。去赴跳舞會呢。像我

這麼一個人。即使自己有首飾押錢。人家也不會疑我作什麼不可對人言的事。」「那個自然。不是付房租。總是別的正用罷了。如今你要去贖耳環。你去贖罷。那時你自己進去。我在街上等着。多少錢你墊了。一到月底。我就還你。」「這又何必呢。錢還是我比你富呢。……我說哥哥。那位史太太。你看他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我總以爲是個女偵探家呢。」「那個也許是的。這位史太太。他任什麼樣人都請。都往來的。他起先就同賈伯爵一起的。所以什麼東道我都可以賭得。這位賈伯爵和鐵家父女相識。一定還是從史家這邊紹介的呢。」「我看的也是這樣。你但看史太太一進相館。就同伯爵多少親熱。又竭力的和顧蘭如拉攏相見。下次他家裡請客。還要請他去合唱呢。到了那天。你還去麼。」「我那是永遠不去了。我從前因爲去了受累。要是一向不去。我也不至於和妙兒小姐相識了。」「從此你心裏就

愛上了他了。」「噯！我們不必再談這些了。但是那麼說，這位顧娘娘定是曲家了。」「說是頭等曲師呢。他在俄羅斯唱了好幾年，方才回來。」「奇怪。怎麼我以前從沒聽見過他。他的容貌雖有些異樣，風韻是着實好的。」「我看起來，却是平常得很。」「你說他和賈伯爵兩個起先不相識的麼？」「未必。雖然史太太却兩個一個個都和他們引見的，然而我總想他們先前一定曾經會見過的呢。只要看他們彼此相見的時候，雖是禮貌甚週，舉動却總是閒閒的。而日我在傍邊冷眼看見他們彼此對面一望，大有大家心照的神情呢。」「他去拜瑞福老伯，又是什麼緣故呢？」「我也不懂。但是他自稱因為到了史太太那邊，剛巧史太太要訪瑞福老伯，所以拉着他同來的。瑞福老伯接待他，亦很客氣的。往後他自然還要去呢。」「咳，這種人同賈伯爵一樣，靠不住的。」「好得妙兒同這位顧娘娘，却也不過如此。並

不甚麼親熱的。但是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方才你沒有到瑞福老伯處之前。有位警察先到過的。那晚出了事。送他回去的說就是他。他來講了許多警察處查辦的事情。」那個潑葯水的人。他們有查了出來沒有。」還沒有呢。但是那個謀斃的婦人。和謀殺的緣故。他們已知道了。據說他生前是個女優。後來窮了。他們要謀死他。因為有契據落在他的手裏。大約是書信和當票之類。我也聽得他們講起「兩益」當舖的。如今我剛巧要到「兩益」去。所以倒想起來了。」但是他這些當票。是從那裡來的呢。當舖裏沒有東西押着。是不肯借錢的。瑞福老伯不是說過的嗎。這婦人臨死躺在破被窩裏的呢。」雖是這麼說。但是窮人也是慢慢兒的窮下來的。況且衣服被窩雜用器具。那一樣不能當錢。我聽說最小的押款。是三個法郎呀。」也許是的。然而人家要謀死他。決不爲了三法郎東西的當票。他這窮人也斷

不會有甚麼貴重的衣服首飾。」「非但沒有。他還求乞度日呢。但是也有人說謀死他的人。或者有什麼隱情在他肚裏。怕他窮不過了。要告發。所以下此毒手。也未可知。但願他們早點查着了正犯纔好。」「然則你還是信服警察的了。我却一點兒睡。他們不起呢。我若有了功夫去偵探這件案子。一定要比他們神速十倍呢。並不是誇口。我着實可以自信的。」「陳家爺昨天告訴我。說。他也在暗裏查探罪人呢。」「那就很好了。然而我却。不願干預這些與我無涉的事情。假使瑞福老伯。要想報仇。他應該叫他女婿。幹去他女婿。既然想謀得你那位女友。妙兒的這份家私。他總得去出些死力呀。妙兒此刻可憐。被這位伯爵迷昏了。只等他老子兩條腿一伸。那時再沒有別人替他管帳。這位美貌伯爵。就要爲所欲爲了。不必說這些粧奩。就是他這個人。還不在他的手掌之中嗎。」「哥哥。你這些話都因爲心有了

自是名言
惜乎施之
此處未甚
妥貼

意見發了怒氣。所以說得這麼的不公。沒來由你又憑空料到伯爵將來的意思。這個日後的事情。你現在怎麼會知道。這不叫做深文周內有意羅織嗎。真是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了。所以大凡一個人議論是非。斷不可先存成見。有了成見。說話就不得公平了。」——這些閒事。我們不必去管他罷。這裏已是『花籃街』了。你且進去取你的耳環罷。我就在這裏大街上等你。」話說愛媛心上。本來也是不歡喜賈伯爵的。雖然伯爵是他知己。閨友的丈夫。沒有幾天就要結婚了。但是他心上也並沒有一點要衛護他的意思。不過方才聽他哥哥所說的一番言語。似乎太覺離經。而且含有醋意似的。所以抱着不平之氣。大發議論。後來見他哥哥不願意聽他。亦無意同他辯駁。所以也就作爲罷論了。當時二人且說且行。行至離『花籃街』不遠。在一道『克利溪街』上。那白路義就在街旁一條路燈上坐了下來。愛媛也就獨自

一人蹣跚獨行。轉一個灣。折到『花籃街』『兩益』當舖裏去了。且說大凡人走到這種地方去。難免總要前後回顧回顧。然後溜進門去。惟恐被熟人見了。難以爲情。這也是世人的通病。惟獨這位白小姐却自以爲窮得清白尊貴。不怕人家議於其後。所以堂堂皇皇。昂昂然的走將進去。並不會做出探頭探腦那種醜態來。原來白氏兄妹。於日用一切。雖爲竭力掙扎。諸般從儉。無奈他雖不是長安居大不易。却是巴黎居大不易。所入總不敷所出。所以常有青黃不接。寅喫卯糧的時候。故此這位小姐。在這當舖裡。居然也走得爛熟了。當下他昂然進去。一直走到了居中的一個大帳房裏。推門進去。其實他們另有一所屋子。門上用黑字寫着『閑人莫入』字樣。就是另闢的密室。收拾得很是清靜。專門預備着那些體面人當當出入的。愛媛小姐心裏也未嘗不知有這個密室。但是他不必避人。所以非但不欲進去。連瞧

都不屑瞧一瞧。竟熟視無覩的走過了。且說愛媛小姐。走得進去一看。只見大帳房裏人已不少。大抵窮人度日。過冬最難。到了年底。自然格外的艱窘拮据。所以當當的也格外多於平日。取贖冬衣的。自然也不少。其時但聽櫃上唱價聲。數錢聲。取物聲。除此之外。却肅然屏息。絕靜無聲。那許多的主顧。沒有一個開口有聲的。即使叫着他的號數姓氏。他也不過輕輕答應。不敢聲張出來。其實旁邊的人。也是同病相憐。並沒有個管人問帳的。誰知道一個人到了這個地位。他自然而然就會心虛怕羞。置身無地的。這種神情。在有錢享福的人。叫他心裏那裏體貼得到呢。且說愛媛坐在靠牆一條檯上。等贖他的東西。他看見來當東西的人實在不少。大小東西無一不有。儘有不值這些數目。被櫃上退出去的。其中有一個婦人。要想拿破東西押幾個錢。給小孩子買飯喫。櫃上的人不答應。那婦人祇得帶了兩行眼淚。垂頭出

去。愛媛因爲急要贖了東西。去會他哥哥。所以也沒有去問他。原來典舖裏櫃枱。一面當。一面贖。不在一處的。當的櫃上人多。贖的櫃上人少。因此贖當自然容易些。但須交了票子。算了銀子。就可以了。且說當時愛媛方在櫃上交銀。忽然外面。又來了一個人。覺得一驚。退避不迭。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自來學徒陳家鼐的便是。好得當時家鼐並沒留心。所以沒有看見。但是愛媛心上。以爲詫異得很。暫且立在人叢中不走。要看他來此作甚。那邊本有一個少婦在那裏贖表。家鼐就在這少婦肩後。伸手上去。向着櫃上說道。「這是我的票子。請你先給我贖一贖。我這外褂是等着穿的。」那櫃上的人說。「你且候着。還沒有輪到你呢。你要等用褂子。你到明天三點鐘來拿。你知道照章程。須先一天來咨照的。」家鼐道。「你們動不動總是照章程。算了罷。明天也好。橫豎我這新褂子。要禮拜日纔用呢。」如今愛媛在旁邊聽了。

心裏倒明白了。知道他無非是爲我約他去逛博物院起見。和我來贖耳環一個意思。天下有情人的心想。大抵出於一塗的。所以把他方才要想避他的意思。一筆勾消。而且恨不得此時彼此相見。各明來意。可以愈加顯得同病相憐。大家要好。故此站着不動。一面陳家爺被櫃上的人說了輪不到他。他也只得耐心等着。正在四望閒觀。忽然一眼瞥見了愛媛。他就除了帽子。走過來和愛媛招呼。不知他兩個見了。是甚麼情形。且待下回分說。

第十六回 窮學徒發心行善事 大曲家無意露原形

却說陳家爺見了愛媛。連忙脫了帽子。過來相見。先就問道。「怎麼你也在這裡麼。」愛媛笑着答道。「怎麼叫我不來這裡呢。難道你以爲我有錢嗎。抑或叫我去求人呢。」「都不是的。小姐。我知道你不過暫時通融通融罷咧。要是我做得到。我包你……」「你也辦不到的。即使你辦得到。我也斷不肯

要你幫忙。你也很知道的。」愛媛說到這裡。笑了一笑。又說道。「你也不必替我着急。我不是來當當。倒是來贖當的呢。還是臘月裡掉不過來。所以當的。」我和你一樣。我也因為要付房租。所以當的。我在「奧屯街」六層樓上。住一間房子。要付到二百五十法郎的房租。單是這一件。你就可知別的了。然而傢伙是有限的。搬起家來。一輛車子就夠了。」我們倒是近隣了。我們兄妹兩個。就住在「臘八街」呢。」說起了你們哥哥。我見了他很有點懼怕的。」何以呢。」他似乎太覺靜默尊重了。像我這種手藝人。和他合不來。」他做了銀行生意。不由得他不自重些。然而像你這種工藝家。他是着實歡喜的。他現在的執業。他自己也不狠滿意。要是他譜的幾套曲本脫稿之後。早晚得了善價。他就要告辭了。另圖別業的。而且他很器重你呢。你但看禮拜日約你一同去逛。就不是自傲的證據了。你可是就爲了這個。特地來

贖外褂的嗎？」愛媛說了忍不住的狂笑。家鼐遂問道：「怎麼你已經知道了？」自然。剛纔你說的聲音老高的。我早聽見了。」好呀。我老實給你知道了。也不要緊。但是到了禮拜。我穿了新衣服。你不要當我浪子看待。我若依然穿了這件舊衣服。是萬不能和你們一塊兒去的。所以沒有法子。自己褻瀆了身份。去弄了錢。纔得贖出這件衣服呢。」怎麼你倒會褻了身份弄錢用嗎？」是呀。我這叫做降格以求呢。因為有一個開肉莊的。許我四十個法郎。叫我用豬油範一頭母猪。放在他那門旁的窗戶裡。供着人家看。我起初不答應他。後來勉強應允了。他先付我二十法郎。其餘的等到三天之後。做成了再找。我想到那時候。擺了出來。看的人一定多的。所以我的名字。一定不肯鑄上去。」陳家鼐這麼講解了一番。愛媛也恍然明白了。想到在母猪身上鑄名字的一句話。禁不住笑得一個不可開交。家鼐發急道：「你干

反是窮漢
倒有一雙
冷眼可歎

萬不可告訴別人。倘使你令兄知道我和屠夫做……」家鼐說到這裡。忽聽得那櫃上的人喚道。此刻輪到你了。來罷。家鼐就連忙縮住了這句話。改口說道。「小姐你先請罷。」愛媛便走上幾步。和那櫃上的人結算利息去了。家鼐不便跟着。獨自站在一處。細細去看面前櫃上那些當當的人。其中有一個婦人。年紀還不很大。外面穿的衣服。雖還乾淨。然而窮相已是畢露的了。只見他正在那裡和櫃上爭論。要將一只銀戒指。當十個法郎。櫃上的只答應五個。他估量着價錢相去太遠。萬難成交。所以立刻就將東西交還那婦人。婦人沒法。只得垂頭喪氣而去。一路走着。一路就哭了出來。那種苦景。却被陳家鼐的一雙冷眼看見了。他本是一個善觀氣色的人。並且他也深曉得巴黎地方過窮日子的苦處。他生平又最容易動那惻隱之心。當下他一眼瞥見了。又動了他那濟困扶危的善心。於是躡足潛踪的跟了他走。走

不到幾步。就向他低聲問道：「那不是你的婚姻戒指麼？」那婦人聽了此話。覺得狠是詫異。回過頭來。向着陳家鼐望了幾眼。不敢便和他答話。慢慢的漲紅了臉。囁嚅着答道：「是呀。先生。但是……」家鼐不等他說完。便道：「想是你家丈夫丟了你。再也不回來了。你小孩子有幾個？」兩個。但是……」大約他們年紀太少。還做不了甚麼。想來除了你自己。也沒有第二個去養活他們。只怕你上幾個月的房租。還沒有付。房東又在那裡嚇唬着。明日要攆你們出門外去。是不是呢。大正月裡。天氣又冷。要叫小孩子們露宿在大街上。也不是個事情。」家鼐這一番話。句句都猜到那婦人的心坎裡去。所以他也沒有別的話說。只有抽咽着說道：「不是也只得是了。」家鼐道：「你還去想想別的法子罷。」甚麼法子都想過了。兩箇孩子。從昨天起。還一點東西沒有到肚裡呢。這個東西。他們只許我當五個法郎。就是當了。

只可多多活一禮拜的命。過了這一禮拜。叫我又怎麼樣呢。我又沒有一點兒生活可做。」「你向來是做甚麼生活的呢。」「我從前本來在幾家大鋪子裡。做柏林的羊毛生活。後來我自己愈弄愈窮。他們都不肯相信我了。我自己又沒有本錢買來自己做。」此時陳家鼐眼見得他實在淒涼。那一點惻隱之心。更是按捺不住。於是心裡盤算了一番。想到妙兒向來是最肯做好事。常常見他週濟窮人。想了一會。又問道。「你住在甚麼地方。我恐怕可以荐你一件事去做。」「住在『波孛拉路』和『未來脫街』。嘴角上。然而過了今日晚上。明日就怕不在那裡了。」「哦！是呀。你沒有錢。那狠心辣手的房東。自然要把你們攆出來了。即使你們凍死了。也與他沒有甚麼相干。這麼罷。你明日下午三點鐘。到『白帝諾街』九十九號。鐵瑞福先生家裡。來找我姓陳的陳家鼐。那時你來領些生活去做。」先生。你行這樣的好事。就

是我母子三個的救命王菩薩了。」我做得到的。然而我家裡有的是籐穿椅子。用不着甚麼毛絨墊子裝飾的。不過我認識的一位小姐。他一定能夠幫忙你就是了。此刻你先拿些錢去買些東西。給小孩子喫。你房租欠了多少了？」家鼐一面說。一面就從袋裡。把那屠夫付的一個（拿破侖）取出來。交給那婦人手中了。按拿破侖。乃法國一種金圓之名。因霧上鑄就前皇帝拿破侖肖像。故即以拿破侖之名名之。每拿破侖一枚。合十枚云。當時那婦人回答道。「房租共欠十法郎。先生肯將我這戒指取去。抵押十個法郎。我就受你。倘是你作爲施捨。或者作爲賞我。我就不能領了。」這個我不算施捨。也不算賞你。你以後做生活得了工錢。可以慢慢兒還我的。就是十法郎。你也不够呀。倘是如數付了房租。你又怎麼過得到明天呢。我說你就拿了去。快去買些麪包湯水。去給小孩子們吃罷。」那婦人還要苦苦的推辭。陳家鼐就把他一推。推到了帳房門外。又向他笑着說道。

「你去罷。不用說這些無謂的話了。日後我娶了媳婦。成了家。還要僱你做管家老婆子呢。」說畢、便撇了那婦人。回將進去。剛巧愛媛算畢了帳出來。笑嘻嘻的說道。「完事了。明天我可以來取耳環子了。禮拜日也可以戴出來了。此刻你去算你的罷。」家鼐囁嚅着答道。「不。我已改了主意了。那殺豬的還欠我二十個法郎。我明日下半年去交了豬。再來贖褂子。也還來得及。」原來方纔家鼐和那婦人交涉的情形。愛媛本來都看得明明白白。所以同他相戲道。「你何不簡直的認了。說贖當的錢。已經到了那婦人的口袋裡。去做了他們的救命王菩薩呢。」家鼐也和他戲道。「小姐。你還不知道。這都因爲我心上愛你。所以當了你面。行這一回好事呢。正經說。那婦人明日要到鐵家去的。請你也和你那好朋友妙兒小姐說說。叫他做做好事。」那個自然。你如此竭力幫他。也真是難得。我也欽佩得很。就是那屠戶。萬

一不還你的餘價。你沒有錢贖新衣服。到了禮拜，依然一件舊衫子。那時我也得和你把臂去遊呢。」那到可以保得定不會落空的。萬一不。我照樣再做一頭豬都使得。況且我得蒙小姐優待。同去歡暢一天。就多付些代價。也并不爲貴。」愛媛笑謝了一聲。又道。「如今我必得先行了。不然你就挽着我手臂。一同送我到大街上去罷。我哥哥在那邊候着呢。」不敢。不敢。我不瞞你說。我現在自慚形穢得很。而且你知道我這裏還有事呢。」家尊一面這麼說。一面開了大賬房的門。自己退後一步。讓愛媛出去。誰知愛媛方欲出門。却又站住身子。用手在家尊臂上輕輕拍了一下。一面口裏說。「瞧！」但見大賬房外面。有一個婦人。從當裏密室中出來。一路向外面大門而走。手裏拿了一只紙板做的小匣子。此種匣子。是典當裡專放貴重首飾用的。那婦人一路走。一路細細的在那裡看他手裏那張物單。所以並沒留心。

陳家鼐也沒瞧見白愛媛。他們兩個却都認識他，那個自來學徒，立刻就把手裡那扇二重門一放，門就關了。他向愛媛道：「怎麼他也會有事情到這裡來嗎？」一位大曲藝家，方從俄羅斯國回來，他應該滿載而歸的呀，這又奇了。哼，這位顧蘭如娘娘，實在令人可疑。那麼我想到葛蘭德的說話，到底不錯了。」愛媛道：「他這個人，我也很心疑他，但是並不爲他到這裡來之故。因爲我們也常到這裏的。」陳家鼐急道：「話雖如此，但是我們不是有錢的人呀。像他……」恐怕他也不是常常有錢的，這些首飾，也許未到俄國之先當了的。你知道藝術家並不是包發財的。他此刻一到這裡，自然立刻要去贖當了……」要就是他母親的十字架，若是別的首飾，那裡攔得到此刻。你聽了葛蘭德的話，你就要和我一樣不相信他了。」怎麼！他也認識他麼？」此刻他還不敢指定，然而說他極像從前那個麥而高的女人，那

個人的名聲極壞的。他常在下等跳舞會裏走動。面上有個疤痕的。『這個人的臉上。並沒有什麼疤痕呀。』家鼐搖首道。『那是論不定的。因為我還沒有仔細近看他呢。況且他修飾得極精工的。要他果真是麥而高家的。我總在這幾天裏邊。要戳破他。』我但願顧娘娘並非你說的那人纔好。因為他常要到鈇家去走動的呢。但是我們爲了他。又耽擱了半天。我哥哥要等得不耐煩了。』陳家鼐於是把方才要避顧蘭如。所以關的那扇門。從復開了。說道。『小姐請罷。我不再耽擱你了。』於是愛媛出了門先走。那位自來學生。跟在後面。一路送將出來。這就是出大門口通『花籃街』的正路了。其時天已晚將下來。旁邊廊簷底下。一盞煤氣燈。已經上了火。將近大門之際。愛媛小姐剛要轉身。向家鼐握手話別。家鼐腳底下覺得踏着一塊硬東西。遂彎下腰去拾起來。口裏也說一聲。『瞧。』不知陳家鼐說與甚麼。且待下回

分說。

第十七回 拾戒指忽地起猜疑 上酒樓留心探踪跡

却說陳家鼐拾起了那東西。拿到那朦朦朧朧的煤氣灯底下一看。又說道。「一只戒指。」愛媛道。「恐怕就是你幫他的那個婦人丟了的罷。」「不是的。他來當的是一只四面光的金戒指。就是婚姻戒指。這個却是男人的東西。你看上面還鑄着個印嵌着一塊寶呢。」這必是那一個來當當。不小心掉下來的。你還是拿去交給富裡櫃上。等失主來認領罷。」那是說說罷了。你看這裡不是一只硬板紙的匣子麼。這不用說。定是那戒指的主人掉下的了。恐怕他匆匆忙忙。從匣子轉到衣袋裡的時候掉下的了……我想這主人就是顧蘭如了。好一位大曲師。你記得他方纔手裡拿着一個匣子。從這裡走出去麼。而且並沒見有第二個經過這裡呢。不用疑別的了。我看一定

是他掉下的了。要是別人早掉下的。到了這時候。也早被人家見了檢去了。『幸而他還失落在你這個誠實人手裡。你看他要親身來贖。可見他一定看得這件東西很貴重的呢。』雖是那麼說。然而他未必爲了值錢之故。纔貴重他。你看這塊嵌的是藍寶石。也不是十分貴重的東西。但是這上面刻着武士的勇號。只怕他貴重的是這個。『想必就是顧蘭如那男人的勇號了。』難道他還有這麼一位男人嗎。怎麼史太太和他介紹的時候。並沒有提起呢。『或者因爲他早年就寡了的。所以也就不提了。』那也說不定的。只是我想這位大曲師。恐怕未必出嫁過罷。至於論到武士的勇號。除非得了軍功。纔能有的。他要是貴族中人。必定是由法國大戰爭的時候起家的了。然而我看未必呢。『無論他怎麼樣。你無緣無故。總不能把這只戒指留起來呀。』我何曾要留他的東西呢。不過要趁此機會。當面去交還他

罷了。」愛媛聽了此話。心裡不覺疑惑起來。問道：「怎麼？你想要去拜望這個婦人嗎？」是的。我心裡很有幾件事。不能明白。正想當面去問他。一問。譬如這個戒指。是男人的東西。他那裡來的。這張當票去贖他呢？」那個他一定不肯說的。而且你把這種話去問他。他還要生氣呢。況且你也沒有干涉他私事的情理呀。」到了那時。我自然先得陪個小心。他住的地方。他告訴瑞福先生時。我在旁邊聽見的。我若說是我先生叫我去的。想來他一定要見我。況且他在我先生家裡見過我的。摠不見得就攆我出來呀。」卻說二人且說且行。緩緩出了當舖大門。走在「花籃街」上。好在其時街上不見行人。那愛媛小姐忽然的問道：「你幹這件事情。你到底要我贊成不要？」陳家鼐訝道：「怎麼？你忽然之間。弄出這麼一個問題來了。我甚麼事情都可以去幹。我摠不能使你心上不樂呀。」既這麼着。我請你除了方纔這

些妄念。聽我說話，馬上把這戒指，交還櫃上。方纔是那個經手贖出來的，你就交還那個。『很好，小姐，我就依你辦去就是了。但求你許我看看仔細，然後去還好不好。方纔廊下的燈光，實在太暗。這裡亮光還好，就不難看清楚了。然而印章却是金石家的一種學問，我却懂得有限。不過要看看這上面的勇號罷了。因為這位顧娘娘，我還不知他到底是顧娘娘，還是麥娘娘，既然親身來贖取這件東西，則這東西的主人，必是同他有關係的了。』這麼說，你還是存了方纔這個疑心呀。你這心思未免太固執了。『是吓，我想我這心思沒有用錯呢。且待我細看一看，你看這面子是個這麼一個古藤牌的式子，縱橫刻着幾個細字，底子是黑色的，你不知道，此中很有一個道理呢。從前有個朋友，是做刻字師的，他很和我講過的，你瞧角上還有三只鳥呢。兩上一下，還不知是鷹是鸚鵡，還是杜鵑，看他腳爪，一定是鷹，而且還

有个灣嘴作證呢。小姐你看這個上面。还有个伯爵的記號呢。」任他伯爵的記號。侯爵的記號。與我却毫不相干的。」但是小姐你知道賈爾誼是伯爵呀。至是愛媛小姐心裏有些覺得陳家尊的心思所在了。所以問道。賈爾誼麼。你疑心的就是他麼。」這位伯爵你不知道。他和顧娘娘很相熟呢。」然而毫無憑證呀。」憑證是沒有。不過我心裏猜度罷了。但是有了機會。我總得查他一查。所以我想去見見那個婦人呢。小姐你須記得姓賈的。不久就要和你那位女友成親了。倘使查得那個曲師。和他有什麼瓜葛。也好使妙兒小姐馬上知道呀。」果真如此。我第一个先得告訴他。但是你也不過猜度猜度罷了。外邊有爵位的人也不少。况且這戒指。你也不能指定說是顧蘭如失落的。」我想查個明白。也是爲此。外邊貴人雖多。然而爵位雖同。勇號是不同的。這件事只要打聽得姓賈的勇號。就可明白了。可惜這字太

小一時看不清楚我若就去還了櫃上。也不便問他借顯微鏡細看。你肯許我留到明天。向顧娘娘追問一番。定可探出各種隱情來了。不知你許不許。」愛媛呆立了數秒鐘。沒有回答。家鼐催着道：「小姐。我在這裏等你回話呀。」愛媛道：「我並沒有什麼回話。不過這戒指要是我拾着的。我連一刻都不要留他。如今却不是我拾着的。與我什麼相干。」家鼐道：「我總想問顧娘娘一問。要這東西不是他的。我就把他交與近處警察。這事就完了。」這東西若是賈伯爵的。何以他自己不贖。倒要這婦人來贖呢？」可不是。我就因此有些疑心。所爲者不過是妙兒小姐的事。並不爲我自己起見。你是知道的。」愛媛於是想了一想說道：「你自然是信得過的人。你要怎麼你就怎麼去辦罷。」陳家鼐聽了此話。好像奉了聖旨一般。再三稱謝了。還約他明天仍到鐵家相館裏來會面。那時再告訴他此事的上下文。又說道：「我穿

了這件襤褸衣服。不便和你哥哥相見。恕不遠送了。」愛媛重複同他握握手。就飛也是的。跑了去。要緊去找他哥哥。這裏陳家鼐站住了脚。伸長了頸。目逆而送之。直至他轉了一個灣。影兒不見了。他纔轉身來。一手把那約指往衣袋中一揣。自言自語道。「麥而高。好朋友。如今且看鹿死誰手罷。」

話說那天陳家鼐約葛蘭德晚上相會的那家館子。就是舊城子相近『落蘇大街』上的一家。巴黎地方。靠這一段。此種私家館子。也很不少。人家都稱他爲『家常館』。其實是個中等酒飯俱便的地方。你要認真說他是個大菜館。他却辦不出大筵席的。說他是個大酒館。他也備不了許多的酒。然而後面的雅座。却也十分寬敞。喝醉的人。不妨進去邯鄲一夢。不慮攪擾。要消遣的人。也可到彈子枱上一決勝負。所以一家館子。自有一家的主客。不過都是中下社會中人罷了。有幾家是專備文士學生照顧的。他們往往借此

爲聚談縱論之所。有時清晨。行過他的門前。詩聲雜沓。洋洋盈耳。亦有幾家是酒徒的樂園。但須衣服麗都。酒家肯予賒欠。他們就不到酩酊。不肯休歇。還有幾家竟是藏垢納污。流氓的淵藪了。此種地方。雖常有警察看守。其實亦無如之何的。那陳家鼐常到的一家。是藝術中人聚集所在。大家在此討論工藝。喝瓶麥酒。習以爲常。也有左近小舖中主人翁。到此打牌消遣的。然大抵以工藝中人爲多。館主鮑別崇。平日也頗講求工藝。所以和近邊那些技師。很是相熟投機。他館裏流氓雖未能絕跡。然而待之甚嚴。彈子房裏。輕易不許他們進去。偶而有些囉嗶。他就立刻揮之門外。惟恐主客厭惡。與他生意有碍。所以規矩商人。也就樂於相就了。且說那位陳家鼐。歇了工。無非到他那裏消遣。竟是他館子裏一位常客。幾於無日不到的。這天晚上。他因爲約了人。到得格外比平常早些。衣服也穿得齊整些。原來他同愛媛小姐

分手之後。已回家裝束過。那件嶄新的元色褂子。雖還沒有贖出。然而已經換了一件齊整的外套了。這件衣服。他除了赴跳舞會。也不常穿的。這自然是赴公衆跳舞會的說話了。至於私家社會。尋常聚集。但須帶一個白領。罩一件大衣。也就可以進去了。然而此等地方。他却是難得到的。且說家鼐等不多時。那葛蘭德也穿了常服。欣欣而來。兩個直了嗓子。對飲了幾大杯酒。然後吸烟談心。那鮑別崇也坐在一旁應酬。這話就越談越覺高興了。因爲他們就把那個麥而高家的當作題目呢。當時鮑別崇道：「他這個人的性格。實在希奇得很。令人難以捉摸。他果真是一個跳舞的好手。到處有人贊他的。他手裏的錢。自然也賺得不少。不然那裏撐得住這種開消。他還供給許多古怪的人呢。說也奇怪。聽他的談論。倒極似一位正派的婦人呢。自從他去了之後。我這裏倒少了一個好主顧了。」陳家鼐道：「恐怕他

呢。『我也不想了。他還是某年戒肉節天主教時候。不看見的。他要還在世上。此時年紀也就不輕了。』我想你見了他。還不致於不識他罷。』那是一見就認識的。他臉上還有個疤痕呢。你是知道的。』葛蘭德聽了。插口道。『這疤痕呢。早已看不清楚的了。』鮑別崇道。『在他卸粧之後。濃粧之前。你看他這個疤。竟和鼻子一樣清楚呢。』陳家鼐道。『最奇怪是他從前使養的一班走狗。他們也沒有一個知道他下落的。』那班東西。他要。就呼之使來。他不要。就揮之使去。那裏還給他們知道他的踪跡嗎。』雖道自從他去了之後。這些人你一個沒有見過嗎。』你知道他們到這裏來。大抵總在晚上。穿的衣服。都是怪怪奇奇。沒有一天同的。一到白天。一個個又另換一種神氣。就在街上遇見了。叫我那裡不認識他們。況且那時。我也並沒有留他們的心呀。』難道這許多人。你竟沒有遇見過一個嗎。』上禮拜我好像見過一

個的。這個人因爲他有黑鬍子。灣鼻子。年年戒肉節時候。串起戲來。他每每扮做新嫁娘。所以我有些認識他的。穿了矮領的衣服。拿了一球黃花。這副形狀。誰見了都要捧腹呢。那天夜半兩點鐘。光景。我這裏剛要關門了。他忽然間走來問我要了一杯白蘭地酒。我因爲看他樣子很倉皇。所以就給了他。其實我心裏很不願意。不知道他究竟從那裏幹了什麼事來。口裏不停的在那裏喘。好像牛一樣。」「是那一天晚上。你還記得嗎。」「我倒忘了。大約總在一禮拜前。」「你會問起他那個麥而高家的沒有。」「沒有。沒有。這個婦人。我已經長久不見。早已忘了。如今不是你提起。我那裏還想着他。」葛蘭德在旁邊。一直沒有開口。至是他也說道。「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陳家鼐問道。「你今天瞧見的那個婦人。你不是說他很像那麥而高家的嗎。」「他看着是很像的。然而天下同貌的人。自也有的。」他們正在那裏說

話。驀地裏大門啓處。進來一人。不知進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八回 幾文錢夫妻成陌路 一杯酒朋友託交情

且說陳家輩約了葛蘭德。在一壺春酒館之中。暢談歡飲。恰巧店主人鮑別崇。與從前那個麥而高家的。也曾相識。這裡陳葛二人。本來有些疑心。那位顧蘭如的來歷不明。如今忽然聆了鮑店家一番議論。隱然照合。不覺細談起來。從此就談入了港。正在談得酣暢淋漓。盡情笑樂。忽然大門啓處。進來一人。大家回首看時。但見此人身上穿了一件花花碌碌的古怪衣裳。足上究竟奴高統靴子。直接到了大腿上面。一張紫糖色的臉上。加配了一個血下懷。那有活像戲臺上扮出來的小花臉一般。當下走了進來。揀定了對面上。生了那麻槩子。昂然坐下。一面屁股方纔靠着椅子。一面直着嗓子嚷道。這裡陳家輩。酒來。侍者答應了一聲。是。回身就去斟酒。這裡鮑別崇仔細

其人何人
其夜何時
讀者試掩
卷思之

辛酉戊辰
乙巳癸丑
之八字矣
這口黑胡
子扮新嫁
娘時奈何

個的。這個人因禁詫異起來。說道：這真所謂說着曹操。曹操就到了。你說奇
個的。這個人因德聽了。就亟亟問道：怎麼？你如此說來。這纔進來的。就是你
扮做新嫁娘。個人嗎。鮑別崇道：怎麼不是。正是我那天晚上的主顧呢。麥家班
形狀。誰見九扮新嫁娘的就是這個人。他人雖然只有這麼一個。然而他的衣服。
然間七是變換無常的。現在身上穿的這套衣服。你們瞧瞧像個什麼東西。但是
衣服雖換了。他那個鼻子。總變不了的。而且他那一口黑而且長的鬍子。也
沒有刺。所以一見就認識的。今兒晚上。愛利戲園那邊有跳戲。想是他先到
這兒來喝一杯。然後再到那邊去了。家尊道：還有那些同班子的人呢。恐
怕在馬路上等罷。鮑別崇道：不一定。他們以前。往往合了夥兒。一起來的。
自從麥家的去了。他們就星散了。如今他們既然一個個慢慢的出現。那麥
而高家的也恐怕不久就要來收羅他們了。我們談的功夫不少了。此刻我

要少陪你們。到櫃上去應酬來客了。鮑別崇說畢。就起身去了。這裡葛蘭德取表一看。不覺訝道。已經十一點鐘了。因對家鼐道。我和你老兄在一塊兒。時候過得好像格外快些。我們本來談得高興。就談到天明。兄弟也可奉陪的。但是今晚十二點鐘。還有公事。要去當班。湏得回家改換號衣。所以祇得告辭失陪了。家鼐道。你有事儘管請便。不必客氣。我等一會。恐怕還要到跳舞會去。那時少不得我們還要相見呢。說畢。葛蘭德點頭自去。不提。這裡陳家鼐別有心事。意欲獨自一人。暗暗偵察那麥而高家的。並其黨羽的舉動。究竟如何。正慮同着葛蘭德在一塊兒。恐怕有些不便。如今他要告辭。恰中下懷。那有不一口答應的道理。且說那人進得門來。坐在家鼐對面一張桌上。生了那麼一部濃髭。還加上這麼一個鷹爪鼻。一望即知不是一個善類。這裡陳家鼐正在細細留心看他。忽然聽得玻璃門上。剝啄有聲。也不知道。

是什麼人。看看對面那個灣鼻子的人。依然吸煙自若。一動不動。可見他並沒有聽得什麼聲音。但見他時時向着裏面一間小彈子房裡。探頭探腦的張望。這彈子房裡。另有一扇邊門。與大街相通。所以那些出入的人。可以不必由這裡酒間的正門往來。且說那人。雖不停的往裏窺探。但是那些打彈子的人。却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看他的光景。必然是等什麼人的。這裡陳家鼐。却並不等什麼人。只是心裏暗暗着急。看官。你道他急甚麼。原來他急着要看看。到底敲門的是個什麼樣人。如今這間屋裡。所有的不過是三個。人。自來學徒。和那灣鼻子的。還有一個就是店主人。所以來的那人。除非是找那灣鼻子的了。當時陳家鼐自己心裡想道。「來的不要就是麥而高家的罷。但是叫我怎麼可以知道呢。如今這個人。就在我的背後。若說顧蘭如就是麥而高家的化身。那是我一回頭。彼此都要認出來的。」所以他連動

他來何故
我也吃驚

讀者幾疑
其再尋陳
家魚借錢
來也

不得
不作
此想

都不敢動一動。這裡門上剝啄的聲音。倒又來了。鮑別崇那老頭。祇管沉倒了頭。在那裡幹他的事情。那灣鼻子的。依然吸他的烟。別的毫不理會。又遲了一會兒。那大門啓處。就有一個婦人。翩然走了進來。陳家鼐一見。就認識他。不覺暗喫一驚。心裡想道。「這就是我在當舖裏遇見的那個婦人吓。」一面用手。把自己頭上一只氈帽。往下一拖。就壓到了眼睫毛上。恐怕被他瞧見了。大家不好意思。不如澀了乾淨。一面心裏還暗暗的埋怨他。說「你結交的好伴黨。原來也不是好東西。竟是個騙子。拐我的錢用。倒說家裏有小孩子。要餓死了。神氣做得活像。我也不知被這種人。騙過幾回了。以後我却再不來上你們的當了。」他心裏儘管這麼糊思亂想。那兩眼。却不住的望着他們。只見那婦人。一直往那坐着吸烟的。那個灣鼻子的。那張桌子邊去。到了他面前。就站住了。叫道。「阿林！」那人兩只手。插在兩邊衣袋裏。口

相見時如此漠然夫婦道喪爲之一歎

問他要錢却是如此爲之一歎
實是在沒得回答只好動怒所謂老羞成怒也

裏不住的吸着捲紙烟。聽得有人呼他。他就答着說道：「做什麼吓？」及至見了這個婦人。他又說道：「毛毛。是你嗎？」那婦人道：「是我呀。你瞧我的樣子。難道改變了嗎？你害我好找。如今我到底找着了你了！」那人道：「你到這兒來幹什麼。你要我怎麼樣吓？」「你問我要你怎麼樣嗎？我要你給我幾個錢。買些東西給你的小孩子喫。免得他們餓死了。」要錢！你真不怕害臊的……好麼！你又怎麼知道我有錢呢。這又奇了。『你沒有錢。怎麼又會租衣服穿了。去赴鬼戲跳舞會呢。』那人聽了這句話。就格外的動怒。悍然的答道：「這衣服。不是我自己化了錢弄來的。」那婦人道：「我知道你本來沒有錢。不過把我的錢悔氣罷了。如今我所有的東西。都被你弄得精光了。數年以來。我喫了這些苦。連冤都沒處去訴。要是我單身一個人。生在世界上。怕沒處噉飯。還要來覩顏求你。不過爲了這幾個孩

父子之情
也斷了可
發一歎

煞是可憐

子沒飯喫罷了。」那麼着。你就把他們送了育嬰堂，就完了。」那婦人聽了此言。登時變了一副哭喪臉出來。陳家靠在一旁。用冷眼細細看他。但見這婦人的眼淚。撲簌簌如連珠一般。從臉上直滾下來。看了煞是可憐。後來哭哭哀哀說道。「阿林。你且聽了。自從你丟了我母子不顧之後。我何曾問你要過一個錢來。任你幹什麼事情。住在什麼地方。我心裏雖然有些明白。我何曾來找過你一踏。不過今兒晚上。恰巧碰見你進門到這裏。要來化錢受用。我在窗外看得分明。所以就在玻璃窗上。拍了幾下。要你知道。你却並不在意。一聽都沒有聽見。叫人怎麼不跑進來。誰知倒反來受你的氣。」要是我早聽見了。知道是你。我也早趕出來。給你一個好看了。還要你進這兒來嗎。」那人說了這幾句。又瞪起了兩只眼睛。看住了那婦人不動。那婦人也氣極了。說道。「如此說來。你竟要打我。殺我麼。好吓。此刻也不遲呀。你敢動

做老婆的
聽者

可憐可憐
我欲拔刀
相助也
自了漢之
恒情

動手。我怕你不去坐監牢去。你的孩子。怕不要到街上求乞去。那時候。我的罪孽。倒要圓滿了。請你打罷。」你話也說穀了。我這裏還是一個錢沒有。你滾你的蛋去罷。我也沒有這好手來打你。你亦不必害怕。然而你要再多囉唆一句。可小心一點。」

且說當時他二人的說話。一句緊似一句。彼此不肯相下。那婦人的勢力。自沒有那漢子的強。然而他也沒有要叫旁人助力的意思。那男子另有他的道理。那裏肯叫傍人干涉他的事情。這裏鮑別崇。祇要他們鬧得不十分利害。他也必不肯插身多事。陳家鼐看了這個情形。心上好不舒服。却又不便無端干涉。也叫無可如何。後來那婦人。咬牙切齒的回答他道。「我空了手。是必不走的。」那人聽了。就此揎拳勒臂的。竟要動手起來。不過礙着旁邊有人看着。也祇好把口惡氣。硬嚥入肚子裏去。他心裏的主意。不用說已是

散場時如
此夫婦道
歎爲之一

打定的了。所以對那婦人說道。「你這人也太利害了。叫人看了。好像我不知有多少錢。其實我袋裏。所有不過三五個法郎罷了。如今我要打發開你。也只好和你分而用之。你且出去。一會兒。我們到大街上再說罷。」說畢之後。竟然就立起身來。要到櫃上去算還酒鈔了。這裏陳家鼐。本來想等那人去了之後。暗暗地向那婦人打聽些緊要消息。如今見他們要一同出去。也祇好預備跟了他走。繼而心裏又暗自盤算道。「我剛才既已許那婦人有工可做。他明天自必要到瑞福先生家裏來的。到了那時。我必須細細的盤問他一番。不但可以知道他丈夫的底細。就是那麥而高家的作爲一切。或者他聽得丈夫說過。也未可知。我方才錯疑他。日間的事情是做作出來。誰知實有其事。俗語說的。『一錢不落虛空地。』我方才平空把屠戶處得來的二十個法郎。給了他。誰知如今就要受他的益處了。但是他男子。此刻要他

到門外去。顯然的不懷好意，至少把他一頓惡打。論不定。還要下毒手。弄死他。既那麼着。我斷乎沒有旁觀不救之理。不如先去喚了警察罷。主意已定。方要起身實行。那鮑別崇已是猜到了他心事。連忙給他一個暗號。叫他不必多管閑事。原來鮑別崇知道此人乃是昔年麥而高家的羽黨。向來無惡不作。不是好惹的。一面他自己也離了櫃檯過來。伸手一推。叫那人坐在椅中。不必起來。一手攔在那婦人肩上。輕輕的說道。我的好奶奶。你快回去罷。我這裏不是你們夫妻相罵的所在。就是在大街上。噪噪鬧鬧。也不成個體統。此刻我必不許他出去。和你爲難的。你放心走罷。到了家裏。太太平平快些睡覺。有什麼事情。等你們二人。大家平了氣。在家裏細細的再討論罷。那婦人聽了他這一番言語。無話可答。背身要走。齊巧回過臉來。就同陳家鼐打個照面。不覺喫了一驚。這裏陳家鼐看他的意思。好像就要招呼。求他幫

除此之外
更無話可
說煞是可
憐

只有如此
調停之法

承情承情

助似的。連忙用手指攔在嘴上。同他打暗號。叫他不要招呼。那婦人也就會意。口裏就說道。「好好我去就是了。你這行爲。將來叫你的小孩子們明白就是了。」那人聽了。又復開口同他爭論。鮑別崇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婦人輕輕引了出去。等他出了門口。到了街上。然後把門關上。回身進來。陳家爺看了這個情形。心裏好不難受。因爲他有了錢。情願在酒館咖啡館裏受用。不肯顧家裏小孩子們凍餓。豈不可惡。但是他心裏別有用意。一時不便發作。祇得把一口氣忍了下去。漸漸平復了。倒想着同他兜搭兜搭。或者可以打聽些消息。亦未可知。所以就帶着笑問道。「他是不是常常這樣兒。來攪擾你的麼？」那人道。「不……：……這是第一遭。今番是看在你們幾位的分上。以後再要如此。我必不饒他的了。」家爺道。「以我看來。一個人如果進益賺得少。還是不娶妻的好。大凡一個人賺錢養活自己。一個人是容

所謂無家
贏得一身
輕也

此種大議
論恐是譯
者之借題
發揮耳
可謂對牛
彈琴

易的要是娶了妻子就要把一個人用的錢分給兩個人用就要覺得不穀了。等到後來生了孩子那就不用說格外要拮据了。所以一個人要想自己享福受用不受煩惱斷斷不可以娶妻否則亦湏到了三四十歲有了積蓄然後可娶。然而一個人有了妻子是斷斷不能獨自受用的了。因爲式式先要顧着了。他然後再輪得到自己呢。不過同婦人不相干的事情。他要無端干涉。那是爲丈夫的自有教訓他的權利。」陳家鼐發了這麼一篇大議論。原來是要譏諷他的。誰知那人竟是一個粗胚。那裏懂得道理。因就答道。「我在這裏享福受用。他能把我怎麼樣呢。」說畢了。就叫鮑別崇說道。拿杯好點的酒來。給我消消惡氣。陳家鼐接口道。拿三杯來罷。我們大家一夥兒。在一塊喝酒。錢算我的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就把椅子移到了阿林對面。同他一桌坐了。還有一個位子。是預備着給鮑別崇的。當下阿林說道。你要請

我。我也不必推辭了。橫豎改日我有了錢。可以還敬的。一面說。一面兩手捧在兩邊褲袋裏。不伸出來。陳家鼐道。「你要回敬我麼。看不出你竟是一個好人。失敬的很。今兒晚上。諒必你是要赴跳舞會去的罷。我也待往那裡去呢。你從前那些朋友都怎麼樣了。怎麼沒有和你在一塊兒？」「不知你說的是那些朋友呀？」「我說的。就是那些每逢戒肉節。和你搭班在一塊兒跳戲的。你不是常扮了一個新嫁娘的嗎？」「你難道瞧見過的嗎？」「見過十來回了。老朋友吓。當初麥而高在這裡的時候。凡有公衆跳舞會。我總去的。那時候。我們比此刻還作樂呢。」那人道。「麥而高麼？你認識麥而高的麼？」陳家鼐道。「我怎麼不認識他。但是我從來沒有同他交談過。這就是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了。」阿林起初聞得陳家鼐提起麥而高。不覺大驚失措。後來自己有些覺着。連忙裝作無事的樣子。又假意的轉問道。「你

麥而高個
然有兩個
豈亦如魯
之有兩曾
參耶一笑

說的是那一位麥而高呀。可不是那個住在馬德街的紅髮少女。常常在來恩戲園見他的嗎？」「不是。我說的是臉上有個小疤的。在愛利戲園的時候。那一個不知道這位麥而高娘娘呢。」「那我可記不得了。」「糊說。你以前不是常常同他在一塊兒搭班跳戲的嗎。那裡就忘了。我說他此刻到底怎麼樣了？」「我可實在不知道。我以前同他們一塊兒跳戲的。也不知多少跳完之後。各自東西。你說我一個個都記得嗎？」至是鮑別崇插口說道。「那是記不得的。然而這個麥而高家的。不是尋常人。他從前在我這裡。請你喝酒。也不知多少回數。你總不該應把他忘了呀。他在這裡的時候。在我店裡。一天晚上。用的錢比你三個月化的錢還多。可惜後來就去了。那時你也不看見了。如今你又出現了。又穿的是跳戲服色。所以我疑心他也回來了。最奇的是你娘子。今兒晚上怎麼又在這裡把你找到了。從前你幾年不

剃鬚子可
也如何要
他受起剝
刑來一笑

會到這裡來。他也從沒有來過呢。還有那天晚上我這裡大門已經關閉了。五分鐘你還敲門進來要酒。那時候我幾乎認不出你了。」那天晚上麼！……我。我不知道你所說的是那一天呀。」別裝傻子罷。你要我認不得你。除非你把鬚子剃了。鼻子割了。纔行呢。我的老朋友吓！我說那天晚上到底爲了怎麼回事？看了你樣子好像在那裡被警察要抓。所以急急逃跑似的。」糊說。我那天剛從『暮冷路』下來。走的急了些。所以有點兒喘氣。那裡是怕警察。我並沒有犯罪。也沒有人來控告。何必要怕警察。老實對你講。那時因爲所找的朋友。沒有會到。所以獨自一個。在這裡坐了一會兒呢。」說畢之後。便把身子站了起來。陳家鼐問道。「怎麼。你要走了嗎。還沒有到十二點鐘呢。」那人一面起身。一面取出一枚金圓。交給鮑別崇。說。這是二十個法郎。算還酒帳。多來找我。又對陳家鼐道。早些去也不妨。左右總是要

去的。一面說着。便昂然的去了。原來他袋裡。金圓不止一二枚。不過這種人。只要自己受用。不顧他人死活。所以不肯分給他妻子幾個罷了。聞文表過不提。要知以後細情。且待下回分說。

吾聞諸新學少年之口頭禪矣。曰文明。曰自由。一若一文明。則無往而不文明。一自由。則無往而不自由者。然吾驟聞之。吾心醉之。吾崇拜之。

又曰。自由結婚。吾驟聞之。吾心醉之。吾崇拜之。竊以爲夫婦。爲人倫之始。使得自由。自可終身無脫輻之占。家庭之雍睦。可由是而起也。乃觀於此。回。而爲之嗒然。此書吾閱之未終篇。其結果如何。未之知也。然觀於此。阿林毛毛之問答。固儼然夫婦矣。乃若是。乃若是。自由國之人民。豈猶有問名納綵。父母命。媒妁言之。縉節。以束其自由耶。豈猶彼此未相習。即結婚耶。今而後。知文野之別。僅可以別個人。而斷不能舉以例一國。如謂可以

例一國也。則如此人者。胡自而來也。吾豈欲於此小節處。故爲斷斷辯哉。吾惡夫今之喜言歐洲文明。歐洲文明者。動指吾祖國爲野蠻也。故舉此以叩之。（野塵主人）

第十九回 入劇場改頭換面 呈雜技萃精會神

且說陳家鼐本來想靠在阿林身上。打探些麥而高的消息。所以極欲同他細談一回。誰知幾句說話。已經觸動了他的疑忌。就此起身要走。心裏覺得好不自在。然而仔細一想。這種人。他既已存心防我。即使與他多談。亦萬萬不能得他的實情。追問急了。反要起他的疑心。倒不如由他先去。我再跟踪而往。到了戲場。再作道理。豈不更妙。主意已定。也就由他自去。並不挽留。又念他的妻子。我已同他相識。明日相見之後。如果問他一切情形。他的男子既然和他恩斷義絕。諒他也不致再代他隱瞞。閉口不言的了。陳家鼐想到

是粗莽人
舉動

他這種行
爲其實與
他人並無
壞處不過
愈顯他的
下流行徑
罷了
是熱心人
舉動

所謂乖人
不喫眼前
虧

可見偵探

這裡。心上很自寬慰不提。且說阿林把帽子整一整好。翻身就走。也不再和陳家鼐告別。因爲陳家鼐提起麥而高。觸了他的心。所以早已不在他的眼裏了。那位少年雕刻師。却又偏偏要同他親近。不肯放鬆。緊緊的尾隨了去。因爲恐怕那婦人。萬一沒有去遠。被他撞見了。打將起來。若使有我在場。就可打他一個抱不平。免使那可憐弱婦。喫他的虧。及至出來之後。不見影踪。就知那婦人已自回去。並沒有在此候他。那婦人還算是個見機乖覺的人。阿林也沒有往別處去攏。一路逕往愛利戲園而來。原來這戲園。離鮑別崇酒館本是不遠。所以不多一會。已自到了。而且親見阿林一直進去。家鼐却並未隨之而入。但在街上往來閒步。想把主意立一立定。再定行止。原來家鼐這天。自從出了相館之後。運氣很巧。接二連三的。碰着了許多機會。得了許多消息。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兩益當舖裡。遇見顧蘭如。在鮑別崇酒

之術無他
亦在於隨
處留心而
已

館裏遇見麥而高的舊黨。在當舖門口。拾着一只金戒指。現在一寸心中。轆轤不息的思來想去。都是這幾件事情。一時之間。想不上一個好主意來。至於那只戒指。他因爲放在相館抽屜裏。恐怕不妥。所以一直帶在身邊。出館之後。竟帶在自己小指頭上。鮑別崇見他忽然有了這麼一件東西。已經當面問過他。他把假話敷衍過去了。如今打算到跳舞會去。好得那葛蘭德也要到的。要是那個古怪女人。麥而高的妻子。今天晚上。果真要在那邊出現。我們少不得要留心偵探他一番。還要想個法子。同他勾搭說幾句話。藉此也可刺探他的口氣。然而法子雖好。却有一層難處。因爲那些舊時的同黨。既經他號召而來。各歸舊職。這個灣鼻子的阿林。自然也在其內。此人與我在鮑別崇店裏遇見過。我們大家都瞧不起他。回來在跳舞會見了。不必說我還是看不起他。就是他也不是獸子。豈有不告訴麥而高。叫他不要理保

於此可見
彼國常人
之重視工
藝家亦不
亞於吾國
之重視讀
書人亦何
怪其實業
之進步如
此發達如

我之理。這麼一來。我們要想和他講話一節。是再也不能的了。

陳家鼐心上。方在躊躇憂慮。惟恐設施無效。忽然抬頭一望。不覺計上心來。你道他有什麼妙計。原來他一路行來。看見了一家小小衣莊。乃是一個老年婦人所開的。他這裏從來不賣新衣。都是收的舊貨。任人揀選。有貪便宜貨的。往往到他這裡來交易。陳家鼐也是這裡一個老主顧了。因爲不但買他的價錢便宜。就是買不起的。他還可以租給你穿呢。當下陳家鼐見他玻璃窗裏。掛了好些衣服。不覺觸動了心事。心下想道。我何不到他這裡改扮一番。好得這位李婆婆和鮑別崇一樣最愛和我們工藝家要好。我更同他本來相熟。斷無不相信我的。他這裡衣服很多。可以由我揀選。那時我把衣服一換。再把面貌畧畧改變。不要說是阿林。恐怕任什麼人。都要認不出我來了。主意已定。就踏進門去。同那婦人招呼。且說李婆婆。乃是一個壯健老

知可有
紅頂花翎
朝珠補服

婦爲人和氣非常。一見家鼐此時進來。業已猜得他的心事。因說道：「你今兒晚上莫非又要往那裡去作樂嗎？你需用怎麼樣的衣服呀？」家鼐道：「你有什麼好衣服。請你給我瞧瞧。你知道我是不歡喜穿軍士服色的。今兒最好有什麼古怪些的衣服。給我在這裡穿了就走。」那是最便的事情。你請到後面去穿就是了。你喜歡穿什麼。儘你自己去選。褂子、靴子、領子、帶子、帽子、褲子、件件都有。不用說是我們歐洲衣服。就是日本衫服。中國衣服。也都有在內。我們是素來相識的老主顧。你獨自一個進去揀罷。恕我不奉陪了。你愛甚麼。穿甚麼就是。」家鼐道：「很好。請你把門關了。待我一個人打扮起來。脫下來的舊衣服。請你代我收下。明天早晨來取。至於這筆租金。我們等三五天再算罷。」那麼說來。你今兒要去幹的。並不是什麼好買賣了。」本來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我也不想在這裏邊撈好處。但是我現在。

阿林如此
可也安分
之陳家鼐
亦復如此
足見彼國
風俗之異

除幹正經外。私底下又和一個屠戶做小貨。很弄幾個錢。儘我自己使。而且此刻。即使我要預支一個半個月的工錢。我們那位瑞福老師。也無有不答應的。所以請你儘管放心。不至於久逋你的。我現在口袋裡。確還有一個五法郎的金圓。但是既要赴戲園裡去。必得要購入場券的。又或遇見了女朋友。更湏請他們喝一杯酒兒水兒。所以祇得請你欠給我幾天了。此刻我要進去裝扮了。請你把門關了罷。」李婆婆答應了。退出來仍到店堂裡。等候了約莫有二十分鐘工夫。陳家鼐已經打扮好了。走將出來。一看已把模樣兒都改變了。不知道裝成一個什麼樣子。令人一見了就要發笑的。身上穿了一件花緞的緊身。前後都用花繩結束得緊緊兒的。下身大小腿上。都用軟皮裹緊。好像軍人的打腿布一般。足下穿了美洲印度種着的。嵌花鞋子。肩上圍着一塊虎皮。好似披肩一般。臉上更用顏色開了一個花臉。額角是

想是借來
孫行者的
直覆可發
一笑

不知較京
班戲中單
雄信之面
如何一縱
做了鬼臉
還要行禮

藍的。下頰是紅的。兩頰是紅、白、藍、三色相間的。這種神氣。真是一見了就要發笑的。那裡還認得出他是那一個來。李婆婆見了。幾乎把肚子都笑痛了。虧得他自己倒還忍得住。走過來，恭恭敬敬和李婆婆握手告辭。一開門，就往大街上去了。

家鼐一逕來到愛利戲園門口。只見電光澄徹。內外通明。幾同白晝。門外車馬喧闐。如龍如水。兩旁站立之人。色色俱有。如管門、接客、侍者之外。尚有一般貧漢。專在此處找拾雪茄烟頭。藉覓微利。（西人戲園中不准吸烟故來者往往去之於門外）而流氓

等人。尤專在此處遇事生風。以故格外熱鬧。擁擠不堪。閒話休提。且說這位自來學生。本是一個勇壯之人。身材亦復高大。當時兩臂撐在胸前。向人叢中直衝進去。居然被他撐開一條路來。到了門口。照例購票進去不提。且說法國此種大戲園中。除中間大廳。樓上廂房之外。兩旁前後。還有許多分室。

以爲來客用點吸煙。並喝酒、喝水、飲咖啡之用。男女借作約會談笑。尤莫妙於此。當時陳家鼐入得廳來。只有葛蘭德一個。是他相識。此時。他已穿了號衣。同他同事高利書。並立門前。家鼐遂有意和他們對面而立。又故意的對着他。努眉閃眼的。做鬼臉。要試試他。看得出是我否。高利書見了。就喝他走開。葛蘭德却笑而不言。如此看去。只怕他已經認出的了。當下陳家鼐。就走了開去。一轉身間。一眼就瞥見一個人。頭上戴一只高帽子的。倚在一根庭柱上。目不轉睛的。望着門外呆瞧。家鼐就心知他是在那裡候他同黨的。因自念道。我來得剛在時候上。好歹他的同黨來了。我也可以看個分明。其時臺上所演的一齣。剛巧完結進場。忽見那邊牌上。又掛出一齣。乃是四人對舞。家鼐見了。心中喜道。這是我的好機會來了。但是還得先去找個對手。湏要工力悉敵纔好。原來他所謂對手者。就是少年女子了。此種少女。呼姨挈

妹。非親即隣。成羣結隊而來的。也不知凡幾。內中也有正經靠着工藝度日的女孩兒們。多是一些小家碧玉。手頭沒有錢。不能到什麼大地方去逛。生長在自由國中。繁華世界。又不肯像中國女子。枯坐家中。甘守寂寞。就由父母挈了。到戲園裏來。自相尋樂。大約兩旁邊廂之中。成羣列坐的。多是此輩。衣裳大抵半新不舊。無甚華麗者。且有並此亦不可得。而假自姑嫂者。亦不暇代他們一個個的算清帳了。且說當時陳家鼐。選中了一位稍長的女子。明眸皓齒。出落得別樣風流。因爲方才演畢的一齣戲中。也曾親見他跳舞得十分精神。無懈可擊。又好像從前在別處跳舞會中見過的。原來家鼐往常祇要手裏有了五六枚法郎。他就往會場裏跑的。如今這位女子。今宵剛正穿了一套新裁的衣服。本想顯弄顯弄。所以家鼐請他作對同舞。他就滿口應承。此是法國的風俗如此。並無生熟男女的界限。要在中國。是萬萬做不

到的。而且他不但自己應允了。還願意再去找這麼一對。串成一齣呢。當時他回過臉去。就瞧見了這位戴高帽子的人兒。一看倒是認識的。所以就嬌聲嚶嚶喚他道。阿林、來！啗們一塊兒串這一齣罷。誰知這阿林、竟搖搖頭。走往大門那邊去了。這女子、因就說道。那有什麼希罕。你去你的。難道沒有你了。啗們就跳不成嗎。

不多一回。樂聲大作。幕簾啓處。脚色登場。兩班的人。就此作對對舞。那陳家鼐、尤欲顯其所長。故事事占奪先籌。不肯落後。故此同他搭黨的人。亦格外拿出十二分精神來。一時棋逢敵手。旗鼓相當。忽如穿花蛺蝶。或似點水蜻蜓。令人眼光繚亂。目不暇給。居然博得拍手喝彩之聲。恍如春雷一般。八面而起。還贏得一般專精此業的名優技師。亦圍繞以觀。密若堵牆。各人口中。亦嘖嘖稱羨不絕。這最是難得的事。一面陳家鼐耳中。聞得有人明明言道。

偏是他聽
得清楚足
見留心
不知較軼
蜡廟四杰
村等戲出
場如何

你不去親
近他他必
近然來親
近你的

「這必是麥而高的原班人馬召回來了。」家尊聽了正在那裡疑心。忽然之間人聲嘈雜。勢如潮湧。只見人叢中。那戴高帽的灣鼻子阿林。引了五六個奇奇怪怪的人。面上都有面具的。一路挨得進來。扮的樣子。各各不同。有扮漁婆的。有扮看護婦的。有作土耳其裝束的。有作軍人裝束的。內中有一個婦人。扮的是西班牙美女。最爲華麗。衣裳首飾。金珠寶石。如果真的。足足可以值到萬金。惟是面上籠了黑紗。令人不能見其廬山真面。所以家尊心裡。格外疑惑。以爲不要此人。就是麥而高家的。要想親近上去。却又不敢。恐怕被他認了出來。反而不好意思。仔細一想。我今宵如此打扮。他也斷乎認不出來。好得他到師父那裡來的時候。我不甚同他見面。但是顧蘭如。是否即是麥而高。麥而高。是否即是這個美女。是一是二。是二是三。令人實難捉摸。然而他要真是顧蘭如。我所拾的那只戒指。他必然認識無疑。我今戴在手

上使他見了。必要問我的家。爺一面心裡。糊思亂想。一面手脚格外用力。拿出十二分本事出來。意思要使他留心觀看。或者可以見我這戒指。到了後來。忽然別翻花樣。把個身體倒轉來。就用兩手撐在臺上。居然亦能往來行走。好像中國戲園裡扮的鼓上蚤時遷一般。其時那班新來的人。也都上臺。各獻所長。但見那個漁婆。把他手裏那只漁籃。高高往上一踢。踢入空中。迨其落下之時。乃以右肩承之。那個扮看護婦的。却往來疾行。連踢飛脚。脚俱能足過其首。手足輕靈。異常活潑。其餘諸人。亦各有所長。花樣甚多。原來這愛利戲園的規矩。本甚自由。凡有一技之長者。無不可以登臺自獻。此時這位陳家爺心裏。他他覷覷。無非要想把他那只戒指。使那婦人看見。誰知這麼小小一樣東西。又並沒有金剛鑽鑲嵌的。除非放到他眼上。請教怎能使人瞧見。這等妄想。豈不可笑。後來轉了幾個圈子。忽然見有一雙絕細

雪白粉嫩的纖纖玉手。伸將過來。家鼐乘勢把自己的搭黨推過一邊。接了這双玉手。二人竭力的狂跳。這婦人。一則裝飾華麗。二則跳舞活潑。遂使拍手喝彩之聲。不絕於耳。內中彷彿還有人高呼「麥而高萬歲！」陳家鼐暗暗稱奇。便格外留神起來。不知到底是否麥而高。且聽下回分說。

（按此回中所譯。若陳家鼐諸人之裝束奇離。閱者驟觀之。當未有不以爲怪者。不知彼國風俗固爾爾也。歐洲各國戲園。富麗宏壯。法國爲最。其造法雖各不同。然結構大抵與上海張園安壇第彷彿。不過巨麗過之。自入門以後。除樓上兩旁包廂之中。皆爲貴家婦女。憑欄閒眺之所外。大半與男子並坐。其中庭之中。男女雜沓。十百成羣。奇形怪狀。不可究詰。此輩其實並非優伶。大抵皆聽戲之人。有意裝成怪樣。博人一噱。亦有藉此乘間勾搭婦女者。蓋入其中者。相遇之下。即可牽手狂

然則你起
先何必招
呼他顧懷
其不願而
去之憾耶
不知阿林
之不自樂
舞固自有
意在也

跳。以爲笑樂。而跳戲之名。諒亦由是而得焉。（新庵）

右爲譯者自註。觀於此。足見所謂文明國。自由之風俗矣。今之心醉崇
拜自由者。得毋亦以此故乎。或曰。若憊筋中。舊習未剷除。故以爲異。而
不滿之耳。誠然。則吾不敢辭。（跋慶主人）

第二十回 杯酒淋漓好男兒入彀 金光閃爍俏美女關心

却說陳家鼐正在注足精神。跳舞的時候。忽聽得場上有高呼麥而高萬歲的聲音。正在心疑。忽聽起先搭黨同舞的。那個長身女子問道。他們在那裡呼些什麼。原來此女落單之後。心懷嫉妒。又見他們跳得格外精神。故特有意問他這句。家鼐答道。你何不去問方才那個阿林。這女子道。這種小人。我何屑保他。家鼐道。阿林和這婦人。看來定是一黨的。如果問他。必定知道底細的。這女子道。以我看來。這個婦人。如果就是他們所說的麥而高。也沒有

你便不知人
罕要知人
家正希
罕此所
謂呢不
話句多
機半投

什麼希罕呀。家鼯聽了。也就默然不再言語。心念他既不知麥而高和阿林他們的底細。我和他多言也是徒然。此時兩班對舞的戲。就此告終。大家相率下場。這女子忽言口渴非常。欲和家鼯同到邊廂買醉。家鼯辭道。我身邊忘帶錢鈔。怎麼去得。嘴裡這麼說。那兩條腿已走動了。那女子一看色勢不像。冷笑一聲。不別而去。豈知正合了家鼯的心願。原來家鼯的心思。本在後來的西洋美女等。一班人身上。探個消息。所以就丟了這位同串的人。跑到咖啡館來。一瞧。恰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在這裡。但是初次見面。不好造次。一時之間。倒覺有些靦靦。不好意思起來。仔細一想。我這裡除了葛蘭德。沒有半個熟人。不如還去和他商量。於是轉身向外。逕往大門而去。行不幾步。忽覺有人在後面握住其臂。回身一看。不是別人。却就是那位裝西班牙美女的佳人呢。當下就對家鼯說道。閣下跳舞本領。實在精明的很。我見

了快樂極了。所以稍停片刻。我就要央煩你。和我作對同舞。此時你且請來。和我同飲一杯。家鼐覺得他聲音清脆。聽在耳際。恍如鶯聲嘖嘖。渾身骨軟。像這般音聲柔和。詞旨爽利。雖那位所謂大曲師者。在我師父館中談論之時。亦從未聞得。所以家鼐心念道。這位美女。決決不是麥而高了。當下那位美女。又說道。來呀。一面說。一面就把臂欲行。家鼐答道。多謝盛情。但是我並不覺渴呢。那女的又道。這不妨事的。何必定要渴了纔喝一杯呢。家鼐道。我除非身邊有錢。可以還敬人家。纔肯擾人家的。不然。我從來不肯和人家糊亂喫喝。這女的又道。你也太拘謹了。如此。我反信不過你了。既這麼着。你不肯喝也罷了。但是我喝的時候。你不妨同我談談吓。

如此看去。這美女必是有什麼說話要和他對談。所以殷勤到如此十分十二分。那陳家鼐自己却還沒有覺得已經受了他的籠絡。然而他心裏。也在

所謂天下
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
一笑

那裡想道。倘使他果真是了麥而高家的。就怎麼樣呢。莫非我雖彈了花臉。他已經認出來了。或者就爲這只戒指。被他留了心了。這都是我自已鹵莽之故呢。其時這婦人。見他依然呆立不動。若有所思。只得又催促道。方才我見了你的跳舞。實在歡喜得很。所以要同你成個相識。老實同你說。這滿園子許多的人。不過是你和我兩個懂得跳舞罷了。家鼐道。我是不見得怎麼樣。不過助興而已。你却着實是位跳舞內家。想必是從瑪拉嘎及色維越等處。二處皆西班牙西南部之名城學成而來的。那美女聽了。就說道。我正從那邊才來呀。家鼐道。這就是了。怪道我許久沒有見你呢。那女的急急問道。怎麼。你以前也曾見過我嗎。家鼐道。可不是嗎。我方才聽得有人喝彩。說麥而高萬歲！我聽了。就記起七八年前。這裡愛利戲園。有個常常往來的人了。但是他頰上有個疤痕的。如今你臉上籠了一臉的紗。使我也看不分明。不知到底就是

麥而高不是那美女聽了。不覺吃吃的笑道。你這人好不刁鑽。你無非要我去了籠面紗。見見我的真相。看看到底好不好罷了。這也不是難事。我回來揭了。儘你照個飽就是了。何必要扯這許多謊呢。但是。此刻在人叢中。却不行。回來晚飯的時候。儘你細瞧。你看有疤痕沒有。我想你要不是扯謊。一定記錯了人。你說的那位麥而高家的。又過了這麼七八年。年紀必然不小了。我却還不到二十歲呢。我的。小名叫做寶玉。你若隨我來。不妨把我的歷史告訴你。你不來也不行的。我方已經定了一個座兒。此刻只怕點心已經做好端來了。家鼐道。這是你和你們同伴諸位喫的。我却沒有份兒。那婦人道的。確是爲你我二人的。我並沒有什麼夥兒呢。不過進園的時候。遇見了許多扮小花臉的。還有別的颜色。就是方才大家合夥兒跳戲的。我即使同他們在一塊兒。亦不過爲一時取樂而已。其實我却獨自而來。

還得獨自而往。除非你肯同我到美國館子去晚餐。我才有了件兒呢。家鼯道。我不是先和你說過。可惜我身上一個錢沒有帶麼。不然，我也很願意請請你呀。那美女道。你何必這麼客氣。即使你真的沒錢。也不應該說。況且你既誠心請我。何必定在今宵。今天我先作個小東。改日你來罷。二人你推我讓。家鼯那裡禁得起被他花言巧語說得天花亂墜。無言可答。祇得隨了他。走到舞場後面。一個咖啡館裏。誰知進得門來。但聞人聲嘈雜。已有人滿之患。原來跳舞過的人。差不多都到這裡來。喫的喫。喝的喝。而且方才和那美女同來的一班男女。也都在這裡了。然而彼此見了。並不招呼。家鼯也就相信他和這些人。是不熟識的了。當時二人走到一個屋角裏。有張空桌。桌上擺着一盤點心。熱騰騰的在那裡出氣。一個侍者候在旁邊。他見二人來了。返身就走。不一會兒。拿了兩盅酒來。二人且飲且食。談談說說。那美女就自

所謂醇酒
婦人也一
笑

如此意遠
情長不知
家鼈聞之
亦心醉否

家鼈亦善
於詞令

已稱說，是加第斯西班牙西南名城大戲園中第一等跳舞家。家鼈道：「你法國話，說得何以這麼好，恐怕不是西班牙人罷。」他說：「我本來生長在巴黎的，所以心裏總常在巴黎住着。如今那邊却又訂了半年合同，還得再去。過此以往，我決計要到這裡來常住了。那時候，倘使你仍在這邊，我們就可以常常在一塊兒跳舞作樂了。」那就很好，要你果真是麥而高，那也就越發好了。」噯！怎麼你腦筋中總忘不了麥而高，難道你愛上了他麼？」並非如此。不過因為他跳舞的本事實在高強罷了。」「比我如何？」「那是全然不同的。所謂各人有各人的巧妙，你難道不知道他麼？其實，你要知道他的細情也不難。只要問方才那個長鬚子的人，想你還記得，就是在我我之後跳舞的。他是麥而高一黨裡的人呢。」我道你說的是誰，原來就是那個鷹爪鼻阿林。這種奴才下人也配我們和他說話嗎？別人不可知，他的打

二人言語
針鋒相對
煞是好看

二人談來
談去談了
半天却沒
此都無心
說一句真
話寫來
煞是好
看

扮是一瞧就知道的呀。」二人你言我語。談個不了。談到後來。居然互相展問邦族。各通小字。一個叫做「寶玉」。是早經說過的。一個家鼐。却又忽然自稱「誠之」起來。原來他此番來的宗旨。本想刺探他人的隱情。如今遇見了這種鬼鬼祟祟的女人。惟恐反被他人刺探了去。所以冒用了這麼一個別號。亦聊以借此自警之意。誰知寶玉聞之。不知何故。就驀地舉起酒杯來。恭祝他康強福祿。當時陳家鼐也慌忙舉杯還敬。行了一個碰杯之禮。整備着彼此自飲多福。却不提防家鼐手上帶的一只金戒指。先前惟恐他瞧不見的。如今金光閃爍。直射到他的眼睛裏去。他看見了。就問道：「好一只精緻的戒指。何不使我見識見識。」家鼐聽了。不由得情情願願。脫了下來。遞交他手裏去。原來這只戒指。人家留心了好一會了。而且這位希奇女客。來得却也突兀得很。想諸位看官。都是些明眼人。也早猜到了幾分。到底是些什

罵盡世上
婦人譯者
不怕被世
上婦人咒
罵煞耶

是明明認
失掉戒指
的婦人作
祖母也可
發一笑

麼緣故。做書的人。他既然如此做法。我譯書的人。如今也還不便替他揭破一切。雖然婦人家。留心看人的飾物。也是世界上最通行的習氣。至於要說他與這當典門口拾得的戒子。有什麼關繫。所以特地設法來看這一看。這却並沒有真憑實據。何敢妄指。閒文休提。且說『寶玉』把戒指取得過來。看了一回。忽然問道。「怎麼。那戒指上。還刻着一個勇號。難道你尊駕是位貴族麼？」「不是。這戒指還是吾祖母傳遺下來的。並非我自己的。」「那不是一個樣兒嗎。你祖母既然生自華族。你母親自然也是華族。你自己也不必說了。我原說你不是個尋常人呢。但是這勇號。是各人各別的。不知你們府上的。是怎麼幾個字。既是你祖宗的號。你必然是知道的了。」「這個。我却實在沒有知道。我幾次三番。想把他照個明白。無奈字跡太細。總瞧不清楚。」這也奇了。難道你總沒有問過你母親嗎。要吾祖宗有了這麼一個顯

煥名號。我不但不忘於心。而且還要把他繡在衣襟上、手帕上呢。」家鼐聽了無言可答。默不作聲。這位西洋美女。却手裏拿了這只戒指。兩眼釘住了。望他臉上瞧着。家鼐心裏。着實覺得不好意思。然而足見是個誠實人底子。想了半天。竟想不上一句回答的話來。後來還是這位美女。先開口說道。咱們來做一裝小買賣兒。你可願意。家鼐被他突然一問。心上又是一驚。因道。這個……說了兩個字。底下還沒說出來。那美女就說道。「我老實告訴你我。我看上了你這戒指了。你肯賣給我嗎？」叫我賣掉戒指！那個不能。我不是做這種賣買的人。」「那麼着。你送給了我罷。」「那也不行。我的好小姐。這是吾母親遺傳下來的東西。我當他是件無價之寶呢。」「你不肯送便罷。何必推推托托的。這麼一只戒指。頂多也值不了一百個法郎。你的意思。我懂得了。我也不敢怪你。但是我說過我看中意了。我就加上一倍。給你

此所謂硬
買倘答應
了他只怕
還更強賒

十個拿破崙罷。」這戒指是不能賣的。不必說是十個。就是二十五個。我也發不了財。」家鼐說了這句。那個所謂寶玉的心裏以爲他想爭多幾個。所以問道。我就給你三十個。你說怎麼樣？」「不行。隨便頂到多少。我總不賣。」你這人也總算是個呆漢。據你方才自己說。戒指上刻的什麼字。你連一個都不知道。希罕的東西。是這樣的嗎。如今有人給你六百法郎。你還不肯賣。要是拿到當舖裡去。恐怕二十五法郎。未必有人要。或者你不信。我有三十個拿破崙。你可要瞧瞧嗎？」「那也算不了什麼。我很知道你有錢。然而這戒指我不能賣。這是家傳的東西呢。」「很好。然而你們祖宗是些上流國民。容或有之。至於貴族這句話。我非但不敢恭維。而且實在不信呢。」然而我這戒指。要是沒有緣故。沒有來歷。我又何必不把他賣給你呢。要是窮人得了六百法郎。豈不可過半年快樂日子。又何必不肯呢。」據我

想來。這戒指必定不是你自己的。你不肯賣的緣故。大約因為假自友人。必得去還。是不是呢。這也可見你老實之一端。你說到底是誰的？恐怕你還是從什麼婦人處取來的。這婦人必然又是從他情人處轉借來的。再不然。是他從大街上拾來的。你且把他姓名住址告我。我不難馬上打聽他一個水落石出。『你弄錯了。這戒指的確是我的。所以我有不能捨棄的道理。你又何必如此亟亟。大有志在必得之概。這是何意呢。』那美女聽了家尊這句話。立刻就把戒指。往家尊手裏一丟。立起身來。返身就走。口裏說道。『這却不與你相干。不必問我。』心上好像有大不舒服的樣子。既又回過臉來。變了主意。說道。我雖並非珍寶的收藏家。然而向來有種脾氣。凡是心上瞧得中的東西。做想要買。價值不論大小。也不管他值不值。其實買了回去。也不過丟在家裏攔着。此刻你既不肯賣。那就算了。我們也不必因此小事。傷

了交情。來！來！僭們再去跳舞一次。然後同去晚餐。你想何如？」家鼐道：「跳舞是果然很好。晚餐似乎還嫌太早。」這麼說。你很歡喜在這兒玩。還不想出去呢。」也不敢濫玩。但是我來得功夫不多。所以還想再跳舞一二回。回來晚餐。胃口也必然好些。」

原來家鼐推托不去。心裏別有緣故。一則急欲到門口問問那葛蘭德。到底認得出這西班牙美女。是否即是麥而高。二則因爲這個怪貨。忽然之間。同他聯絡親近。實覺怪奇得狠。此番又要邀他晚餐。不知暗裏可有什麼圈套。又想我這戒指。不賣給他。回來。不要。用強來搶。因爲其時那些同來的黨人。都在園裏。只要他口裏說出一聲。弄到了有賞。恐怕個個都肯出死力。來奪我的呢。這是陳家鼐一人。心裏打算的話。暫且不提。且說當時陳家鼐有意推托。說了晚餐尙早。不如再去跳舞的話。那美女就說道：「你要跳舞。我們

還算着乖

豈敢豈敢

你去陪着
他便不單
了此語惡極

還得大家一同去跳。至於晚餐你不去。我就不妨一人獨酌。況且我要尋夥伴也很容易。我見你鬧了半天。怎麼依然是個單身漢。而且我生平最不喜歡的是單身漢。如今……我說『誠之』！你要去作樂。你就去你的罷。但是仔細着不要吊掉了你們祖宗的金戒指。』說完之後。見他轉身飛步就去。不一會。已到了這咖啡館中。向中間人叢中。挨將進去。把一只手臂。去攔在一個頭上戴盔的男子肩上。那男子就趁勢扶了他。二人並肩而行。一路往跳舞場那邊去了。方才一盤子點心。二人差不多都沒有嘗過。不過單單喝了幾盅酒。這筆帳。却早已有人照例先惠過了。所以一待食客起身。侍者已早把杯盤收了下去。一時之間。這些男男女女。也都起身。在前面跳舞場而走。但聞足聲粟六。碗盞叮噹。此時陳家稟心中。毫無主見。擾亂異常。見此情形。也只好隨衆而散。及至到了跳舞場上。舉首一望。但見那個頂盔束帶

的黑鬚男子。和這西班牙美女。面對面。手握手的。已經在大舞臺上。迴翔旋轉了。還有那些同黨的人。他剛才雖說是不相識的。如今却依然成羣結隊的。在那裡作對對舞了。仔細看看。那位美女。一面雖在那裡跳舞。一面口裏還在那裡唧唧噥噥。講個不了。講了一會。又向那些黨人。一個個轉相傳述。家輩見此情形。不覺暗暗喫驚。不如他驚的甚麼。且待下回分說。

扮西班牙女子之人。寫來閃爍異常。其果顧蘭如耶。果麥而高耶。抑皆非耶。迷離撲朔。即閱者今日。尙未必能辨。遑論當日陳家輩耶。動之以酒。動之以色。動之以重價。皆不爲動。陳家輩自是好漢。（研塵主人）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初版發行

定價四角半



著者 法國 鮑 福
譯者 上海 知新室主人

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發行所 橫濱 新民社
印刷所 同 新民社活版部

毒蛇圈(甲卷)

